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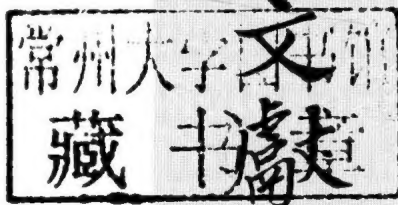
第十五冊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



選編

第十五冊

編纂委員會

中方主編

葛兆光

韓方主編

辛承云

中方編委

葛兆光

周振鶴

賀聖遂

艾爾曼

韓方編委

辛承云

陳在教

安大會

金慶浩

學術秘書

中方

王鑫磊

朱莉麗

韓方

曹蒼錄

第十五冊目錄

桑蓬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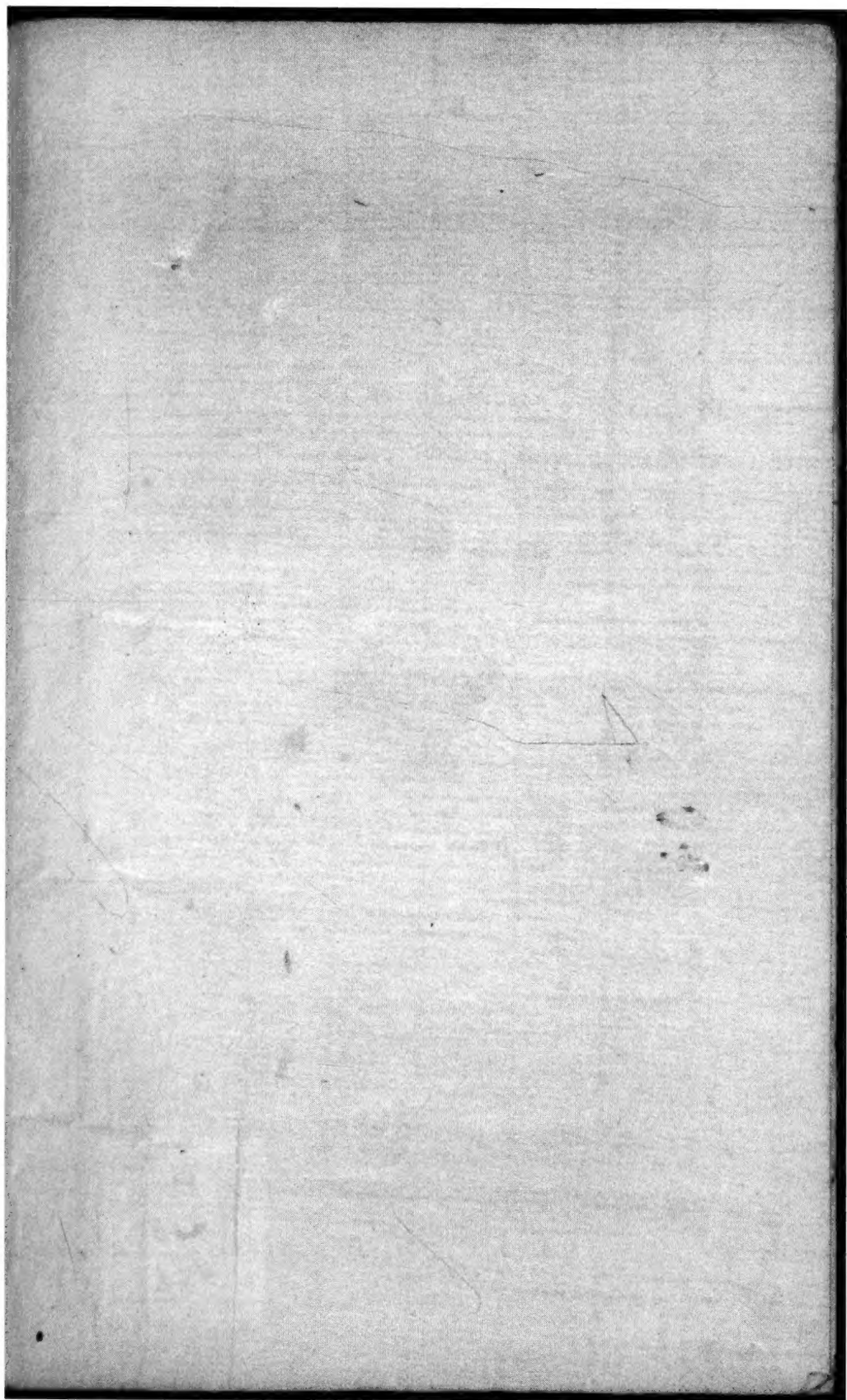
.....

姜浩溥 撰

桑蓬錄(二)

桑蓬錄
御

卷六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七

○十二月二十九日庚戌晴今日將呈表咨文于禮部一行雞鳴起裝束以待而已大通事劉萬權來請馬一疋充三十負皆具帽帶奉表咨文詣禮部、距館所五里矣既至禮部使臣則入大門下馬一行則下馬於門外皆從右挾門入三使臣則詣右邊廡廊布席列坐一行則入主客司門內坐於磚上主客司者禮部郎中掌迎接藩使之官衙也首譯得酪茶勸一行其味似腥不堪食也四兩一官負騎馬而入兩人在前步行作喝導聲而其聲惡疾斯續矣其官

負入至客司而從者數人乘馬隨其後乃禮部主客
司郎中云又食頃一宰相乘轎子數三人昇之而入
西人喝導於前其聲大而長緩而徐矣從者後五六
人直入禮部正衙此則禮部漢尚書李周陞也各部
有陳尚書清尚書云而已於禮部大廳檐前置大卓
卓上鋪絳袱通事傳語令呈表咨使臣以下一行皆
詣卓前以次東向而立禮部正衙向西故也而已尚
書自衙內步出而呵導如初矣尚書至卓子後西向
立三使臣跪坐於卓前階上通事及掌務譯官立於
左右先奉咨文櫃以進則上使受而給譯官奠卓上

次奉表文櫃以進則副使處之與譯官又奠于卓上
李周望頻視一行而顏色膚腴如喜如笑若欲與諸
者殷勤之意溢於面上矣我使奉奠表咨畢向尚書
行禮者例也通事及譯官將依例導使臣行禮周望
舉手而揖謂之曰除禮亦可知其禮待之意也蓋周
望雖難變為胡虜狀而本大明遺民也見吾一行衣
服威儀而喜之者其心必有以也口雖不言其心可
忖度而知肝膽我若相照可貴也且周望鬚眉半白
龍面廣額風采灑然雄偉而不頹憊面有痘瘢且顫
掉其首而容止令人可愛而不可惡見其貌可知其

為重厚長者矣一行因退詣鴻臚寺參肄儀將朝于
廟則必先習儀者亦例也鴻臚寺衙門西向兩庭北
中門內有一屋縹緲如傘南向而覆黃瓦其中設御
榻其中門外鋪氍毹為習儀之場一行詣其上以次兩
行立初以左為上通事易其位以右為上蓋我國上
左而中國上右故也鴻臚寺官負於殿門東高聲唱
朝儀通事以我國語譯而告之依其言行禮蓋其禮
不拜而但一跪三叩頭凡三跪九叩頭明時朝禮則
五拜三叩頭矣今則清人之禮也○還路將往觀西
洋人天主堂南行過太清門即宮城南門也太清門

明時所揭而今曰之蓋元時闕門之名曰大明門而
明代元時宮城門名曰太清門而清又代明此亦國
之興亡預為之兆頸者也可異也太清門外以石環
數十步作藩蔽如木柵樣中設門而有卒守焉遠石
柵前折而西行自太清門直南三百步外即正陽門
乃城之南門也又行四五里至天主堂、在都城南
第三門宣武門內順治初年西洋人湯若望入來作
此屋為奉神修道之所自其後西洋學士及畫工術
士諸人相繼而來屢被恩寵仕宦至今不絕云西洋
國者即歐羅巴國也以其在西海外故中國人稱西

洋為燕京畿輔通志云西洋國康熙六年入貢又言
因其地遠不定進貢之期貢路則由廣東今其人
來留城中者云又言進貢之物大半是珊瑚樹琥珀
金剛石迦藍香檀合香油玻璃鏡云矣天主堂前數
十步外以石為門高四十餘丈門上作日月以懸之
使與天上日月旋轉同度焉堂凡數十間內無樑木
每間四壁作虹蜺狀其中深處內畫鬼形佛像各書
其名号於其上而圖畫皆流動發越精彩生括儼然
若生人焉北壁中間畫天主神像西壁一間繪一美
婦人起立像首飾一遺墜焉以手握其髮其狀尤通

真不覺為畫中人也堂中斑卓彩棟初以為斑石也
以手摩之而後始知為畫圖也堂上几十餘間而以一
塊刺繡而鋪之上下左右淨潔玲瓏無一點塵令
人神清骨爽矣堂而可十餘丈墜之依迷焉堂南出
入之門以石作虹霓門、上為三層樓門前有量天
針自指十二時樓上有自鳴鐘而制作皆精巧若非
人工所造者可謂極天下之巧矣堂之四牆外有一
堂其西北壁繪一神像若供佛狀前置桌子而焚香
其上四壁畫山水樓臺人物花草禽獸而其畫法之
有難以言詭形容蓋未墜之則生動變移若在空中

樓榭皆善列之人物皆列坐草木鳥獸諸物莫不皆
然迫而察之則乃畫圖也世稱洋面為神品者蓋以
此也而以余觀之人有妖禽獸亦有怪而才亦有然
者其畫誠如夢藝鬼化未可知其何以為然真可謂
妖怪之才矣西洋人亦天主道術於此亦可以反隅
知也天主堂古有天琴者日午則樓門自開天琴自
彈奏琴聲操也而聲絕而門自閉其奇巧如是云而
今不可見抑年久而毀破歟後庭種奇草異花庭中
亦無塵埃殆可惜其穿窬而踏其上矣入洋人所居
房則洋人出迎叩頭其人面小而色白如粉深目高

今鄂遊地雖有
風琴此日鳴聲云
凡自噴琴近亦有自
然也東國者

雕黼黑如漆而疎長且美碧眼紅彩才氣露於面貌
飄然少有烟火氣其才之巧也宜矣堂前左邊有
石碑繫言西洋人精於天文巧於繪畫名于天下久
矣自宣明時已欲從其言改曆法而廷議不一終未
果順治初年始蒙恩入仕其道大行云入洋人所居
房時中門一邊以墨畫一犬為半出門狀人之狀一
行皆以為真犬矣近而視之乃知其為墨也皆大
笑為三使臣詣於堂卓子前坐椅上笑有大鼻健子
二漢隨入通官劉萬權比肩坐擠上與使臣相向使
萬權傳語告三使臣曰欲陪大人談話而生長遊方

不知禮焉以此惶恐而使臣使謂之曰有欲言者言之也云而見其氣色鞠蹙不安矣已而出門故令萬權問曰汝何故不一言而即起也答曰恐失禮貌不敢久坐云蓋我國素以禮義顯聞於四夷故彼華見吾自然慕敬不威而自不覺其畏也聞大鼻捷子本擇悍橫行於燕京之之人無如彼何但謹辭之云矣獨畏我如此禮義之強於武勇有如是夫大鼻捷子之衣服貌樣與清人及蒙古人大同少異而其齷則甚於蒙古悍氣現於皮毛矣通觀畢罷歸西洋人叩頭揖而送之歸館所日已過午矣

天主名耶穌歐邏巴國人也名耶穌者方諸謂救
濟世上也尊之者稱為海外聖人以天主為主故又
謂之天主蓋其學開口則必稱天主事無大小理
無淺深無不以天主為本其徒之說以為孔孟以前
諸聖人其學本於天故得其道程朱以後諸賢人
其學皆不能本於天故遂失其後云其誣罔妄誕
可憎亦可笑也又其學術清淨以死慾為工以得
道坐化為驗云蓋合仙佛而為一者也常見其所
著書有所謂天主真經天主演義等編其說徃々
神奇不無可喜而究其中畢竟誕妄虛幻不足一

覽也自耶蘇三傳而至利瑪竇者有所作堪輿圖
記海內外諸國地界風俗甚詳又自謂乘巨舶浮
海上下天之上地之下無有不遍數十年周流歷
隨而後迺還始著其圖云：又言地形如球浮於
空中四方上下皆有世界地下世界之人與地上
世界之人足掌相合而行焉今此世界以天地諭
之則人皆橫立頭在於東足在於西云又曰如不
信吾言以北斗可知云其說小驚大恠令人瞠眼
而但其術頗精於天文論天地運氣星辰度數者
多有發前人所未道者云是則或死恠焉而但以

銀河為非氣也乃衆星之者殊可疑也歐邏巴又
有_{平。旦。}者其圖天形也云天有九層最上層為
星行之天也其次日行之天也最下為月行之天
也蓋先儒氏皆言天積氣也氣安有層級又皆言
天非有形地之上皆天也又其可以分層級耶又
豈但九層而已也又可笑也歐邏巴之國無傳
於古籍至明末自西域流傳始入中國已有甚其
術染其習之漸矣其後浸、然盛行於天下今則
燕中人无不尊尚之我東之人亦徃、有尚其道
而從其說者則其害已被於四海矣嗚呼聖賢之

書之言如日星光明者元棟溢字內人不能盡讀
或東閣而莫之觀焉而彼西戎執鬼之責嗟餘
通被於天地之間肆行而不之禁者奚我彼雖才
高識博而固不過為怪鬼輩之識字者內已內人
多從其道而信其說如彼尤可怪也

余又思之昔釋迦生於西方今耶蘇又生於西方
蓋東方南方即天地文明之地也鍾其間氣生出
人傑竟為休美之方是故當三代之時秦伯逃於
南越箕子入於朝鮮當其時南越朝鮮之為遠夷
也與西戎北狄死異也而二聖人之托跡不往乎

西北而必來於東南者蓋必有以是以數千餘年
之後楊龜山李延平朱晦庵蔡九峯諸賢生於南
楚之地趙靜庵李退溪李栗谷成牛溪諸先生生
於朝鮮之地蓋東南兩邊竟為文物沐明之地者
太伯箕子已為之兆焉天之所以、西聖人分主
東南者亦似非偶然也東南於地理為文明之方
者誠不可誣也醫書有天地國脈圖曰氣聚東南
文明太盛亦天地之一病也云、蓋其說亦有見
矣彼西方則為幽陰肅殺之地不宜出文明之人
而其所出者由南則生輝煌敵以虛死之說与

吾醒學抗衡貽患於世道者至于今焉由今則又
生耶賴以扶誕之術駸然驅一世而使靡然從之
其害又將與佛氏並峙而爭長世道之患又豈有
其既也哉而後西夷鬼皆出於西方者蓋有以焉
昧各為日入之地則此諸北方之幽都稍明故耿
餘氣時或生出熒爚之光而西方始明於落日
之時故釋迦則生于東周之夕陽耶賴則出於皇
明之末運也西方之明薄於昏故其人雖有微才
小智而皆為異端幽陰之先倡天道地理之不可
誣也如是夫然而此乃余之臆見也固不敢以自

信姑記之將所諸當世知言之君子

西洋通術我東近世學士或尊崇之或攻斥

之議不歸一多有辨說而余孤陋不得見其

說通得夢囈庫有論辨之文乃採錄于左兼

臚畧見于其下使隨者擇焉按夢囈庫南克寬
另九篇也

禮曹參判金公始振曆法辨曰近日所行時憲

曆与古大統曆有大不同者時憲曆清人所行
西洋人湯若望所行

昨大統曆望
時所作曆舊法以一日分百刻而新曆則分

一日為九十六刻舊曆一朔節候皆得三十日

五時二刻而新曆則夏至前後數朔則或得三

十日零冬至前後三朔則或得二十九日零舊
曆自三春至大寒皆為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內
新曆則自今年立春並計至明年立春之時刻
為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此其不同之大綱也舊
曆皆用古法攷諸書傳其三百章先儒之說皆
吻合不差而論者謂舊曆亦有差謬是以節候
磨鍊之法已廢不能定歲之差退之度只從死
法而算出不得變通故以致節候之漸差云云
吾未知曆法固不知舊曆之差謬為幾分也大
抵舊曆既不免差誤故新曆始改置立春自謂

正其舊誤而今見新曆其大法之不可以移易
者尚差謬如此恐不唯不能正舊法之誤必其
差誤者尤甚於舊法也今求好道理則捨新舊
曆之同異莫如隨日影而按之矣我國西海昂
中國東海之東也於日入海尤異焉然常燈海
上高峰望見日落之狀則正如懸鏡離水漸下
而沉餘者纔如柳葉而世上之光明猶白晝矣
既而晝沉則俄頃之間天地輒晦冥不辨咫尺
異於他處之漸次而暝焉若東海則最近於日
出處嶺南之縣名近日謂迎出日也必尤勝於

中國之見明都出日矣朝鮮地接東方一邊其
揆冬至夏至之日影長短則固難矣而春分秋
分出入之日則猶可以揆度而知之也必易矣
誠能多暇博學之士揆度兩海之遙遵古法而
改正之則雖有不中者蓋不過毫忽之間矣豈
若所謂時憲曆之違天悖理而不可行者哉頃
者忝直玉署時得見歐羅巴人利瑪竇所為堪
輿圖其說云地形如球浮在空中在下者与在
上者合足掌兩行焉南行漸遠則見南極星之
在天上者如中國人之見北極星焉其處則北

極星之入於地中亦如中國之不見南極也云
又自道其躬親往見以訂其言之信焉果如其
說則所謂彼世界之人其足必倒貼于地矣其
建屋也置器也將死不倒貼汲水而倒貯懸秤
而倒垂種、萬物无不皆然矣天下其豈有是
哉然而言之者故出諸口聞之者乃筆之書刊
傳於天下而莫之禁蓋不待胡虜之陷中國而
已可知其為腥羶之地矣彼所謂時憲曆是西
洋人湯若望所作云蓋其人亦利瑪竇之類也
大明之末道學不明邪說恣行如利瑪竇湯若

聖之類得以售其誕妄无理之說焉苟聖王作
焉則如此類者在所必誅豈但為違天時則殺
之罪而已哉作曆之法自伏羲至周文武成聖
人作之自唐虞至宋明發儒者揆度焉而皆守
一法而不能變者以有自然不可易之理故也
今不究理之有无數之違合惟誕之好行其法
而不疑是則難變左班之洪太始兒子加於伏
義軒轅堯舜之聖而海外重譯遠懷之湯若隆
頤於作曆之大撓容成也嗚呼其悖矣以上金
公曆辨

夢曉集辨之曰君子之師古而貴中夏非浮慕也為其聚仁也非謂捨此而他死也取云爾也蓋惟善之從耳若金公之言則凡殷周以後嵩山洛水以外皆泯之澤一抵桑而埋沒焉然後可矣如是則論辨學術者多出於六藝之後者阿我日本之劍安南之角西洋之駿驢固滿於天下矣皆斥棄而不用然汝為是耶不然則奚獨於曆法而疑之哉其三百六十五日與天會之期也二十四氣隨其天日運行之度數而為節候者也然故日在極南則為冬至在極北則

為夏至自南而北自北而南、北正中者春分
与秋分天地之運行如是而已自古造曆之法
有出於此外者乎然而自春而為秋則每遲自
秋而為春則每疾其間節候隨之而長短此固
自然而然矣而古曆春分前二日夜晝平均秋
分後二日夜晝平均是則不知合處也春分秋
分之謂之分者以其晝夜之平均也而今但取
日數之均正不計天時之違差違時則殺之罪
施之於誰而為可哉又云近日之縣勝於中原
之明都冬至夏至則難揆而春分秋分則易度

云者尤所不可知也冬至夏至之難按云者謂
朝鮮地接東邊一隅故日之沒于西也易而難
識云今也然則春秋分時地不移於西矣日之
易沒也何異於冬至夏至哉猶欲改正之者謬
矣蓋節候之相遷晝夜之相易在乎日之適於
南北也若東西之出沒也則當以王仲任所謂
日沒西方時則其下之人謂之晝者為是矣豈
以地之在東在西而盈縮日影哉金公但知花
開葉落之為節候而不知日行之說足以攷度
也何以異於見影而棄其形哉地球之論頗如

鄒子之論非可以順言者然而今直斷曰无此
理也以此占中國之隔沒氣數之大變斷之以
割桑之科者亦未之惠者也今試仰觀乎天則
北極之出地也數百里之間已不能無差異如
漢北交南之地則其差也乃至於五十餘度上
下兩地之人雖不至於相合近掌而亦必屈身
側足矣其屋与器雖不至於倒貼而亦必傾仄
不安矣然而不聞其如此者何也今懸鷄卵於
空中置蟻其上則固緣卵而倒行其下矣蟻但
知緣卵而行而已又焉能自知其倒哉人之小

也地之大也不啻如蟻之於卵矣大塊載之造化驅之孰能知其所以然哉沈存中云自安南至嶽岱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至於五十度漸、北行而不止則安知北極之不宜在人上哉云北極直在人上云今則南極亦然矣不待利瑪竇之目見而可以以此而推之矣今攻斥其說之不足復以胡虜之陷燕京為其罪案然則宋徽欽之北狩亦由於沈括北極直在人上之一言耶大明末年道學誠不明邪說誠惡行矣然其所由者久而其事多矣識者則可以居

指而計之矣今乃以法出於遠夷時值於末世
而遂一切掃之歸罪於時憲曆過矣且元時郭
守敬作授時曆大明初年用其法以造曆而改
其名爲大統曆焉元之授時曆則金公信之矣
古之韃靼今之女真同是胡也又何擇焉又謂
曆法自伏羲至宋明守一法而不變云然曆法
之失其傳已自夏殷而然矣歷代之改曆不啻
數十公之言誠不知其爲何說也惜乎宋事公
將未及知矣使公至三萬五千六十四年許多
世年之積盡落於虛空則原哉解天傾之憂乎

○又曰西洋所謂天主教者頗行於大明蓋自古流傳於西域者然其術甚淺不出於神道亦無大悖戾而當時從之者不多又無文章之士為之文飾而鼓動之如佛教者想當衰熄矣以上帝囑集

出

余時於曆法未知新舊曆之孰是孰非而時憲曆自崇禎甲申後十一年甲午始行今將為八十年矣若五代之初因唐之舊法用會紀曆矣至後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不師古法作調元曆行之五年漸差謀於天時不可用故復用會紀曆為

使時憲曆誠有大誤而差違者則似不可行八十
年矣其大法則或不至大謬也歟一日刻數之加
損則大槩一日十二時一時分八刻子時午時則
各加二刻一晝夜合為一百刻者此大統曆法也
損子午二時所加之四刻為九十六刻者是時憲
曆也韓詩曰百二十刻俄頃間蓋唐法一日為百
二十刻一時為十刻矣此可知一日百刻本一巨
不可易之法也損四刻不足為新曆之病也春秋
分之謂分者以晝夜之平均云南公之言似誠是
矣此則新曆此舊曆似稍勝焉而至於冬至夏至

之或遲或速云者吾未知其理之何以為然也不
敢強為臆說而淺念皇天既平分四時而日月運
行無異於四時南公所謂自春為秋則遲自秋為
春則速者不知為何說也大抵新舊曆之不同皆
不過時刻日候之少差而獨置閏之法相易數月
矣至崇禎後二十六年己酉大統曆則閏在十二
月時憲曆則在於庚戌二月此則大差謬也其一
是一非必有能辨之者矣但金公所謂曆法自唐
虞至宋明守一法而不變云者則似疎漏未之攷
矣蓋上古曆法亦在於尚書堯典四時所見之星

及置閏之法略記其大法其外則經傳無他所記
三代中間千餘年文蹟廢闕無以攷矣而夏禹之
孫仲康時去唐堯纔二百二十餘年而治曆之義
和已失其職昏迷于天象周之中葉至春秋時魯
僖襄之際至於再失閏自三代時曆法之已多差
謬可知矣自陳以後其法始詳置算推數上求數
千百年以前必得甲子朔朝夜半冬至日月五星
皆聚於子方之時以為始曆之端歐陽子所謂此
法之果出於堯舜三代不可攷者蓋以文獻為證
也自是以後漢之太初曆三統曆四分曆建常曆

二五

曹操之黃初曆劉宋之元嘉曆唐之貞觀曆周之

同說曆蜀之永昌曆南唐之齊政曆周之欽天曆

宋之隆平曆元之授時曆明之大統曆代有其法

或同或異則可謂守一法而不愛乎曆法始詳於

漢時而議者紛紛不能定以一法行太初曆者百

有餘年而以其法為非也劉歆改作三統曆東漢

明帝時又改作四分曆又百年後靈帝時劉洪始

以四分曆為太疎於天時又為魏家曆凡四百年

之間三改其法四易其名則其他代之震改也又

可知矣南公之諫之也是矣但南公以日奔之憂

安南之角西洋之駿騮證新曆之可取者不成說
矣凡土地之所產各有其直故器用之取諸戎狄
乃禹貢之制也淮夷之織纈爲裘之織貝而戎之
織皮者三代之法也而若至於道術法制則未聞
取法於遠夷也何者器用之可取者固不可以生
於戎狄之地而棄之也道術法制則決非可取法
乎遠夷故也曆法者聖王所以順天氣而授人時
也其於道術法制兩關之重何如而可以比之於
尋常器用一從醜虜妖魔任自改易也哉金公兩
論者其是非得失則吾不敢知而其兩執之正所

見之深則恐非年少後生所可及也況西洋之藥
雖見方輿勝覽非謂眼鏡而謂千里鏡也此豈不
可無者哉云云是以資小兒之一笑而已何關於事
而不可廢也南公之不嫌西洋之學而惜廢黜者
所謂愛屋上之烏者耶南公又以為皇明大統曆
既授時曆為授時曆即胡元時郭守敬所作韃靼
與女真何擇云云此又大不然矣郭守敬雖不幸
遇胡元之世而卒是宋民且以名父之子學於大
儒博於學而精於術使當時而聖天子出亦當以
造曆之任之矣豈以時之不幸而陷於胡元乃

一視以韓網女真也耶使守敬有靈聞是言若謂
南公曰君亦不幸生女真之時何不自悲而妄論
古人為乎云尔則吾恐南公無可答之辭也况郭
守敬造授時曆時與許衡王恂同為之二人者皆
中原巨儒且許衡則學同深奧難以仕於胡元不
免見譏於後隋而為宋以後之巨儒則終不可誣
矣授時曆宣敕謂之韃靼之法哉且曆法至元時
而愈為該詳稱尤精於唐宋時此亦或繼有宋聲
隋之後之效也授時曆又豈可以誣之者耶
至於攻斥地球之論金公之言十分是且當矣無

可復議而今乃甘心袒於洋學力爭而斷、不
已君以易天下之見不亦異乎以鷄卵蟻子為譬
者自以為的論而余則不知其成說也緣卵而倒
行者豈但蟻子而已凡百足之蟲無不然者矣是
宣氣化之所駭舉而所以然哉蓋其生性然也見
蟻虫之能倒行而謂亦如之則此果何等怪說也
蟻虫之外他禽豈有能倒行者耶不能倒行之禽
豈則獨死氣化之駭舉而然邪公之所謂氣化何
其班駁也其駭人也則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強
欲齊之內得乎其言也惑云可謂明於責人笑而

何不反而息之也天地之氣造化之行理而已所
謂理者順而已矣今以倒行而逆施者乃謂之大
氣之舉造化之駭云余則所謂氣化在於理之外
也安有理外之氣化哉為如其說惟地下亦果有
世界為有之其人必皆兩其足而七其數戴天而
履地與吾之人不異矣其形之小必不如蟻足之
短必不如虫矣然而解倒行矣乎其曰大氣舉之
造化駭之莫知其所以然者可謂巧於說而昧於
理矣今吾人之坐立行步必有天而近地者又豈
氣化之所驅舉而然者邪先亡人物雖不合是掌

而必屈身側足器雖不倒莫而必倚左不安此則
猶不敢直以為合足倒貼矣至於蟻子之壁南極
之說則又直以為合足而倒貼矣其說又何其各
出崎嶇而相抵牾也未得正理則固非善辯所可
所以歸也誠如此夫其所謂不待利瑪竇之目見
而可以理推而知之者又可笑也余則以為以理
推之則不待目見地下而必知其萬一無此理也
金公之以虜酋陷中原歸罪於西浙之盛行者真
至理之實也而盛氣爭之旁引曲證必欲發明出
脫而後止者又何見也崇信其術也故自不得不

然邪又以為大明末葉道學不明邪說恣行其所
由來久矣廣商而燕京之狹非西術盛行之咎也
何其淺之知也公其知道學不明邪說恣行之由
與皇明時道學全尚陸氏之禪學名以儒者而談
性命之奧理而究其宗則乃釋迦之忠臣觀音之
嫡傳也當時之風聲習氣果何如也堅冰之至可
占於履霜之月不待洋學之流傳於中國而西方
之教已報於天下矣西域釋迦之法盛行之餘西
洋耶穌之學繼而入來者直美戎狄之術公肆其
惑通行於天下而莫有禁者則不待廣商之陷燕

京內已可知中國為腥羶之地云者豈不信歟此
則勢之所必至理之不難見者而不欲以辯說務
角勝可謂見其流而不見其源者也又言以薦酒
之醕燕京為利瑪竇之咎則微欽之非庸也亦極
於沈括之一言耶云夫沈括中國人也其言又無
大異者豈以利瑪竇之說比而同之哉公未知其
言之本義也歟又言天主教法其術甚淺不出於
神道而亦無大悖戾當時從之者不多想當襄愬
云吾不知其何以謂之也既曰不出於神道即又
曰無大悖其所云、說猶不成矣論義理哉且反

覆論下千餘言無非條信之者。鬼人之攻其術乃
立言作文至其說而力爭之。披流波而壚埋矣。使
之熾盛焉。而反謂之想衰熄者。何哉。自知其理屈
而為此說。以用後面走脫之路耶。金公之說伸然
後彼術當熄矣。其作文而辨之者。宜憂其衰熄而
欲扶救之耶。凡人之見識一差。則言諸之際不覺
節々乖違。非辯說文字。而可彌縫。曩所謂誠非辯
辭。所可振擄者。不其然乎。
聰敏能文者。例好奇。故近世談博之士。喜聞西洋
之論。而集道之靡然。趨附於利瑪竇之下。風力主

其論皆謂圖欲歸焉不獨夢囈為然也而皆不過
文人才子之類其識見不遠以高世其議論不遠
以動人皆未達為世道之憂而間或有窮理之士
亦陷於其論曲為之說巧成義理故惑之者衆此
非細憂也其說曰天地上下四方無定位彼此
世界相為上下相為東西云又曰朱子所云海浮
水上之說乃記錄之誤也云今看引朱子之言以
折之則彼不肯信服朱子說矣吾請引孔子之言
以質之矣易之係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如
彼說則天不必尊地不必卑天地无定位尊卑无

定理矣然則陽傳開卷第一句將不知天地之理
而謂之者耶若曰孔子但謂即所見之此世界而
道之也非指天地之全體而論者云尔則是全不
知文義也豈足與論於道哉以繫辭初句之義見
之則實舉天地全體而謂之也以理曉之則聖人
立言決不折去其一半而云道其一半矣彼無辯
說於此則又將以為記錄之誤哉其說又曰上下
世界此世之晝彼世之夜此世之下彼世之上南
為北而西為東皆然云其所謂晝夜相易者或成
說矣而上下四方之相易云云其說孟浪不須他

引其說每以南北極為證此正相詔之肯綮也天
既有南北極則南北既有定位矣南北既有定位
則上下東西亦未易矣彼既言南北極為訂則東
西南北之相易云、不攻而自破若謂地下則北
極為南極、、為北極云爾則不唯不成說也其
說前後異矣漸為遁辭矣非可與深下地下之南
北易則南方之下則寒北方之下則熱矣天地上
下一氣循環而熱處之下則寒、處之下則熱一
氣豈如是班駁而乖戾邪南北東西既易焉則春
夏秋冬亦將易矣曲、悖戾辭、怙異言、反信

如此至其說者每云是故遠而難知之理非溺於
見聞之陋者所可識也此又可笑也讀書之士但
徵信所聞見者足矣輒並與見聞之書而做出新
說話釀成他義理者非溺於人者也余又有所懼
者人間萬事皆效法天地而君臣上下之分截然
如天地定位者尤其大者也今乃謂之曰天地上
下本无定位此說恣行而不禁則將君臣无分上
下无位末流之弊幾何而亂臣賊子不繼出於世
也其悖矣

在應按金南二公之論皆偏說也金則攻斥洋

學故并与其曆法而竊棄之其說也瘦南公則
崇信時憲曆故並与其道術而庇護之其說也
適夫大統曆與時憲曆之得失固未可知而四
養鵠公之託此時已言時憲曆之行將八十年
而允差違云今距公之燕行丁未為百十有餘
年則時憲曆之行已近二百年矣而未聞曆日
之有差忒焉其法之善而不謬戾於測天之度
者可知矣大凡風俗教化則夷狄難侔於中華
道德學行則今人不逮於古人固也而至於技
藝術數則後出者往往有尤巧者夫曆法雖古

聖人所作而其實不過算數爾非如心術道學
之有關於世道者也為其法善也雖西洋人之
所作何不可用之有哉豈以作於女真之世出
於歐邏巴人之手棄斥之則過矣金說大體則
固峻正而此一段似欠平論南之駁之也或元
恠矣而但所引劍角驢等說太不襯着夫劍
角驢豕者物產也物產之良取其良而已何分
於華夷哉且非徒物產為然雖人才亦有焉秦
穆得由余於我漢武得金日磾於匈奴聖人之
作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為才且曠又

何嘗以夷狄而棄之也耶但法制道術不可取
法於遠夷亦不可比之於尋常器用一從醜虜
妖魔之任自改易云者四養痛公之論儘君子
扶陽抑陰之正理也使南公為欲為說則只可
平心舒氣以順理下之曰曆法雖出於夷狄而
其法无差謬則不當繫於夷狄棄之云爾不恒
盛氣張皇引喻物產貴辭支離若是也况地球
之說則其然与不然姑毋論決非明理君子所
可形諸口者而乃甘心袒袒欲塞眾口起其
下風其所為說多有枝葉遑絮閃仄非常醜差

不覺自陷於異端邪術之歸且通篇文存全死理
致但以文飾言語角勝背馳為至其心術之禍
僻見識之魯莽不足為具眼者之一哂而方且
侈然自夸其是而駁人之正論豈非惑歟
金公作曆辨之日四養齋公為目錄之時所謂
天主教術猶未及盛布於東國只以地球之說
予難其是非而二公之憂世道而攻斥之者不
遺餘力其時聞之者必以杞人之憂笑之如南
說者亦似多矣而粵在 純廟初洋學果大熾
於我東自學士大夫文人才子以至閭巷之愚

夫遇歸皆靡然從學朝家嚴立禁令現教則輒
誅強而致死不悔固固常滿而後死者以百千
計如李家煥金達厚輩皆世所稱文章博學之
士而舉不免身首之異處其餘古家世族之湛
序者往往為作東方之一大劫運至于今猶有
墮下種子者不絕于世以此觀之先輩之先見
而慮遠也誠深矣

地球之說利瑪竇自以為身親見之以信其說
然吾非利瑪竇安知利瑪竇之果見之也亦安
知其不果見之也除非利瑪竇自己知之外未

有能知其見與不見者也。大抵此說譬之如佛
家之說輪回。除非人之自己身死。見其死後果
如何究竟。固未易示其說之真妄。爾今有痴
男子痴女人。或病絕復甦。自言其身入冥府。親
見其所謂天堂地獄者。雖刳唇漱舌。而戶喻之
夫。豈有確信之者哉。祇堪把作一場笑話。已利
瑪竇之目見地下世界云爾。若河以異此。但以
南北極推測之。則其說疑或非全無所據。而假
使利瑪竇之說果信然。願此說知之無益於事
不知死害於道。吾既為此世界人。則只可理會

此世界事而吾恐其猶有多少理會不盡處矣
又奚暇去管地下之有世界死世界亦何預于
其人之倒行與橫行哉古之聖人於六合之外
則存而不論者不唯見聞之而不及抑亦論之
无所益祇滋民惑故余世之好奇者盍於斯闕
之也

而謂天主之教目未常見其書固未知其說之
果何如而其術之能惑民志至死不悔者誠
有魔說不得者文人之降薄而好奇者見其書
而悅之則或无怖焉而至於村儂里婦之目不

識一丁者卒然以諺字譚而讀之顧安得悟解
其理耶亦何有可樂於其中而一見其說則鮮
有不迷惑而莫之返為其術者既現發治獄之
吏以慘刑臨之曰汝若從今棄而不學則滿活
汝云余兩往、視死如赴樂地終不有一言退
步豈非大可恠乎或言其術貨色皆相通故愚
民亦惑之云而此亦恐不然夫好生而惡死常
情也非徒人也凡有血氣之類莫不皆然今雖
至愚者若以左手握萬金之貨而以右手加刃
於其頸必死懷其貨而受其刃若若與之以毛

婦而施之美色而後而殺之云尔則亦必莫有
願之者矣非區、通貨色可以易其欲生之心
明矣夫貨也色也皆有生而後可欲者苟无其
生何事乎貨色哉且峻法嚴刑之所加自非服
義无節之烈丈夫誰指無為有罕有不証服者
為其痛楚之惠於身而冀免於目前不暇復顧
其他也彼所謂天主教者果妄施而能令人殉
其術而不悔乃尔也此真可謂究說不得者也
蓋聞洋人於盡法多奪神造雖尋常墨墨見之
者疑其為活物云以四卷齋公日記中往見天

主堂余觀之亦可證此不但畫法之工意者其中必有別般妖幻有非常理可測者爾今其學之能令人無智愚皆迷盡其心者無乃箇中有一段妖幻之處在乎言諸文序之外而有非常理所可測與其所為畫法之眩人者同其類者歟儘妖且恠矣雜然為燭理也明定力也固者誰見其書必死送其學之理且不見其書之為何說話則願死以聞其如何是邪如何是悖理明其為賊也愚意則以為憂世道之君子宜取其書而詳究之或作為文字一、二破使邪說

恠論无所逃其情僞布之方域內曉諭之使愚
蒙之徒明知其術之為邪為恠而不之惑焉恐
未必不為闢邪扶正之一道也未知世之君子
以愚言為何如也

追說

以上數条皆在應此錄起草時所記管見也所
謂洋學之盛在 純宗元年辛酉其時有周天
謨為名者以其書布諸國中蓋倡術之魁也或
曰文謨即西洋人或曰入西洋持書來者未有
的知其本來行徑者文謨竟誅死而其時學之

者閭巷小民外其士族則南人爲多咄死及廢
者甚衆先論則建淳其著者建淳先生龍濟陰而或
曰建淳自願棄其學不當在死科而從前南人
死者已多故嫌於偏黨之議不得已置辟云未
知果然否也伊時余年重八歲其邪術樓槩傳
聞者未詳其後這術亦浸熄雖性有種子而
不至盪觴矣余於今年已亥春始脫簪是編而
會是年洋學渡大熾而我湖閩東爲甚京師五
部內逮到於左右捕廳者殆死盡日前後置辟
者亦已數十而其勢如火焰而草蔓畢竟之能

禁止与君未可知此固氣數使然天其欲使我
東方陷為妖魔恠鬼之域也歟誠有識之所可
拊心而長嘆者也略記傳聞更錄臆說于下段
云爾

聞為其學者或全家無男女老少皆習焉而大
率女子為尤多學之者自稱為聖學稱其書曰
聖經且曰人以為無父無君之學者非也但以
天為主而父母與君為其次爾又同其學者則
男女雜處衣服飲食貨財無彼我故世人皆以
為彼通貨色而其自言則曰通貨則有之而通

色則否又不祭其父母祖先其家嘗有木主者
皆埋棄之或云當祭日則設無而為人觀便自
或云為其姓者不同類無男女皆會若一家
或云為其學者不食他人祭餘及祀神之饌又
曰道成則死歸天堂又曰以斬死為榮或云非
為榮雖斬死而其種一可駭不可以常情度之
終不改其學余其種一可駭不可以常情度之
者縣如此被逮之家死驚惶色死逃避意輒欣
然就係婦女童孺軍或懼曰今而後上天堂去
笑亦或有自首者或士族及閭閻婦女之平生
不接外人者猝然為捕校軍驅出繫以微纆而
了無驚恟羞愧之容及逮到也捕廳及刑部百

般誘脅曰汝棄而不學云尔則當特赦若則登
死而槩十八九至死不愛加以虐刑至流血
折骨而未嘗為痛楚聲但仰天呼耶籛而已曰
有疑藥服上刑難離刑死痛楚致兒女墮非之
軟弱若陪耐刑不服也或曰始學其術時亦有
易人藥服之能云、被逮人家測籍其邪書邪物
而其物或有冠服之奇衣者或有如項珠者或
有以沉香降真者樺榴等美木作小、十字木
粧以金銀又作小、人形而斬頭懸其十字木
血淋漓狀或有障篋繪像亦為斬頭流血狀者
蓋皆是耶籛像也耶籛嘗斬死故設此像以奉

之云或有數寸許物如千里鏡者以小孔窺之
則見樓閣彩雲玲瓏渾瑯以爲天堂者云其
外亦多奇詭不知名之物云且聞其書牒看死
大段悖說皆勉人爲善多有守戒似與佛書仿
佛而其中整藻下筆耕植及方技雜術則死不
神妙其悖戾之辭在最下段云、傳說皆暗中
摹索竟未知其如何而能迷人也

大抵其術以傳聞叅之蔽一言曰至妖至怪而
能令人易其欲生之心者終未得以磨破其有
降世皆泛論曰通貨色故惑之而徒以通貨色

必無駢首殉其術之理者吾既有前說甚明矣
惟其所謂登天堂一說卽導學之究竟處其能
令盡惑民志者似在此一歟而若徒以文字教
之口舌諭之而無目見身履之驗則雖至愚者
斷不確信認真至死不悔之理愚意則有一焉
蓋幻術左道者自古有之自周穆王時西極化
人云者皆可證如漢之張角左慈于老輩如唐
之張天師張果之徒抑亦其流而已皇明時徐
鴻儒黨之白蓮教王森之聞者教者亦皆爲類
之隘者耳後來漸狃於見聞術者亦駁雜無他

奇世又不以為神今中國以幻人為戲具雖千
詭百恠視之尋常只作一場笑資我國人之燕
者亦觀之甚熟不以為恠只以此尋常歸中者
觀幻術亦可知
以習見彼俗不以此為奇而特為戲玩而已故
也今若使我國人不入中國而卒然見人有能
幻者則未有不大以為神異而認鬼認仙者也
雖稍有識見者尚或有瞞若之慮况民間愚民
乎況婦女童孺乎意者挾洋術者必欲人之信
其術而至死不復故方教人其術也先以幻人
之術籠絡迷盞之或白地辦出財貨飲食或度

他百物或假設幻套令學之者服其神通然後
乃設為得道升天堂之形狀使之丁寧目見焉
屢見屢驗浸然認以為真故也且聞為其術
者大槩死報之衣食之惠云若果爾則於此見
不惟通財亦似有眩幻取財之術也世之人以
為一見其書則便迷惑云者皆魯莽者無理之
說也愚意則欲聞其術必也見其書而後有可
聞之端緒耳見其書則送其學云者萬一死是
理矣

或問國家之禁洋學固也禁之不送令則殺之

固也而若十人學之則殺十人百人學之則殺
百人千人學之則殺千人猶可行得而若一頭
誅殺一頭熾盛以至百萬千萬億萬而學之則
其將何以盡歟或若謂之盡歟則人之類殆滅
矣若置而不問則又將環八域而為邪術恠學
之世魯子以為將何以則可以禁諸余曰然此
固余之所欲論也夫民猶水也水之橫流也流
細則猶可以遏之流大而遏者潰矣必須疏而
導之從而防之使由地中行也祛人之惑者先
破其受惑之謬釋人之疑者先明其積疑之源

故見杯中弓影而謂之蛇者雖捉耳而告之華
朴而感之以明其不然其心則將以爲蛇而已
若有人以杯盛酒以弓照之使其人見前者所
見而疑之者如是而已則彼將釋然解其惑矣
子又不見夫童子之玩具乎通燕市者常買玩
具來有一物如鵝卵傍開一孔以玻璃障之側
目而窺其孔則其中甚寬曠或有山溪花木樓
臺人物禽獸種種如活景謂之卵鏡售之者操
而誑童孺、爭取玩一窺輒費一錢而不
之惜皆以爲神奇及有一長老取而剖示之乃

邪設裏剪紙作物形皆拙劣可笑俄者握筆而
爭求玩者反擲而不之顧矣此祛惑之要法也
向使長老若不剖示而只以口舌論解之則童
子必不信稚穉而禁之其心愈欲窺之也此稚
小事可以喻大今洋術之蓋民蓋類是但無剖
而示之之長老故耳問者曰然則不禁為可耶
曰烏得以不禁哉但宜禁之得其方耳今夫邪
書為其術者則固惑之矣不為其術者則為一
見輒惑之說所動畏而不敢窺此所以終死由
得其闕破邪徑之道矣愚見則假使張這書于

通衢之上令人、而見之決無人、從其學之
理為欲祛民之惑朝廷自宰輔耆德以至薦紳
之有文學識見者通同會議下及章甫之才識
通辨學術高明者姑勿諱秘其書隨存收取微
頭徹尾爛漫討論予析則其邪正是非必有不
能逃於哲人通儒之目譬如狐狸鬼魅之莫敢
隱其形於寶鏡之照於是乎盜段辨論逐句翻
破歷舉其悖亂妖邪之大綱曉諭坊曲使人、
洞然知其裏面死他奇而為邪為悖而已也且
招致為其術之自謂最精者幾人又姑毋臨之

以刑與之從容盤詰鉤得情狀則其幻惑迷盪
之根由亦必有覩得之道既究得其受惑之由
則其辟破之方亦將有次第理會者為辟破民
志之惑者恐雖令之不學民志苟定收其書而
焚之亦易與耳至若天文地理歷象卜筮種種樹
傷也若是而猶有迷不知悟者以法誅之可也
今聞洋學者逮至庭理者詰之曰汝奚為邪學
曰吾為聖學爾曰汝奚取乎是學而為之曰欲
登天堂耳曰汝若從今自願不復學而辱天主
則赦之否則戮矣洋學者執不肯回不得已加

之以酷刑若或服而辱天主則赦之不服則置
辟然蓋服之者十死一二焉如是不止不幾乎
殄滅人類乎且禽獸六畜尚不可以多殺況人
命哉且彼所以為此者非性之惡也乃惑也惑
而不知悟以至於死誠可哀也不思所以祛其
惑使返於人道而一切戕之亦非仁人君子亦
子視民之義屢稱醫師之治病必攻其受病之
源而後一服藥一下鍼而便瘳矣若不審病源
而頭疼則鍼其頭心疼則熯其心耳目口鼻而
體無不瘳則死不隨而針柄是將體死完膚而

病終不可已其人即罷矣今之治洋學也類是
是以愚夫愚婦見為其學者日肆於市而學之
者愈衆也又見其皆死且不悔也殆將以為是
必有真箇可欲有甚於生者存乎其中也是所
以殺之愈多而民惑愈滋耳故曰其術未廣則
惑而防之可也此流細之可遏其術既廣則思
未可以一殺字禁之必祛其惑志而後可矣此
流大之可導也然余又思之耶蘓之術與釋迦
之道其精粗優劣固不可知而際乎大同而小
異皆天地間氣理所醞釀者思其學畢竟不得

絕種於世與佛家因其流毒誠可憂者也但憂之亦無如河耳姑記臆說以俟知者已亥夏云

月追錄

○三十日辛亥陰午後大風酷寒已時禮部官領歲饌三盤而來提督及通官皆下庭迎入譯官言歲饌皇賜也三使臣當率一行領受於階下因行謝恩之禮云副使令公令譯官傳語于禮部官曰使臣撼頓於千里行役疲困之餘昨日觸風氣不平難於親受以權道令譯官代受河如禮部官固執不許而副使令公稱病竟不出上使書狀不得已着官服降階領

受行三醜九叩之禮云其歲饌每一盤各果餅二十
餘器其果品棗梨楂果蘋果葡萄櫨橘柑各一器
其外不知名者又屢十器又以羊酒鷄猪各賜三使
又皆分賜一行蓋例也○提督通官等每日辰時後
始開館門申時即鎖之而若有事則早開晚閉焉異
域餞歲霸抱難抑相對愀然而但一行皆明張燈燭
喧嘩不眠以慰寡寂故國人聲滿耳不覺為身在異
域矣舌人言明日正朝賀禮例當於三更入闕若稍
晚則必受困於通官云故二更末一行皆起梳洗而
坐以待曉焉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八

○戊申正月初一日壬子陰鷄未鳴通官提督來開
館門三使臣率行中充三十員皆公服行三里至東
廠門外繞宮城外牆南過三百餘折而西行又過百
餘步入東華門東廠東華門皆燈燭之下見斑紋紅錦
衣者或執挺棍或操樂器挾路填街不知其數蓋幸
行時掌儀仗之士及掖庭衛卒也循東牆入一門行
六十餘步又入一門一行皆下馬步行，四五十步
至五鳳門前皇極殿正門也諸西廡廊檐下列坐以待天明
是日，氣極寒又大風飛沙石撲於人面殆不能開

皇極殿在別處
此太和殿正門也

捷陣體凍直不能言語矣始入時各率奴子及驛卒
而來矣咄既定有官領率禁徒軍數三十人以鞭撻
驅出三十負外不許留一人而或慮有隱伏者以
火燭之上下巡檢明知其無有而猶循環計數人負
偵察搜覓至天曙而不止見此一事而其法禁紀律
之嚴明可知也後聞驛卒輩言禁徒軍驅出東華門
外而止東華門外護衛官城之卒著班衣持棒結陣
環城云時夜未及曙矣黑暗中見琉璃燈獲一往來
矣已而持琉璃燈者百餘人自五鳳門挾道左右結
陣成列各人言皇帝將往堂子行禮故結陣云蓋堂

子將奉神之所或云鄧將軍之神自寧德初年始定
式每年正朔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詣堂子上香
行三跪九叩之禮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以次各日
立長竿兩祭之又瀋陽有堂子條奉者已久云古人
言皇帝謁堂子歸而後當朝祭之一行波訖若得矣
晨光將開而猶不出古人言康熙時則鷄鳴即出矣
今則晏出如此其不及前人於此亦可知云初譯官
為三便臣鋪席而因地哈先藉落幅紙油范而後鋪
席於其上又鋪氈於其上而坐矣彼人指油范而譏
笑不已蓋笑其不敬賜文字之紙而藉之以坐也余

知其意告于副使令公曰曩見東岳廟立一碑警世
人之為不善事者其條列之目几十事而戒毋踐踏
寫文字之紙云者列于其第三條目此中國古俗也
不踐踏寫文字之紙者其意甚好況入人之國而同
其禁若禮也今以此見譏於彼人殊可愧也令公曰
然即分付撤去油氈上使書狀亦撤去而尚為三重
茵矣蓋燕法罔先以下入闕者皆自挾單席而坐而
我使以外國使臣坐三重席似僭矣而此則彼人不
同焉天欲明鼓聲鑾一出宮中五鳳門上亦擊鼓以
相應如是者三而後胡宣乃出通官請一行令祇送

於庭右一行以次立于西庭磚上矣而已紅衣軍自
五鳳門至大清門挾路結陣扈從百官及馬軍先衙
焉其次琉璃燈二雙前導胡皇乘黃繡轎隨其後老
兩寂、無聲黝暗中但聞馬蹄響其嚴肅可見兩威
儀頗簡尊矣過數食頃後鼓聲迭太清門外震天地
而入已而官負轂而馳馬先入其疾如飛紅衣步卒
持杖荷棒挾路排列者不知其數兩皆齊整不亂次
其次旌旂入來其次儀仗鹵簿入來步隊始過兩騎
士挾幟左右陪從者又不知其數威儀之盛大雄壯
與出老時草、若異焉蓋朝班及軍伍出老時則待

於宮城外故也最後五大象皆彩鞍錦障泥一胡
騎其項執鞭內入即駕輦之象之象高二丈餘長可
二丈半鐵蹄而渾身無毛色如白灰頭長二尺餘鼻
長二丈而垂於地兩牙橫垂長三尺餘其口由鼻
內而上而在其中焉裹蔽於葉以與之則以鼻卷而
納諸口地理誌所謂鼻為口後望其頭而如尾云若
誠然矣儘厭然大款也日出設儀仗于五鳳門左右
文武百官皆入五鳳門內通官導一行送五鳳門之
西貞度門入行數百步入太和門以石籓為高墜
上為門之左右廡廊不知為幾間也送太和西

掖門入後石橋其橋首起於太和門尾接於太和殿
庭畔幾四五十步水滿橋下即導北海子穿宮城而
入若名曰裏河者也過橋至太和殿西庭東向而坐
矣通官來謂告人曰闕庭朝祭之儀不宜亂次失禮
爾們使臣三老爺立前行其外則分三行一行九人
次序而立三跪九叩之禮依鴻臚寺習儀而慎為之
禮畢必聯武而步三四步而後旋立背御路左旋趨
而出必毋失禮也再三申飭去而後來叮囑者數次
蓋使臣失禮則於渠有罪責故如是云時文武千官
分東西向而坐其所戴者帽服與平時无異而但平

時所戴帽則上綴紅線若我國象毛飾于帽上中央
矣朝服之帽則上以紅線全覆之若紅壽然中插數
寸方帽子或以銀或以金或以玉或以漫胡或以琥
珀蓋表其品也所着之裘亦屢等而貂裘最高品所
謂胷稱即古所襦者以五綵繡組繞頸前短後長覆肩
處殺而垂背者圓无纓係故風撓之輒覆其頭上其
繡與我國之胸背彷彿而其狀若被箕然若荷枷然
貌樣絕倒人々掛兩串珠於項前一細一大或以密
花或以琥珀或以錦貝頭後又垂五綵圓組之飾以
珠主者兩長四五寸袴皆以紋錦為之此皆公服也

武重先論文武
有軍者有德羽
云

故無官者則不然矣五鳳門之內則雖王公不得平
一人故尤不難選殿庭之廣潤不知為幾百步而文
武官盈庭幾死空地彌滿其中望之若蜂屯蟻聚頭
皆戴紅披渾庭皆紅中者插孔雀羽者即表武官者
也旌旗儀仗挾御路而成列金銀耀日錦羽翻風其
所列儀仗多有不知名者其中有形圖如月塗以黃
金而長其柄若團扇樣者幾數十而列于最上層矣
已而衛士傳道皇帝出殿上而其出入皆自殿後注
來為殿高庭潤且殿上之簾箔階下之旗幟隱映蔽
翳依微之中纔見檻外侍衛之臣而已殿上動靜則

漠然可知矣百官及各省兩上正朝賀表皆獻于
亭子按儀使昇亭子教坊使奏樂殿外鳴鞭兩簷下
讀表皆倣皇明時儀注而但節奏簡略已而旗幟儀
仗三起三伏若有節令之狀輒有呼唱之聲坐於殿
上而聞之若自天上焉但見殿陛之上有衣黃者列
立跪起狀若人云此則諸王朝參也唯諸王乃行禮
于殿陛上皆著貂裘故色黃云既而百官行禮而以
次趨詣品石下北面立而皆有序而不素鳴贊官呼
唱百官一時行三跪九叩之禮于頭紅線若滿庭開
花焉當聞清人朝參時于官百僚一時跪起無相參

差且依中原古禮跪則齊跪而膝起時齊起云今日
見之蓋整齊頗熟於跪起之節而猶有參差不齊者
或有頭纔至地即舉反又俯伏者本色不可藏矣禮
畢各歸庭西遠班相向而立又次乃引我使行禮通
官引導漸進至御路左邊就位而立庭之左右立尺
餘之石各鐫常戴品所謂品石也余隨後立于第四
行之末即正九品第三石也望見殿上則依條拜太
和殿三字殿屋覆以黃屋棟楹皆塗黃金朝日照之
炫轉恍惚所謂御榻杳然不知何狀殿高不知為幾
許丈廣難測其幾許步而前楹凡十一間一側之廡

幾五六丈其高陞之若在半空焉前階凡三層臺而
皆以石雕鏤作欄一臺各十餘級自庭升殿階過十
丈三臺之石欄亦与太和殿間數同焉而每間置大
金爐焚香、烟氤氳東西廡廊之深殿宏麗上下石
欄之條繞音巧皆不可形言也殿左四五十步有門
紅衣軍守之諸王出入于其門矣待膳唱依通官言
行禮、既罷胡皇入去而但見黃衣儀仗繞殿左透
迤而去而已百官始舒氣緩步而出御榻雖虛不知
過虛位而鞠頤之禮亦不足責之於渠輩也我一行
亦隨而退歸嗚呼太和殿即皇明時皇極殿也古天

子朝諸侯之堂而一胡商儼然坐其上已可憤慨况
我輩以皇明遺民平日讀經傳講義理其自視與視
彼也何如而今迫甘心拜褥於下俯仰今古無地瀝
涕箕子秀秀之悲比諸今日猶為歇后矣罷出至東
華門羣胡罷朝而歸者雜遝填咽于門故一行止於
門內以待少間三使踞坐于繩床而羣胡過者不問
焉其中識體貌者則乍開眼視之而過或雖大官而
東立於前孰視而去蓋其俗略於細節故然也而亦
見待我使也禮敬而不慢矣未時罷歸上房盛備酒
饌饋一行焉

○初二日發母晴大風極寒自禮部計使行人口馬
匹之數列書支供物件以來

朝鮮國正使副使書狀官三負每日各一鵝一首雞
尾熟一斤豆腐二斤醬菜三斤黃酒六壺清醬六
兩兒醬六兩醋十兩醬果四兩香油一兩柴則正使
鍾茶一斤副使十七斤書狀官十五斤炭則正使
三十斤副使書狀官十七斤也肉三斤羊一隻醃一
斤副使書狀官五斤果則五日一次合兩賜之內
三條各兩賜之果則五日一次合兩賜之內
五十斤葡萄五斤大棗五斤十次通官三負押物官
二十四負每日各一鵝一首肉二斤清醬二兩土
兩黃酒一壺香油四兩柴十斤炭則大商官七斤
五斤官與於朝祭而受賞之三十負之從人三十名

每日各米黃肉一斤八兩薪半斤黃酒則合六壺燈油合一兩
鍾未受賞之從人二百八十五名每日各斤黃肉半斤
西米一升醬二兩鹽一馬二百四十三匹每日各豆
西米一升醬二兩鹽一馬二百四十三匹每日各豆
四升穀草一束柴二斤合五日所給者米十七石四斗六
豆四十八石六斗也

常聞昭館時分給三使臣者各有差舛云矣今當
則一體磨鍊無有差舛求得文書於通官而見之
則蓋去年七月怡親王稟告而新定武焉怡親王
者即雍正帝之第十三王允祥雍正帝愛允祥國
事皆委之允祥亦竭誠輔政故民倚而信之云

今日副房又設酒饌饋一行

○初三日甲寅晴日氣稍解所入之館足以容一行而猶不無狹窄苟艱之弊馬則皆露繫焉其屋之半使民僦居者猶多矣使行非今番而已今若不得宸通則有因不得宸通之慮故一行相議使舌人通于提督請復空出給貫之屋則提督文移于禮部、、將陳達於皇帝而宸通云提督一負乘待副提督則使行到館初日暫來其後則不復來云

○初四日乙卯晴提督分送雜果於三使臣故各以紙扇答禮○有金常明者存我國人子孫也其曾祖

某甲被虜於丙子難而不得還因為清人常明方顯
達仕路被眷遇於雍正帝故去年使臣回時以史冊
辨証事懇請於常明、、許其居間周旋矣今日常
明令通官請見譯官金時裕、、以將往于常明之
意告之副使令公謂時裕曰今將率君而來者專為
史策一歟也明年臘月可以畢刊之說既明言於常
明之去年書而今既過其限矣今行若未得其刊本
而歸則君所云老年周旋云、之說不免為偽飾之
言而別陪請以來之意又將歸虛君室逃其罪責哉
君性見常明諭以此意善為說辭毋有虛還之歟也

蓋老年十月初五日晝講入侍時洛昌君啓于榻前
曰小臣頃日入侍時以今番度行別為加定譯官率
去之意稟達而聖教既許其依例加定率去故其
時加定任譯金時裕以率去之意定奪親承許可之
下教而司譯院自前定式防其別加定故不得循例
加定數外率去而第伏念史策下誣事至重且大去
年彼人之貽使臣書雖以明年冬為期而異國事情
寔難預度必使任譯輩居間善為周旋而後庶有可
望而任譯中以此事自初擔當詳知事情者惟李推
金時裕二人也李推則先以賫咨官今入燕京姑未

知回還之遲速金時裕則死故而在別加定則雖未
卒去而金時裕則今當不可不卒去故故以此仰達矣
上曰今當則非可別居請而史策事至重加定之他
譯官則不可卒去而金時裕則別為卒去也以此常
次之外卒金時裕來故今公之言如此也時裕往見
常明諭以此意常明曰史記修正則今雖纔畢而未
刊之前先納于皇上、親覽若有未盡處則改付
標以下總裁官更修正以納而改時或添入或刪去
故字數行數次、相違改一行則輒至於改一卷以
是之故自然遷就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畢修全

快獻于皇帝矣今始隨四運未及隨者多以此用刊
之所以不易也俺之先祖事莊穆大王六年常明之
廟使云、俺視東國若吾君焉吾於此事宜敬一毫
歆后哉吾今亦有周旋之道銘諸心腑而不忘焉君
其少諒也吾將有高量者耳云、其言顯有推托彌
縫之狀史策今行亦未得、老耆決矣程瑛白受采
兩人之言果信矣史証之首末略記于左

竹泉金判書鎮圭氏撰其先府君光城府院君行
狀曰 顯宗大王時宗室楨等上疏言皇明時野
史有誣辱我 仁祖大王之說請予証於清人

上以問諸臣、多有言當下誣者府君曰此事
與宣廟朝以國系被誣陛下皇明之事道理也
時勢也事體也皆有異焉而謂道理不待臣言而
殿下亦必知之大抵若於其作野史之時而予破
之則當為天下萬世之正論而今明人所作者而
清人改之何能有辭於後世哉所謂時勢者明人所
著者今易世之後請改於清人則彼其肯許之乎
所謂事體明朝會典若有喪失則固宜辨矣而野
史者不過一人之私言何可辨哉欲請改之則野
史非國家之所知也欲請禁之則此非我國所可

請也請改不可請禁亦不可將何辭而示之哉蓋
此時楨枬兄弟既懷奸謀欲干國政以野史稗說
之無徵者聞於上將以張大其事也其所謂誣
辱者指仁祖於已反正事也其書只記其時登
州巡撫袁可立查覈我國事之首末而已察元可
辨之誣矣楨既倡其議諸臣以其事關先朝為重
皆囁嚅難言而獨府君指陳其不可甚明至肅
宗初年羣小當朝其議復起而贊成之竟使楨之
弟枬于燕請其事致詰問禁書得見之由大受困
責人服府君之先見云々

前使行時許政史誣朝報曰禮部等衙門謹會議
莊穆王被誣事朝鮮國王姓諱今諱差同云臣之
六代祖昭敬王諱廟立世子琿為嗣矣後琿無道
王大妃教廢琿擇昭敬王諸孫中隨有德者迎彼
陽君諱立之即臣四代祖莊穆王也壬子年陪
臣往使偶得宣明十六朝紀為名之書而記本國
發及事直以纂逆書之臣之祖父諱自得是書
常痛心痼痛欲奏之皇朝而請鑒正不意奄忽未
成其志至康熙十五年臣先父諱奉遣戍申籲
皇朝而請改之禮部回答以為該國發及廢立事

始末莊穆王事蹟自有定論不採野史之私記入
之信史又戊午進貢時更果寃情請命史官更爲
釐正若果改刊因請頒示禮部回咨以爲莊穆王
事蹟始末史臣之徵案撰修之意前日差咨甚明
當奉皇旨施諭云臣之先父奉咨文辭意每以未
帛快見釐正之正史合恨而沒臣奉其遺意宣一
刻忘平心哉今聞皇朝方修明史秉筆之臣自當
據實記之或恐外國事有不及盡知者今敕陳先
祖莊穆王受誣之大綱以冀皇上垂憐察焉若明
帝史臣刪去訛誤証罔之說昭載寃蹟以成萬世

之信史因將刊奉宣示小邦則不但臣之受恩唏
結臣之先祖父必將感泣於冥之中云此以上我國奏
聞改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姓諱肅廟奏聞以為
先祖莊穆王被明朝野史誣謗請刪改禮部議回
咨以為奉朝撰修明史是非必公該國之於後廢
立事蹟始末自有公論不宜旁採私記以入信史
因奉旨旨施議有文案又改康熙十八年朝鮮國
王姓諱肅廟奏聞以為要果究誣情節請被鑑省
禮部議以為朝鮮國後廢事蹟始末宜以宗撰修
雖有誣罔之說私記訛傳者不宜載錄况朝鮮所

明者之十六朝記者野史也不足憑據康熙十六
年禮部奏請收其書聚諸禮部而燒之既以咨文
明諭該國王則非可以再論以此意回咨奉皇旨
依議施行又有文案今該國王姓諱今上諱差聞以
為先臣莊穆王乃奉大妃命擇昭敬王諸孫中隲
有德者迎立之一國臣民無不感服稱美德至于
今不衰而皇明十六朝記真書以纂逆臣今聞皇
朝修明史陞詔修史之臣改訛誣之說云臣等
謹攷自古釋官野史之所記蓋錄聞傳聞之說
家自為說人各異辭非修輯正史者所可盡取朝

鮮國癸亥廢立事明天啓三年檄島鎮將毛文龍
據朝鮮政府移文奏於明朝當時廷議不一登州
巡撫袁可立奏請遣使查覈其冬毛文龍送呈朝
鮮國公決十二通又言彼國自宗室至八道臣民
一辭皆稱^{御仁祖}恭請統理國事云皇帝遂封^{御仁祖}
為朝鮮國王以天啓三年十二月禮部奏請疏而
載也今朝鮮國王姓諱^上被皇上綏懷之恩款曲
陳達翼昭雪先祖皇上念其情事懇切命臣等會
議伏念獎善釋寃王勸世之大道闕疑存信史
官記事之良法况外國疑事宜在闕略朝鮮國王

姓諱_祖之立明時諸書所記不同而毛文龍請封
之疏有彼國臣民一辭稱_所稱_祖為恭若亦可訂纂
逆云々之為証也臣等請將該國王姓諱_上奏聞
付之史館令摺輯諸臣朝鮮國答及廢立事刪去
雜說精攷書籍作為定論以慰該國王奏請之誠
刊後宣示一奉之請史冊出境祗有嚴禁條目而
我國家德溢惠廣四海一家而朝鮮輸誠最早效
忠最勤與內地無異待明史畢刊之日將朝鮮列
傳中記莊穆王事者頒示該國王以示聖朝撫遠
方懷小邦之仁皇上推誠布公之意其進奏禮物

還給來使，之帶歸恭讓命下之日行文於該國王為可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會議以呈本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令依議施行云、郭如恒出示之朝報乃此也

○初五日丙辰晴金常明兼北京都城九門收稅官往在西門外收稅所使通官送言於金時裕要見御醫云金時裕平御醫吳持詰往見蓋常明有脚疾欲論鍼炳也時裕又以吏冊事言之常明荅曰君既以奉國事托於我，之心力所及處豈敢不竭誠圖之云其言每如此而已他无可圖之階惟時裕之舌

而已矣○首譯韓興義送洞庭橘及柑子一器于余
笑

○初六日丁巳晴上使得幻人設戲請一行觀之故
往見焉置一卓於庭中幻術者立卓前出磁盃一隻
於囊中徑持而遍示座中以示其空虛後置其盃于
卓上又以一盃覆其上出紅袂覆其盃上以手畫卓
盡符念呪仰天揮手於空中向杯作掬而盛之狀
者數食頃而已去其袂開其上覆之杯則酒滿盃中
使傍人嗅之就嗅之酒臭觸鼻其人因自飲之又遍
飲傍觀者味甚列云時我國下人觀光者幾三百人

而無人不飲、輒有酒氣愈飲而酒愈不窮矣既空
其杯乃請真酒一盃於譯官故持酒滿斟其盃以与
之則受而置卓上又以盃覆之又以紅袂幕之盡持
念呪如俄時樣而已撻其袂舉其盃而倒持之盃乃
乳矣又出圓珠五箇執於左手又伸右手五指以示
人即握空拳而手相向同一尺餘矣少頃開示之左
手之珠忽在於右手中矣又自莽中出鹿皮乾者一
條長尺餘其狀略如蛇臂示之人使知其為鹿皮也
以手撫摩則其皮漸蠕蠕而動舉頭搖尾既而躍下
卓子上跳上於僑人之肩背上而行復走下卓上開

口吐舌與蛇也又出圓緋帶一條以刀斷其中而兩
分之與人遍視後還持之執其所斷兩端而念呪焉
而已兩端自續無痕跡持來詳見而終未見斷痕也
又盤其帶于桌上覆之以盃而已舉其盃則帶復為
蛇蜿蜒舒卷開口吐舌寸餘欲為噬人狀又於地上
畫計於四方及中央五處取其土置卓中覆以袂呼
喚若久之拂其袂則棗栗瓦數散落人皆拾而服之
幻者取其棗數枚連在傍驛卒開口納其棗於口因
令閉口少焉令吐之棗皆變為馬糞或化為蜂飛去
矣又以袂掃卓上食頃以手探袂中取出梨柚數十

箇譯官等爭食之又覆瓿于地上盡符於四方及中
央又各分書金木水火土五字各取其土鋪之瓿上
手揮空中作持來以盛之狀若久之少舉瓿出置盡
磁器凡數而各盛雜果沉菜醋菜魚羹肉羹者數十
器而菜湯皆有汁滿器流溢于地人爭取喫先取者
亦飽焉又執袂念呪而拂之黃粟多散落終則黃雀
數十飛出或捉而遍觀焉又灌水於掌中握拳而以
口吹之又情傷人吹之食頃聞其拳水化為冰大如
鷄卵納於傷人之口而已吐之皆為塵灰矣其外愛
化妖誕奇、怪、恍惚難狀不可殫記也又有雜戲

之人置盡磁器於一丈餘長竿上舉其竿于空中過
庭中奔馳而碗不落或高擲空中復以其竿承之
百不一落又開函出假人長數三寸者手足面目依
然似人置之碗邊假人自以兩手扶碗以繩係假人
之頸遍行於庭中而假人扶碗而抱之竟不落焉又
垂長繩於空中則假人躍而抱繩上下惟人所使又
置盡碗於丈餘木上又挿丈餘之竿于木下又挿丈
餘大竹於其竿下如是者八九層高幾十餘丈碗在
其上幾落而還安持其竿跳馳巡行于一庭見之者
慄、不饒其危而碗終不墜矣又有一漢子持長劍

以舌舐之唾以唾津口念呪諸輒納劍口中下插于
胸膈數尺之劍盡入使不見其柄踊躍通行過食頃
後拔之又有一老胡合兩劍插舌如俄若狀巡環久
之拔出驛卒言其劍端有紫出若大便者云其胡面
青若氣窒然久而後定悚慄不忍見也大抵其術妖
誕不可究識中原之人以幻術惑人其法已久魚豢
魏略所云黎軒多奇幻之術口中吐火自繫自解云
若唐蘭師古所云吞刀吐火種樹種菜即地開花摘
菜而食屠人斬馬殺而復生之術云者列子周穆王
篇所云有化人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者皆

謂此術也

○初七日戊午晴日氣溫和春意已生矣

○初八日巳未晴副使令公房與書牀房只隔一間而弱館四十日竟不一往訪獨與余攷書冊抄文序以消日閉門新跡人或惟之而今公亦不之改焉○十三王通於館所要見針醫及善華語之譯官覆覆金時裕與吳持款往見蓋十三王之子有積年瘡腫欲邀醫同藥也金時裕又返言十三王之宅其門以石築而雕鏤之畫以五彩極玲瓏門上為樓焉王方入闕未返告來由於隔者二二導之坐於門內一室

守護之軍執弓矢列立門內矣已而傳云王來笑門
內衛其奔走出迎王乘人輜輶入于內少焉使人召
之隨之行逆粉牆下過三重門則有小頗高其上有
小屋極蕭灑王於床上藉錦茵而坐又置二錦茵於
側命兩人升坐燕俗於諸王則一跪三叩而兩人以
我東之禮拜謁于階下王屢命登席讓不敢倚坐於
床前隨兩同而對之吳持詒略言療疾之方王甚悅
請明日復來云王隆準美鬚髯氣象表遠眼彩射人
而接待款謹言語溫恭云彼以皇子居親王位總理
天下事其尊貴何如而能不自滿如此其地逼勢礙

而能不與於允穢允禋相闕之喪上不失友於天下
不為怒於民者亦豈无所哉

○初九日庚申晴曾因詔字林索使提督文移禮部
矣今日始爰通、館之西北邊牆外人家開而廣之
更退築垣焉○胡人率弄猿至犬身而手足如人面
如老嫗狀其胡人以索係頸而率之鼓缶而使舞之
猿應節而舞其人置大櫃於庭中猿倚舞自開其櫃
櫃中有朝士冠服甲冑婦女衣裳等各色衣冠滿貯
焉猿以次出而戴着各隨其服色而倣其形狀着儒
冠則雍容披武服則雄猛繫婦女褙裳則嬌態最末

作老嫗批着短裳杖簪僂僂而行依然老嫗也驛卒
以杖戲侵之則怒而努目裂眦奪其杖趨而將擊之
其主胡牽其索使不得自由輒不勝其怒而啼
嗥焉欲聞其啼聲使主胡教之啼猿嘯不肯啼主胡
以鞭之之使啼而但作痛楚聲蹙眉欲啼終不肯啼
焉○金時裕與吳拊詰同姓十三王家見其子之疾
而命藥焉王令宦者諭之曰私室之頻請見極知
未安而至情所在不得已焉且吾視東國與他國異
焉君輩母以往來為嫗亦勿以貴公子難於用藥也
仍請逐日看病云

○初十日奉兩情留義州時譯官卞仲華入燕還言
濟州人漂到于琉球國琉球國付送於北京貢使我
使行到北京則當達着云矣今日始聞濟州漂海人
与琉球使臣昨日同入北京留在於三官廟云行中
使洪萬運韓守岳往見漂海人又入見琉球使臣謝
其救濟人命辛勤率來之意余初欲同往見琉球人
之狀矣要思之則有若薄其身若然迺止不往焉洪
萬運往見而還言漂海人之居住人名及數呈文禮
部云奏聞于皇帝受皇旨而後當送于我使行所
在處云又言往三官廟琉球使所在處則彼亦有提

督將之以入見琉球使而致謝之意請于提督、
曰汝輩豈可自屈而入見之乎於此名見之可也蓋
其意重朝鮮人而輕琉球也即通于琉球使琉球使
具冠服出見而不削髮而解之以黑綳纏頭而垂其
後如着幅巾樣衣服以綵緞為之而廣袖垂膝若僧
衣焉相揖若平交然略接數語而罷濟州漂人凡九
名也見萬運等驚喜若逢父母來伏於前聲淚俱發
不能成語云○幻術者又來上使与一行觀之其奇
觀不過与昨所見者同細察之皆妖誕惑人之幻戲
而終不覺其妙理也

○十一日壬戌晴副使令公於戊戌來使時欲求中國名畫圖像而屢請名師屢畫之終未彷彿故止之矣今聞西洋畫法獨步天下今洪萬運往天主堂見西洋人請畫令公之像洋人辭曰吾以海外之人方被天子恩眷天子今別營作天主堂於角們使館之右屋既建矣而使我在丹腹之役宗死整隙無以從勸請之意燕京有善圖像者吾當紹介而薦之云矣今日有馬建者來蓋洋人所送也乃賜席坐其人仰視令公之額圖出草本於前而又不甚彷彿其人曰初畫也不能肖焉明日當更圖之公賜紙扇以送○

其持齋往十三王家得饌果分獻于三使臣中多
異饌奇味矣

○十二日陰夏晴馬建又來畫令公像比昨日所畫
者稍似彷彿而猶未肖焉建曰吾畫王公貴人之像
前後不知其幾而一下筆死不彷彿或初畫出不能
十分肖至再畫則定死不肖矣今老爺之像則再試
而猶不能摹出蓋大人尊相果難畫矣吾技止此未
可試也西洋人弟子中有善畫者俺當帶來云○金
時裕吳持齋往十三王家王問於時裕曰汝國與倭
國至今通商貿易時裕曰設市肆于境交易物貨者

有定式至今行之而但倭國所產之銀比昔五之三
故我國无銀也王又問曰聞汝國之用漸縮於古有
不足之憂云何以然也時裕曰連值歲饑不惟賦稅
漸縮幸被先皇帝庇撫之澤境內晏然百姓繁庶以
有限之地養无窮之民之產之貧窮國儲之窘乏由
此故也王曰汝言是也此天下皆然云

○十三日甲子晴馬達与他西師葛哥來又圖出畫像
一奉而無勝於馬達所畫者令公謝遣之○金常明
曰金時裕得真花獻于使臣花產於哈密地者云哈
密距北京萬餘里過鄯久矣而味甚甘色不寢苦新

摘焉○今日胡皇遊圓明園云圓明園在皇城西三十里外與熱河暢春園皆皇帝遊宴處也三處皆有離宮云

○十四日乙丑晴廚房買茱萸供於朝饌其葉大且美如夏摘焉○所處館舍後墻之北大路也疏轍之聲終日喧聒甚雷焉

○十五日丙寅晴自禮部通報黃海道兩江漂風漢人領來譯官趙光壁去年十二月晦日至鳳凰城押付還去云內不得聞故國信息尤為惜、笑副房備樂飯食一行初更上房又設小饌請一行列坐庭中

飲酒遨遊而罷是夜明月依然如故國枕上思家轉
輟不能成眠牆外巡軍擊柝戢更達夜不休蓋唐時
夜則金吾軍自初昏至曉傳呼又於六街上街置
鼓以防奸賊明時夜則每街軍士守所掌之地而傳
呼至曉而罷矣今皆因其法而嚴更不如我國之稀
疎矣○曉後輒眠落見老親及姊氏覽來思慕倍切
憂慮多端終日不能抑焉是夜又夢靜齋尹公

○十六日丁卯晴提督始開館門使外人出入許通
交易古人言商胡華及序班序班如我國書吏以江南人立番於北京
者欲與我國人交易物貨者各出銀貨納賂于提督

然汝姑同門許通者例也而前則提替一負而已故
賂銀不過一千而猶足於其心矣今書則二負料分
半故倍徵於前日南胡軍與提替爭不決以致通門
之期遲於往日云自此以後各色書畫雜佩器玩奇
怪珍麗之物自朝至夕日、填門盈庭欲奪賣
於鮮人而其中春畫者尤多一日所入未知為幾車
蓋隋煬帝日事荒淫命畫師圖男女狎暱之狀以為
玩自是目為風俗其畫不絕于世今中原禮義掃地
淫風遍天此圖尤感往、刻以金銀珠玉則以綉函
錦匣爭為奇玩我東之人亦多寶歸者可羞也○因

譯官問舉人晁有現者自南方入北京以神於算命
間為云故告於令公而請來公問其子弟八字件事
多有巧中者自謂江南鎮江府人而欲見金臺勝地
來遊北京云善飲酒疎曠不修飾矣日已暮以明日
復期而送之

○十七日戊辰陰晁有現又入來略論八字罷以紙
廟謝之○禮部招所任譯官老又招濟州溧人九名
於琉球國使館尚書以下皆會使譯官傳語詳問其
姓名居住溧海始終一、記之然後將以奏聞也問
曰汝輩九人甚姓名九人各道姓名又問与汝之差

於琉球國之名一字相錯情也。答曰：吾輩往琉球語
吾不能相通，故若是不同也。又問：汝輩往朝鮮國何
方人同行者幾人？如何乘船？如何遇風？如何漂到于
琉球國？所持若有何贖貨？同行中或有死者否？汝輩
船上或有奸情欲反事否？耶薩察直告答曰：吾輩同
行本是九人，皆濟州民也。欲買米去，同乘小船泛海。
自遇風漂到琉球國，蒙大恩好，一生出以至於此，而
無一傷者，無他，姦詐凶事也。又問：將買米欲往何地？
答曰：往我國海南地矣。又問：海南地在何處？答曰：在
海邊陸地也。又問：何年何月何日發程？何日遇風？何

日到琉球國也答曰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起身於
家其日午時遇惡風漂蕩海中四十餘日三月二十
八日自泊於一沙渚乃琉球國地也良久後始有人
來問知為朝鮮人乃與飯使喫之因即通奏于本國
王城往來二十五日始到琉球國王城即四月二十
七日也回謁王城外民家繼給衣食相接甚厚留一
年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與琉球使臣同乘船赴
海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到福建下船九月二十六日
又發行六年正月初九日到北京耳又聞汝初欲贖
米之物持銀子來乎答曰非銀子但載如干海菜十

餘石于船上漂風後皆入於海矣。問曰：船未破矣，載
東物貨何為投諸海也？答曰：猝遇惡風，死生未定，海
菜何惜焉？如屢次詰問，後始奏聞云：其詳密如此矣。
琉球國正使耳目官毛汝龍副使靖義大夫
云：○厚班來示開市榜文，而雜人之擅入朝鮮館者
一切禁之，又禁犯法買賣者，蓋中國禁物史冊
大花紋西番大段兵咒水銀焰硝牛角灰色氈
帽毛冠也。我國禁物：廣細布、彩紋席、大厚紙、貂皮、土
豹皮、海獺皮。以上杖一百也。並不許渡鴨江持去者也。
以上杖一百
流三千里

○十八日己巳朝晴夕陰常聞宣明史有刊行之本
云故使譯官購得矣今日始得初卷來蓋我國人求
書冊則庸班罕求得以入而每書先納初卷必宜價
決買而後始持全帙來為其預約全帙則或有盡隨
後還給之事故不肯盡納也明史列傳凡二百十卷
各以類分倣漢書而見其目錄則可笑者多如方孝
孺者不入忠義傳而乃與姚廣孝同入一編如丘瓊
山薛文清輩皆不入儒林傳李東陽之徒亦不入文
苑傳如此類甚多其是非議論不見全帙而可知其
大綱矣第一百七十二卷始列外國列傳而我國居

胡應麟明萬曆
中人非清人也亦不

於著皇明時太史院所列之序則安南國為中原縣
邑故首安南兀良哈以降附之故為第二朝鮮識禮
義而大國也故為第三矣今移置第一焉知禮義邦
之可尊故也其書字 齋胡應麟康熙時編次獻于史
局者也今方修明史故下此書于史局參考云

○十九日庚午陰在平壤時所見雍正帝回答咨文
中誣辱一款極為驚痛故入燕後嚴飭首譯使之得
納內閣議差文字及禮部送于瀋陽之移交而必使
得踏印文書者慮有中間偽造欺瞞之患矣今日始
得納踏印文書副使令公命寫字官及畫領取其文

書及踏印以他紙依其樣模出擬回還時附諸別單
以差違焉

其文書曰議政大臣和碩怡親王允祥等謹奏該
臣等會議得先經戶部議覆奉天將軍噶爾琿等
奏稱買賣人胡嘉珮等拖欠庫銀一案經總理事
務王大臣等議奏奉旨胡嘉珮等於限內能完錢
兩盡行從寬如限內不能還完將胡嘉珮等依議
治罪餘剋拖欠錢兩要過銀兩各官俱行革職不
論要過銀兩多寡一體着落賠還家產盡絕時再行奏聞另
下旨意餘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原任將軍綽琪嚴加究訊據實

貴人胡嘉珮所用朝鮮國買賣人李明基等二百四十七人賒欠貨物銀六萬七千三百八十餘兩現在文書賬目可據將此項退取可以償還所欠庫銀但朝鮮買賣人非內地可比其果否賒欠虛實尚在未定應令盛京禮部行文朝鮮國查明曾否賒欠胡嘉珮等貨物等因於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題奉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遵行文去後隨據署盛京禮部事務殷泰奏稱賒取胡嘉珮等貨物若照依戶部行文朝鮮國查明則小國畏懼請止將胡嘉珮所呈賬內人名開碼行查俟查覆到日再行奏聞等因臣奏後經戶部議應如所請題覆奉旨依議欽遵在案續於雍正五年三月內原任將軍噶爾丹奏稱照原任將軍綽琪所奏將

發往之胡嘉珮等十人內掌管賬目二人調回送往京城一名送往
朝鮮一名對質訊問等因經議政議應如所請議覆奉旨依議欽遵
在案又於本年七月內據該將軍伊禮布白等奏請將胡建瑞等十
人併黃朝相之子黃玩送至朝鮮對質等因議政議此項銀兩俱係正項
錢糧如不將胡嘉佩之夥計胡廷瑞等送之朝鮮對質恐欠銀人等推
諉不認應預先行文朝鮮在於中江處所對質訊問等因具奏奉旨依
議欽遵在案今署理盛京禮部事務殷泰奏稱據朝鮮國王咨
稱賒欠胡嘉佩貨物商人李明基等二百四十七人內或因負債正刑或
俱失其名只託其職役年貌或有其農不事行商平生不識遼瀋路而
竄入其中或自己無所買而混被同行今並錄又有死亡逃散歲月已久

子性親黨無一見在其首宗者皆自引伏論以事
理所當一、微遠但累歲饑凶之餘莫保朝夕勢
難嚴督伏念天朝覆燾之仁曲軫海外小邦勿問
輕重率從寬免只得仰恃皇恩一、據案回覆煩
乞轉奏施行等因將原文具奏前來查朝鮮國李
明基等二百七十四人賒欠貨物銀六萬七十三
百八十餘兩關係正項銀兩理應速行嚴追以補
國帑我皇上軫念遠邦屢加撫字惟恐行文查覈
易生小國畏懼又以買賣人胡嘉仰等所用賒欠
銀兩或有不符故將賬內人名開寫今胡嘉仰等

夥計胡廷瑞等與朝鮮之人，在中江地方對質。底
事皆核實，情亦得平。是聖仁寬大，終柔外服。昔備
極周詳，該國王自應仰體聖慈，將賒欠銀兩逐一
查明，應追解者，即行追解。方為允協。乃據署理咸
京禮部事務殷泰轉奏朝鮮國王咨覆來文，內稱
負債正刑者趙尚柱等三人，又如太醫尉子有官
等俱失其名，只託職役年貌，併或有業儒業農不
事行商生不識遼瀋之路，而竄入其中，又或死亡
逃散歲月已久，子姓親黨死一見存，或自己無所
負，而混被同行人並錄其所謂首案者，皆自引伏。

今因饑荒之餘難於嚴督等語該國王現稱趙尚
柱等為負債正刑是負債之風固甚素習則賒欠
胡嘉倫等貨物銀兩不同可知至於太醫廚子哨
官等既屬該國官役則版籍備載不難按伊職業
逐一查明何得稱不知其名希圖塞責況胡嘉倫
等目行商貿易以致李明基等賒欠貨物銀兩非
李明基等進內地行商又安得稱不識遼瀋之路
以為推卸之計乎若云自己死所負而混被同行
人並錄是其同行者即係逋欠之人何不詳查姓
名令其清還欠項也該國商賈即或有身故之人

亦必有嗣續可訊計胡嘉佩行高時距今不過十
五六載並非遠年可比何得稱歲月已久子姓親
黨死一現存也此項欠銀關係國帑難係毫不可
假借其首謀者既自引伏則當令其償還又何得
巧借饑凶為辭不行嚴督乎觀其詞意支離種
捏飾是商人李明基等賒欠貨物銀兩之處確係
無疑相應仍照前議將胡廷瑞等十二人併黃朝
相之子黃玩送交中江處所與朝鮮商人所訊明
白按應追之數嚴追以完庫帑可也為此謹奏云

雍正五年九月

初五日奏聞本月初六日雍正帝降旨云胡嘉佩等之與朝鮮人債銀六萬餘兩乃內帑之財而朕慮胡嘉佩等所奏不實或恐害及於外國故使行文而問之今內地貿易人與朝鮮用債人對面中江之界明白質定使中外之人不得相推諉而息紛擾矣今見朝鮮國王回答其言辭支離意多巧飾以此觀之則該國人用銀也顯然無疑宜如議政大臣之議使中外之人對面質白攷其數兩督捧也

此下有稱言肅廟而誣辱見此咨文推托景廟之說恨聚憤痛故故之

庫強之說必其陪臣所為非該國王口氣蓋因不能自主張也如此積逋數明之事該國王必不能辦得今若以不能辦之事任之則非朕綏遠之至意也此又案母國頒下其朝鮮人當報之銀皆特寬減此則朕所以加惠於外藩非疎法於內地也云、

在應謹按此事其本末敗落固未可詳而槩以此錄所記文蹟見之不過我國商賈之欠債於彼國商賈而不償者也其事至瑣而顧兩國所以處之者胥未得當故葛藤至此耳何者我國

商賈所欠之債初非直用中國公貨即與彼國
商賈私相債假者也其用銀兩又未必其公貨
內其後彼國商人自負公貨罪將不測故乃以
鮮人許未捧宿債現告彌縫欲為死中求生之
計庸公貨之移徵於欠債人在內地人則固无
恠而亦一有司之責而已安有堂、萬乘自以
為、天下民主者乃以移徵賈賒債事屑、然
行又外國哉殊可笑也此則彼國之失然彼紅
兜郎又奚得以真天子體顏責備哉亦不足恠
也至於我國之所以處之也尤有大未得其當

者我國以禮義聞於天下者而國人之私自欠
債於他國人而不償者其禁濶之疎濶民習之
狡脩已足貽羞雖死彼國行文之舉為其情現
發則朝廷宜一、查明置之辟以懲之況彼既
有行文宜以內歸銀債之則其事不可但已第
我國自中世以來國綱解弛民力凋殘竊想其
時比諸今日額樣則猶不至甚敝然願近十萬
銀貨之一時徵出則似難矣且負債者之或罪
死或物故或姓^元名或混入云、亦皆無怪而其
真寔負債而身在者既皆自服則未知其數為

幾人而固宜明白查擲可徵則徵之不可徵則
誅之又不可當以歉歲為辭而已也若以適逢歉
歲一切宥之則從前許多不歉之歲而不償者
果誰之罪也縱未能如數徵送而政須明的臚
列善為辭令以回答曰債錄若干人內罪死者
若干人物故者若干人混入者若干人死姓名
不可攷者若干人而其身在而自服者凡若干
人固宜一一徵送而伊輩用債後皆蕩折資本
且值歉荒辦徵無地惟當以法誅之而已待皇
有稟定使債人等與上國人結債者相會于中

江對面質驗後可徵者徵後用法不可徵者並
當島其地對給債人梟首以示法網云今則彼
必有所以答之者矣豈可徒以歉荒推諉宜請
寬蠲作哀乞可憐之狀哉今以其往來文案觀
之我國之辭言、體突胡塗而歸趣疲懦彼國
之辭言、明快綜核而歸趣驕蹇所謂人必自
侮而後人侮之者也畢竟雍正帝所謂寬減之
敕直置我國於不足責之科是雖曰蠲給其實
乃蹴爾而与之類耳真所謂長歎甚於痛哭者
其為耻辱憤惋豈啻辱罵背責之比哉噫其時

謀國而主其事者未知為誰而迺不忍於我國
賈賁人首級而使吾君受難洗之耻辱至此
而莫之悟何也惜哉

又念我國北通燕京南連倭蠻衆譯之往來商
賈之販易即交隣間大政而國家紀綱漸頽風
俗益淪朝政所以駟御此輩者任使則不能擇
賢能閑市則不能糾竒衰浸、然蠹弊日生或
賈賁禁物或偷竊公貨或換弄真贋或矯幻文
書種、左右譎說中間圖利之實不可以枚數
小則貽羞朝廷大則貽害國家往、此固放之

罪而不但不甚顯發雖一或現發亦罕有死於
市者蓋此輩生下來所見聞者惟利耳初不知
世上有道理者為何件物自非天稟之拔類者
斷能免其習曰中且不論以公以私皆其手中
弄重貨者也又自知其有積孽不死後日之慮
故每以財賄玩好媚事貴勢不遺餘力以為狡
兇營窟之計貴勢者皆中其計若一朝有急卒
然來拖佛脚則雖心知其罪死之難逭國人之
所共欲殺而從前重賄奇玩已鉅之矣沒奈何
遁勉左右之不敢暇顧於國計身名百般出脫

之此其所以死不得遁者也若是而曰國有三尺則吾未之信也意

○二十日辛未晴燕中百各司今日始開印治公事蓋燕治本以正月陞後擇開印日而今年則差退於前云○金常明從胡皇往在圓明園矣今日自圓明園輟還收稅所云故送金時裕問史冊事常明曰吾自有周旋之事君毋亂吾意也時裕問所以周旋則終不言但云今日天下事皆在十三王之手吾薦與持節及君使療其子之疾安知無所以乎云云常明之心時裕之名皆不可信也

○二十一日壬申晴晁有現書於余請得清心丸故
得三丸送之○有一漢持一彩舟來其長四五尺飾
以金銀珠玉上為樓榭而列坐數十美人於其上人
長數寸許下通一穴納籥吹于穴中閉其鎖則美人
皆生動或舞或行又西美人分三左右打鼓擊鉦其
聲鏗鏘然又有木鹿自行蓋巧制也正使買一西洋
畫猴畫一年少美女最逼真右手持扇左手褰羅
帷陞外若有所思若向人欲語婢媼妖艷驟見不覺
其非真見之者心醉不欲離畫猶如此况真乎誠傾
國之尤物不宜近之也

○二十二日癸酉晴西洋人新營天主堂而其近於
我館所副使令公必欲得西洋人圖像又遣洪萬運
往請吾隨往至門外通于西洋人西洋人出迎乃前
日揖送於天主堂者也每入門必揖焉讓客先入至
其寒暄畢洋人導我到新造天主堂役尚未畢各色
工匠方張執役於堂中設浮階畫板子之役亦未半
矣其制度之宏傑不及於宣武門內所見者而其巧
侈則允異焉遍觀畢洋人又引還其室呼童進茶矣
洪萬運以副使令公之意懇請圖像洋人曰吾既受
皇命掌為此堂之役豈可棄其所任移心於等閒之

盡裁誘之萬端終不肯諾矣西洋人姓浪云

○二十三日甲申晴

○二十四日乙亥陰我國表咨自內閣譯以清書今

日始奏聞于圓明園云

○二十五日丙子晴今公又命往見西洋人乃與洪萬運往西牆外洋人所在處洋人浪姓者入廟方罷朝出又以圖像之說再三懇請而其意益落蓋其顏已覺天地一別種且有所守之志難以變通不可回矣吾諸萬運曰徒自辱爾不如止之遂還焉有講堂臨路傍衆口誦讀之聲喧聒一洞遂入見之羣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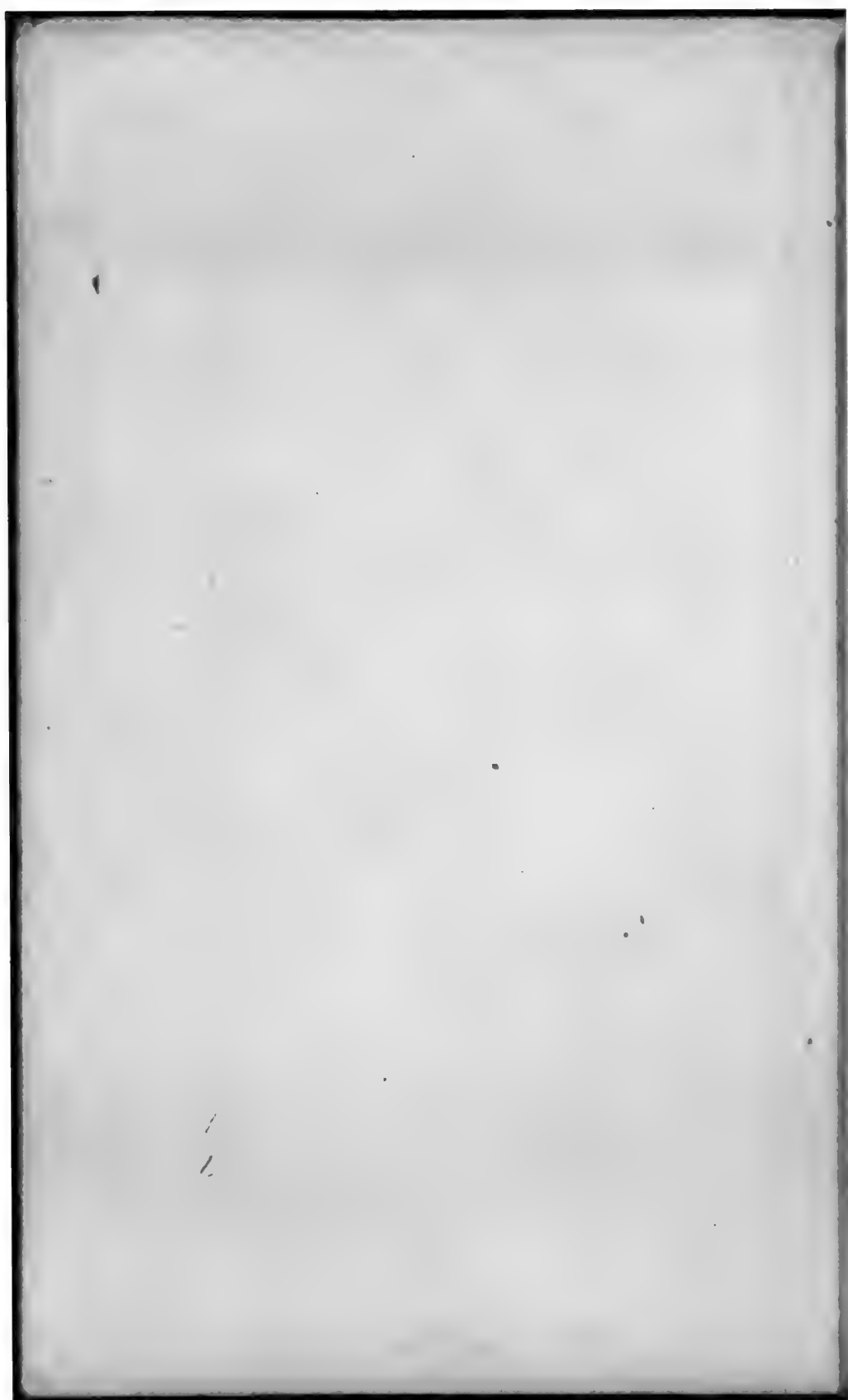
几十餘人聚坐讀書而房中重席之上鋪貂皮為師席而虛無人俄者出志云童子之坐東壁者最長眉目又清秀可愛問其年方十六方讀李白書使之一讀字音與我國異者幾半而無吐但嚴其句讀而已案上有作文起草而未畢者向之則得之所作云即所謂八股文也其法與我國所謂義起心者頗類焉其外童子或讀孟子或讀韓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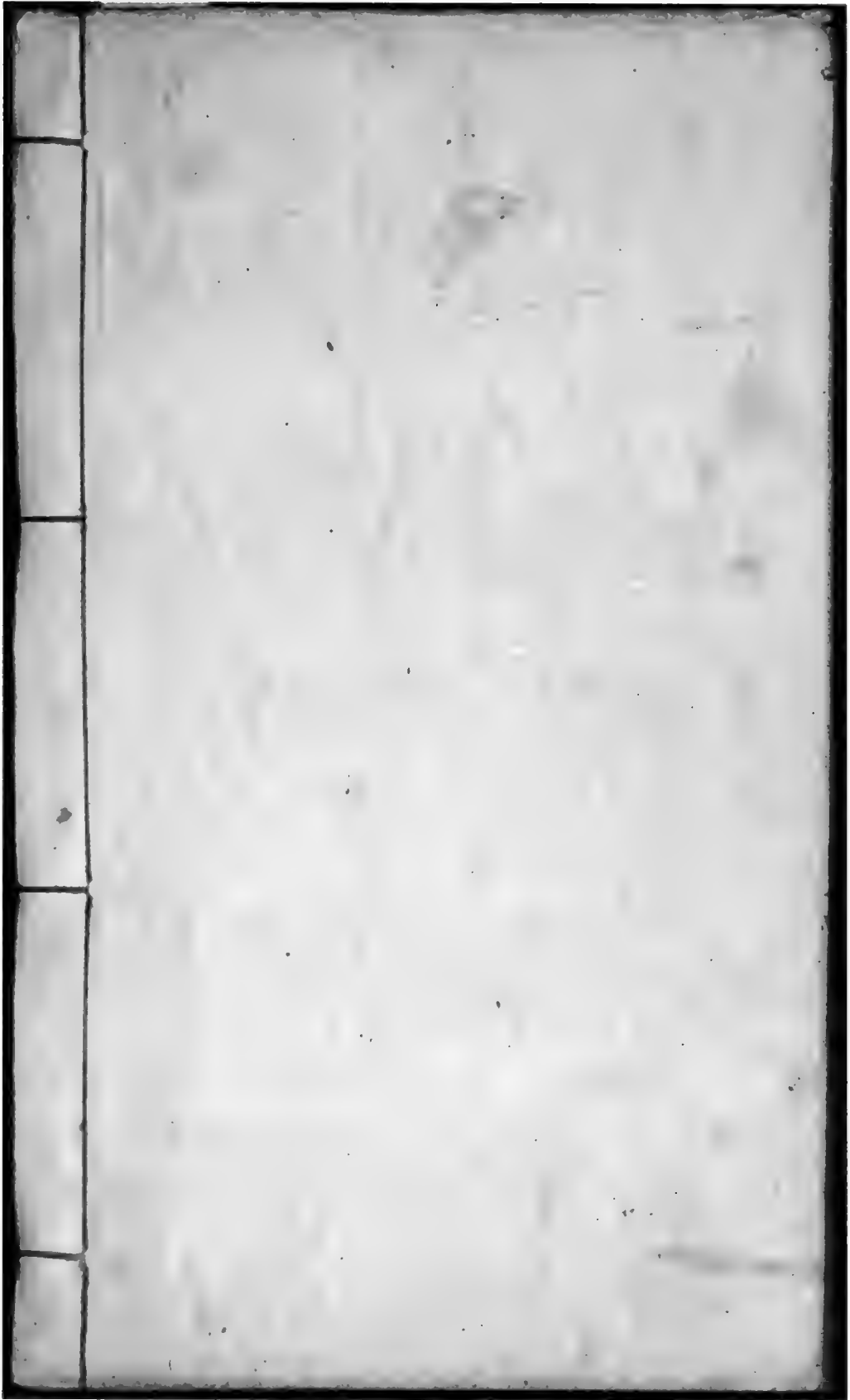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丁丑晴上使買一鸚鵡其大如鳩綠羽紅嘴鷹爪鷹眼形容閑雅可愛而但不能言可欠也
○二十七日戊寅

○二十八日巳卯晴始送方物呈納文書于禮部

○二十九日庚辰

○三十日辛巳





古今

桑蓮錄書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九

○二月初一日壬午

○初二日癸未

○初三日甲申晴雍正帝自圓明園還都城

○初四日乙酉陰表文方物文書禮部呈達于胡皇

後表文則卽下禮部而方物文書則久未下云使臣

令譯官探知其故譯官曰自前有方物文書不卽下

之時而如此則不無意外之好事云而不專信矣今

朝禮部送一表書而諭之曰方物文書昨夕始下兼

蠲減之皇肯云其文書曰正月二十八日呈方物文

書二月初三日下旨曰朝鮮年貢之法歲貢米百石也朕念該國道遠輸送未易白米三十石粘米三十石除減每年使貢粘米四十石而足以供祭祀之用以此永為定法行文知委於該國王云閑西一道精擇遠輸之久弊自此大除國家之幸不可勝道而但胡皇之遺惠也太先瑞囊日十三王向我國用道之不足于金時裕之意今始覺其有妙理也今日燕中大小事權盡在於十三王者又可知矣

○初五日丙戌

○初六日丁亥陰日未曙衙門提督來謂方物呈納

文書始下云所任譯官等將輸納方物而凡正貢米一百石人情米八十石則以行中刷馬五十匹駝老紙席苧袖之類則自衙門出車馬載去而首譯以下分掌各領一時呈納焉譯官謂余曰米則納戶部、在官城後太液池傍方物則納于闕內各庫故呈納之後例入後苑觀玩上舍欲觀太液池則往納米處欲觀後苑則隨往納方物處云余心以為闕內後苑必多奇觀太液與後苑不可兼觀則寧觀後苑遂與諸譯官從東華門入自宮牆外凡引水鑿濠者廣十步深可泛舟左右石築斬然又過兩重門渡石橋左

睨五鳳門而北折行五十餘步入前星門太子所北居闕內行數十步又折而西入過數十步路左有外太僕司其中重、長旣不知為殿閣而以百千計者皆駿馬也又北行過數十步到內太僕門外以方物所馱之車未及到一行留待內太僕司與東翼門正相對東翼門即太和殿東門也門左右官人列坐者凡數十餘人余獨牽馬頭壽萬入內太僕遍觀焉而己方物車輛皆至一行至東翼門外層階、高六七丈至門時門卒禁不得入一行環立于階上第一層矣官負指導但招入首譯及掌務譯官方物則使我國人擔

入其外則一人毋得妄入雜彼人入門者皆以紅木
牌出示而後乃許入闕庭嚴肅不敢喧嘩殊無人聲
矣有一少年前立一宦者自內而出至門守門校負
列坐者皆悚然俯伏向之則胡望之第康親王允禮
云其人眼彩閃閃瞻視不常準高目長貌秀而癯不
肥大矣見吾一行而問何說話官負皆俯伏聽之疏
而對焉又有一老胡自內至門遍觀焉康親王亦敬
而禮貌之官負皆俯伏待之如康親王焉亦宗室諸
王云紆紆則皆納于太極殿左廡遂首譯以下出來
一行下階北行五十餘步有一宮殿其左有庫與掌

庫之官同入庫中庫屋築東西兩重白面紙則納于
東庫壯紙白紙則納于西庫皆使我國人換入矣東
西庫皆五六十間而其中充滿者皆我國紙也掌庫
之官出示一張紙而謂之曰此紙蜀之古庫今則絕
種云其帑面則黑而照人如鑑背則深紫色而滑潤
異常真文房之寶觀也其庫皆為兩層樓而每間中
出一門皆以鐵門內又以鐵為細網而張之若簾
不雨則不閉門蓋令曉風陽以防燥蠹也門甚高鐵
索自上垂至地使以此開閉矣呈納畢罷出余謂譯
官曰何不入後苑直欲出也譯官曰雍正帝苛察

不似康熙帝之寬大故掌後苑之官不納外國人屢
懇而終不許死奈何云不往戶部者還可咄也遂至
前星門前門左又有一門入其中即伺監也有伺十
餘頭皆卧錦席上而皆以鐵索係頸見我國人而怒
起欲噬之掌者叱而引鍊索猶作勇磨牙得氣勃
掌者曰此則產南方之盧葵一能搏虎云其大如駒
矣來詣市街我國人多聚若有觀玩者問之曰何死
執故觀之云就而見之長五六尺兩角長數寸背腹
皆有鱗五彩不分明而隱、可見四足五爪尾頗長
大抵奇異矣又縣穿山甲者頭如雉喙如鷹長一尺

餘鱗大如錢而堅如石被於一身尾長五寸背廣四寸矣

④初七日戊子晴是日胡皇往神農祠親祭卽中國古禮云○余兒時輒見讀禮通考於他人家其後每欲得見而我國最罕有終未得見今行至豐潤縣一胡持天下名山記五運來賣見之則蓋集中國古今人遊山記分十二首以地類聚者也中原山川之可以遊觀處无一漏於是書者東方人得是書則天下名山可以圖遊矣以故極欲買之使馬頭及譯官論其價冊主要直銀子三十兩譯官爭之而終不下故

不得買入北京後余請於譯官求此二書令公聞者
言亦欲買之嚴分付於譯官而此二書皆先有云不
為得納馬頭壽萬贈知吾之有癖於書冊又見吾求
此二書而未得也從容謂余曰燕法惟序班賣書於
我使行他胡則不敢持書冊入館序班皆以江南人
上東入番故為其自遠方東使之賣書冊而售其贏
者也不得以他路求故路窳求之而未得者多矣北
京有王傳章者自前相親求書冊未有不持詣潛求
於此人則必得小人前有洛債銀兩於彼而彼未償
也故今猶請以書冊償之云捧書冊則可以捧債為

章云、自義州壽萬每請債錢言入北京後將捧債以報云故不信也越江後屢見胡人輩責債於壽萬若多故余責之曰汝欺瞞胡人多用債錢矣汝安有給債於胡人之理哉壽萬曰但錄冊名以給請觀前頭云亦不之信也而試錄二冊名以給矣數日後壽萬來告曰王傳章來謂所求二書姑未及得而適得他書好者汝老爺必喜之故持來云矣余使持來見之一則八大家一則康熙所選朱書類聚也余自在東方時唐板八大家無數見之而板皆刻細不足觀今行亦不得見好存矣王傳章所納若果是稀本也

余買之朱書類聚內閣本也紙厚而字大副使令公
買之矣虜班當哥范哥兩胡知其狀提毆王傳章兩
梓服之裂其衣裳又怒余之與王傳章交易也至余
前問緣由言不避云余呼軍卒推出兩漢兩胡尤大
恚搆余罵狀於小帳呈于令公、笑曰與王傳章
交易余亦與有責焉分付譯官呼軍卒驅出之胥伴
愈怒往呈于提督去云其後不得復聞消息矣其狀
曰會同館虜班等齎訴于二老爺座前俺等於衙門
所任清閑信於人昂貴國使入京時掌紙幅之出納
往來幸甚死一所出只任書冊買賣而贏食無多令

善進士貪小利求什物於吾輩不能成其意今交通
小賈買人王傳章私買書冊欲分其價阿貴國進士
貪財圖利不顧體面有如此哉若提堦老爺知如此
則其罪將安歸謹告二老爺詳審施行云、其辭証
可妖每近資一笑而余亦犯入人國而同禁之戒不
免歎然矣屬范兩漢皆身短口捷性甚邪毒江南人
大抵然矣云曰此讀禮通考名山記二書竟未得讀
可恨也余今行所得頗不少而重除治行引用者其
外則盡買書冊凡一千三百八十餘卷積于寢房滿
半間譯官軍見之皆曰以軍官買書過千卷者未之

前聞雜使臣為無辦於書者亦不如上舍之多買之
書冊皆請於譯官贖胡人之雇車載出矣歸到柵門
後因亂報心事擾亂全不檢察而來入京後覓得者
不及五分之一而盡失之平生之恨也

○初八日巳丑晴譯官於昨昨日納紙時得紫黑紙
一張三分割之分呈于三使臣副使令公却而不受
譯官慨然移而賜余、以為文房之用受之未必傷
廉也受之告于令公、曰譯官輩例以賄賂啗使
臣一受其賂則輒陷其籠絡渠輩以此試我故却之
而君則非使臣也受尺餘之紙何嫌焉云昨昨日入

祗庫時掌庫官誇示之云蜀之古產今絕種只有一
張云矣以賜譯官云可恨也

○初九日庚寅晴金常明送人請見金時裕、告
往副令公謂之曰史策許改之後今已三年而尚未
見刊本刊役若畢後則當即頒我國何煩請於常明
哉所以屢、懇請於常明者蓋欲周旋於未刊之前
冀蒙其力也今歸期不遠而何其泄、無黑白也大
明萬曆年間以國系被誣有辨誣之事其時大明先
刻會典一卷而賜之今宜證其事而為規矣我祖時羅太
人尹彥李初二人反入大明將辱國祖國系以為高
麗逆臣李仁任之後孫也中厚信其言故自太祖時

遣使下詔而不得議歷事宗古宗世宗文宗諸帝世
祖廣宗成宗燕山中宗仁宗明宗十三世不得改至
宣祖大王時使臣俞政得見康熙時均民役之敕諭
正祖還時始得改賜焉得見康熙時均民役之敕諭
則田稅民役皆令以萬曆以前為法云今史集事載
不可以萬曆事為法乎必以此意語金常明也金時
裕性以此意語常明、曰汝之使臣何知吾心哉
先刊一冊既有萬曆之事極好矣十三王亦以為好
而但皇帝盡曉還下之前先請刊之者不敢內閣大
臣亦有不可者奈何吾妻錫之子方參任史局必有
詳知之事若有所聞則當潛報於君、必秘而勿洩
也云

○初十日辛卯晴刻令公招金時裕謂之曰聞十三王歸自圓明園汝當往見而若有以貢米除蝗事問之者陳其感謝之意也時裕與吳持詰往十三王家王見其子之疾少愈喜焉再三致謝曰謂時裕曰皇上特為除蝗貢米汝使臣以為何如對曰使臣自聞特肯感祝不寐謂卑職等曰吾君凡為民除弊之事與諸臣晝夜講究雖糜末為益於民喜不已焉自此西路之民揀米輸送之弊大半蠲除矣吾君聞此報則其感悅尤何如哉歸奏之日使臣亦謂與有榮焉卑職等俱進元致謝於皇上之路矣今對大王不

知所以攸謝也王喜曰是皇上之恩也又問曰歲貢之米出於何處不出於租稅而別有拮据之道耶荅曰我國本無他稅凡國內所用及事大國者皆出於田稅故貢米亦出於稅也王曰出於稅則許多貢米其何能一樣精白無參差相雜之弊也荅曰揀於數斗而取一斗揀於數石而取一斗揀之又揀精之又精斗會升撮功役甚難自然廣歛故東國西路民稅千餘里只責出貢米百石為弊之不少此可知矣如此大弊從此將大減賦稅何可盡道王曰此皇恩也云今番貢米蠲減大抵十三王居間周旋之力也○

離家已五朔矣異域滯留歸期猶杳然隔歲離潭
信死路憂思愈慕與日俱深數日來寢食靡甘幾乎
生病矣輒憶朱夫子所云若有大段抑制不克者思
古人之遠患難有大不堪處較以自比則可以少安
者因念洪皓之囚冷山文天祥之囚燕獄其厄窮已
非我今日之可比又終死歸期而猶能自生使我而
不幸遇其地則當生枉疾不可一日支耶不如暫忍
也以是自寬覽意思一時平常儘堅踴言諸之有益
於人也大笑

○十一日壬辰晴行中有士人白璫者從上使來頗

解卜筮故晨起迎致問慈親安否得未濟卦占辭吉
利亦可慰也白生雖充行中、房來而奉士族也故
副使令公亦以客禮待焉○胡皇將以明日引見使
臣平明唐璠持儀注來其文曰禮部謹奏聞祗承皇
旨事臣等若前朝鮮琉球差來進貢正使引見於乾
清宮今朝韓國王差陪臣洛昌君李檀琉球國王尚
敬差耳目官毛汝龍進貢來本月十二日巳時致例
令其仰瞻天顏內是日皇上御乾清宮寶座臣部堂
官導來使李檀毛汝龍著渠國公服各牽通事一員
由乾清宮西門送西階升至丹陛上西還行三跪九

叩畢從乾清西門賜座右翊大臣座未賜茶使臣吸
茶皇上慰問畢臣部堂官導出至乾清門外謝恩為
此謹具奏聞云、余告副使令公曰誣辱咨文及辨
史証事但委諸譯官而死少伸精誠之路矣明日之
引見正使誠難得之好機會也問答之際略舉此說
親陳於胡皇以觀其俯仰似甚當以此意相議講定
何如公曰君言甚好今聞書狀會于上使相議云君
以吾言傳而議之也余即往上房傳副使令公之意
曰又告曰聞我使引對時彼必先問國王安否云
若對之以國王以史記下誣者之未得快見日夜

疾心矣又於回答中皇者極嚴方在悚縮不安中豈
云安乎云爾則彼必有荅辭矣又其次必問使臣安
否云若荅曰國王方在不安中臣子安得晏然聚首
慶嘆寢食靡安臆蹙度日云今則彼又必有所荅之
辭矣彼雖有所荅亦可以噴臣子區區憤痛之心未
知如何上使曰此論誠好當商量云矣議者皆以為
不可謂燕中引見之禮非皇帝所問之言不敢發口
又事涉悞越決不可如是矣余又爭之曰此皆因其
所問而對之也其言字派然無痕何妨之有哉倘因
此言而逢彼之怒決無大段觸忤之慮況主辱臣死

正今日事也。豈拘於彼俗阿恒乎。彼怨我屢爭。而羣
議雷同。不可回焉。蓋誘於譯官輩。而不得交通也。余
歸白令公。曰。死奈何矣。而已。上使書狀相議書
出。引對時問答。易記送于令公。以示余。使余執
筆改書。以送。而議論。實竟不用焉。可恨。未時提督
兩人及通官來請。上使肄習。明日引對之儀。蓋坐不
疏。必平坐。行不拱。必垂手矣。上使習禮。通官言琉
球使必在朝鮮使之後。見吾輩習禮也。輒以一胡稱
朝鮮使。又以一胡稱琉球使。令隨其後。習儀以示之。
稱朝鮮使者。若笑而榮之。稱琉球使者。羣胡指示譏。

笑深亦有着色矣提督請見書笈記者而曰不善為
爾不舉其當舉者舉其不當舉者云

○十二日癸巳風味爽通官來請上使、着公服
詣闕軍官首譯任譯皆隨去焉未時罷歸故往見上
使聞其言則從左闕門入、東廡廊少休琉球使臣
已來待矣通官金章龜來傳金常明之言曰引對時
問荅于皇帝之辭如此、云故依其言改書笈記
以待辰時提督及禮部筆帖式通官等請入而軍官
以下皆不得隨上使獨隨通官入午門左廡坐東廡
廊一等公

中書

從朝房出將接上使

上使令通官請行相見之禮人皆云未及見皇上
之前不可先行私禮先入請上使入朝
房對坐而談頃之自內廚設上使朝飯來匙筋皆以
銀飯之美不減於宣郭之米饌皆奇品異味飯畢進
酪茶先起入金章龜等請入由太和門東
廡門入行數十步有一宮殿歸然臨路左以金
字額曰中和殿八角而金碧玲瓏又行數十步又
入一門又有一殿比太和殿似稍小內額云保和殿
甬階石欄高二丈餘過一門又入一門曰保和門提
牆導上使暫憩于門西甍上提牆先入西出前導

入門行數十步又折而西行數十步有一門崔嵬曰
乾清門東西廊丹雘燦爛石欄如削玉綺田若畫中
高低橫直皆極奇巧禮部左右侍郎兩人來傳語于
通官曰引對時慎毋失禮也已時可也自內出傳
皇旨特除三跪九叩之禮仍使禮部兩侍郎前導以
入云遂與兩侍郎及金章龜入乾清西廡門胡皇已
出坐榻上矣從西階升直到右掖門賜坐于右廡第
二行大臣之班胡皇一聲似呼呼焉禮部左右侍郎
進伏於前聽言降傳于通官、傳于使臣曰汝國
王平安耶上使對曰平安通官復傳侍郎、告于

皇帝、每向時為時聲則侍郎進前聽言以傳笑
又問曰使臣安過乎對曰幸蒙皇恩安過耳又傳語
曰汝為國王宗親故引接于便殿以示殊遇之意汝
其知之乎對曰陪臣幸得仰覲光固已感激于心
況小邦頻被皇上格外之恩前年特除歲幣今又蠲
減貢米又至於陳請之說辨誣之事皆以特旨準請
而許之小邦君臣感祝盛德無以仰報非但一二陪
臣私相感頌而已胡皇聞之微笑而頷之使侍郎賜
茶以銀碗盛茶容一升餘難於盡飲徐啜至半胡皇
又使諭之曰若難盡飲多少惟量也遂退給通事胡

皇面大準隆眼彩閃、若電語聲非大呼而殷、然
响屋樑矣、西又傳諭曰退在于乾清門外領賞也
昂行謝恩禮、畢叶叶台台二人持傳旨賜貂皮
二十領焉初與琉球使在外廊內庭時皆遠其坐席
引見時亦不同入今後於我使、人諭琉球使曰朝
鮮使則歲前來既朝恭故昂為引見汝等則入來不
久猶未朝恭故若同為引見則進見之節有難便者
以是引見少後毋以先後意其接對之少異也初入
時餽飯及出來後賜貂琉球使則皆闕之云○禮部
移文于館所移送濟州潭海人孫應星等九名其移

文曰主客司為移附事福建巡撫常賚差宦官負伴
送琉球國進貢使臣上京時並附朝鮮國漂人九名
到本部、受朝鮮孫應星等九人攷前送漂人薩
厄等之例給糧事屬之今來朝鮮國進貢使洛昌君
禮使之率還本國受望旨自琉球館送于朝鮮貢使
所待年事還也付會同館云、來付移又後受回文
去其回文曰朝鮮國陪臣洛昌君李禮主為明受事
今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禮部所送本國漂人孫應
星等九名皆依數考其名受之雍正六年二月日呈
云、因留九人于館所蓋孫應星等皆濟州沙土格

軍也丙午二月初七日發船于濟州向海南地風勢甚惡不能駕船漂于外洋漂蕩四方四十餘日只待其死三月二十八日自泊一小島即琉球地方也島居人來見問知為朝鮮人率往置其家先食糜粥次餽飯使之安頓即通于王城往返二十五日始得回答使上京都乘小舟赴海三日後到陸而必待昏夜後令登陸蓋使他國人不知其地形之如何也下陸後則調發民人持杖挾左右行四月二十七日始到王城外初使住民舍後築舍以處之又發丁壯備守直幕於門外晝夜防守優給衣服糧饌又往賜

宴待之極厚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與該國前使同時
乘海丁未正月二十六日泊福建回留焉九月二十
六日離蛟于福建向北京而皆給驛馬或值嶺路險
絕處則各給丁壯二名使之擔過二月初六日始到
北京萬死餘生見故國人嗚咽慟哭見之惻然笑九
人皆能琉球言招問其風俗地形皆不知之但云人
心仁厚法令寬弘民死盜竊國無刑杖人死則鑿山
為窟築石為屋寬廣其中其族黨死者皆納其窟中
前設石門內閉之祭時則啓其門而祭之男女皆不
着袴但以廣袖長衣自上覆下飲食極精潔女多美

色云而已又言琉球人每詣倭軍曰我國每漂到汝國則汝國輒殺之不送前後死而不還者不知為幾人而我等則不忍效汝國若是撫恤以送云聞之令人愧不得出言矣又言今論天下之強大則朝鮮當為中原之亞而若論禮義則朝鮮當為首云九人中一人能解謗文有日記云故欲採入于日錄中使之持來以見則不能成序列無所錄只記到處呼天痛哭之辭而已無可觀矣蓋聞琉球國在福建正東水路二千七百里國內有三十六島而遠島則言該殊異置譯以通并諸島地方計南北三千里東西六百

常作尚

里王城所在處距諸地南北三日半程東西一日半
程宗廟祭二十九代而列昭穆作照廟享孔子齋品
略倣華制明史所云琉球國學中國者有以也國王
姓常氏名敬今年二十九自良名始王於中山琉
亦謂之中山至于今王傳世幾千年有餘康熙五十九年
庚子遣翰林檢討劉旦編修官甘旦冊封今王為
琉球王其地皆於九十月耕田而種之五月百穀登
熟而收入六月後則大風頻起海濤遍揚收穫之早
畢田土之久曠以此也然故地雖暖而一年不得再
稼云

○十四日乙未大風十六王有腫病請見鍼醫金時
裕率吳持詰往見十六王即康親王允禮也十三王
松朝廷事十六王松閣內事云金時裕歸言允禮為
人頗蕭灑有文雅氣像作小閣於池上居處其中名
其堂曰知足堂、中左右列書冊萬卷庭馴一獲鶴
多列花卉居處動止似有儒者風度而但四壁皆琉
璃云時裕得知足堂三字及堂記擲筆而來允禮所
自製自鴈者也

○十五日丙申

○十六日丁酉晴是日胡皇親宗反廟云○夕金時

裕自十三王家來言十三王昨陞圓明園內臨行諭
其間人曰頃者引見朝鮮使之日吾於榻前備陳事
情曰子病沉痾者已過屢年与死為隣矣意外得朝
鮮薩以治頸有差減之漸而東使歸日已迫勢料生
塗而廢舐犢之情不勝問迫皇帝曰然則何不留其
醫也對曰諸王之擅留外國人有所不可也皇帝曰
然則以吾意留之云吾既得皇旨矣東使雖返其醫
則當留置汝以此意傳于鮮使所在之館也云蓋允
祥之病子第三兩胡皇愛之不常特命為世子云矣
○金時裕往金常明家得史証改正本未刊前牘出

若而來甚秘之屏左右納于使臣蓋若得奇貨之意也

新撰明史中前註改正本曰天啓元年八月改朝
鮮進貢之路使自海至登州直入岸師時毛文龍
以提兵將兵鎮皮島招集逃民為兵責繼軍糧于
朝鮮十一月琿光海君諱差力難繼餉糧食請依萬曆
東征時例運給山東穀從之三年四月琿倭臣祖
以昭敬王妃令廢琿權理國事命議政府移文于
督撫毛文龍使之奏聞毛文龍白于登州巡撫袁
可立上表言琿果无道宜待大妃奏聞而許立之

其疏留中八月王大妃上疏請封作祖禮部尚書
林堯俞謂朝鮮廢立事內外諸臣有展忠懷憤謂
當明其罪而討之者有謂宜勿急討姑受貢与方
物而覈其首末者或有言當以大義責之察人情
之向背者或有言宜使作祖討賊自洗者諸議皆
可採用而其誠知其殫實悖戾而作祖之討反臣
奉朝廷者惟毛文龍一人而已皇上奉天討逆以
扶綱常此經法也又若念伊本稱恭順果於他宗
室則更遣直士信臣會同毛文龍嚴朝鮮臣民再
三詢問明覈後更為請裁於聖上制曰可十二月

禮部更上言臣前共兵部移文于登州巡撫索可

立兼為分付於毛文龍遣官查覈今見彼國所送

公決十二張自宗臣至八道臣民皆稱仁祖而恭

又彼國陪臣相率哀籲言當此危急之時必須治

國之君請先降勅諭使仁祖總理國事因令出於

儲毛文龍設伏出計待漸有次第始遣重臣降封

冊之典庶不失爰小邦固還園之道天子從之四

年四月遂封仁祖為國王

○十七日戊戌陰午後禮部送謝恩禮物表冬至表

萬壽節表西朝表回答咨文四張束

○十八日己亥陰大風是日胡皇祭先農親耕籍田籍田在正陽門外年親耕云○譯官回提督聞之則我國進奏使方入來云

○十九日庚子午陰午晴禮部送頒賞咨文受方物咨文送漂人咨文三張來

其頒賞咨文曰禮部為頒賞事朝鮮國王姓諱差陪臣洛昌君李愷禮曹判書李世瑾等為萬壽聖節冬至元朝及年貢禮物敬奉以來攷例萬壽節賞賜朝鮮國王二等玲瓏鞍一部二等馬一匹表緞五疋銀一百兩貂皮一百張洒銀一百五十兩

冬至賞賜表襪五疋裏襪五疋銀一百兩貂皮一
百張酒銀一百五十兩元朝賞賜二等玲瓏鞍一
部二等馬一疋表襪五疋銀一百兩貂皮一百張
酒銀一百五十兩年貢賞賜表襪五疋裏襪五疋
銀一百兩貂皮一百張酒銀一百五十兩咨朝鮮
國云：合賞賜玲瓏鞍二疋銀二百兩也
其年貢回咨黃細苧布一百八十疋白細苧布六
十疋紫細綿袖一百二十疋白細綿袖六十疋滿
花方席十張白面紙四千卷以來年貢預受云其
下言米六十石永蠲減事矣

其送漂人咨曰禮部為稟報事主客清吏司案呈禮科抄
出本部題前事內開議得先經署理福建巡撫毛文銓疏稱琉球國王
尚敬差耳目官毛汝龍恭進方物附搭飄風朝鮮國難番九名到國具
題前來臣部議覆照例給與糧食首使同赴京候到京日詢問情由再行
議奏等因欽奉旨依議欽遵咨行該撫去後今准福建巡撫常來奏部
武縣丞梁潮海伴送琉球國貢使赴京并附送漂風朝鮮國難番九
名於本年正月初九日到部隨令高麗通事詢問供稱姓名叫做孫應
星高時悅傅起善韓俊信成三星金萬善金益金日煥高次
雄俱係朝鮮濟州地方人民同伴九人供諸現上故刪去查康熙三十七年
福建巡撫官夢仁將琉球國附搭漂風朝鮮人薩厄等十八

名臣部議令給口糧解送至京交與朝鮮國領席官負從驛遞帶
回等具題奉旨依議今將孫應星等九名相應照薩厄等之例
沿途給與口糧車輛交與現在東京朝鮮進貢使臣洛昌君檀
侯事竣日帶回本國并照朝鮮國王可也等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
題奉月初九日奉旨依議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

○二十日辛丑陰風平明上使率一行將詣闕領賞
副使令公稱病不出謂余曰拜跪龍庭非志士之所
甘心而以跛為託自處病廢既不得如李相尚真之
事則出疆徃役之命義不辭故吾凡再為異域之
使而戎戈來時則自朝參至領賞皆稱病不參矣今

未若又欲如曩時則易致彼人之疑怒或因此生事
則非奉使不辱之義又念朝參則乃侍君命也為君
命而屈或不害於義故勉隨參而至於頒賚則乃
告歸受賜也又與朝參異焉吾所以不往者有區々
所守也余對曰誠然此奉小子之心也今行已為忙
觀兩宰有拜犬羊之耻嘗有講論焉竊以為今公既
有戍戍之事今番亦應如之矣朝參時公入參故小
子不敢自異忍辱而從後今承教意深有先獲我心
之喜小子固無異焉請毋往也因開篋出長文別序
以獻蓋長文知余不欲拜之意而有形於文字者故

也今公見畢憐然曰如此之文何為持來難改哉君之過也即封內獻之曰還渡鴨綠江後覓老也因復謂之曰君為不欲參領賞則誰復勸之而吾既稱病君又死端不參則行中必多言有不悅者君其代我而往匹夫之志誰謂難奪而君与我地異君毋固執也余遂不能爭焉使臣入闕領賞退至禮部參宴例也今公使余擇筆以不辱與宴之意作數行呈文與上使一行發行時令公謂上使曰領賞非但為一行也以相答之禮其賜遺亦及於我主上臣子誠不敢擅辭至於賜宴則不然但為使臣設也且名之以

宴他時則受之誠無不可而今番之行則決宜不受
何也見誣辱咎文之後國家之耻臣子之憤不可勝
道豈可同於平時甘受其宴享之寵哉願領賞之後
來禮部勿入大門一行於門外列坐地上更精馮此
呈之至于禮部辭宴不受則於臣子之分少安矣幸
勿循例受宴享必如吾言固辭也上使悅之招譯官
議之譯官皆環目大驚曰若果如此則必大段生事
又謂必見以鐵鞭驅出之辱云、議遂不行余曰若
於門外再三辭之而不入上呈文請以此奏聞於皇
帝禮部奏聞則雖大生事而幸矣禮部不為奏聞還

給呈文內以鐵鞭毆而出之是為國家少伸分義也
吾意則以為被毆於鐵鞭非辱伊榮也云余而譯官
之論竟行焉大可慨也○行中二十九負詭譎至東
華門外裏河春水正漲小舟橫水上矣至五鳳門外
御路上安一卓覆黃袱賞賜物件及文書列於其上
云五鳳門外又置一空輦即古所謂黃屋也遠見已
恍惚就而眡之屋上金頂子大於斗轆大於棟長屢
丈四隅垂流蘇內寬如房中作御榻上鋪錦茵以
手扞之而守者傍視不禁焉此輦即駕象者云一行
入右廊少憩此萬運請余見社稷故隨入則右廡門

直西有周垣墻丹若錦東垣有三門而鎖之卽社稷
門也其內空苑兩側柏松檜蔚然南邊有大屋覆黃
瓦卽奉社主處也其垣外裏河之水環之廣數十步
深似屢丈其水上卽禁牆、之上作三層樓以臨
之樓下水上卽大路也往來者影照水中水邊皆鋪
盤石与同行踞坐其上遍觀之時日氣頗暄神疲喉
渴賣茶之胡撐鼎于路左烹茗以賣使驛卒買來飲
一椀猶未解渴也兩將領賞云一行以次詣五鳳門
百步外廊路列立禮部官及鴻臚官分立卓子左右
呼唱一行分三行、禮畢鴻臚官唱名領賞先賜送

來 國家者而馬一匹則上使跪受轡與軍牢又一
匹副使不入故尹五代受之其次一行又次第詣卓
前受之受畢行禮焉端門之深廣不及五鳳門之半
而廣猶五六間長可四五十步到其中若窳中甚黝
昏矣端門左右立石獅其外對立石柱於路左右而
其石溫潤柔滑狀圓而色如玉鑲龍而盤其上高數
十丈大五六圍當大明時所云擎天白玉柱者也經
幾百年而色不變蓋非凡石也又出天安門其門外
又橫立兩石獅其外有橋似長虹跨塞河名擎天橋
荷葉蘆葦滿於橋下其外又對立擎天白玉柱於左

右与瑞門外所立者同爲南望太清門左出東華門
至禮部与禮部侍郎刊以州先行跪叩之禮詣禮部
廳事、極廣而中築甍爲壇如牀廣長可數間高
尺餘其上預設宴饌於案卓矣侍郎主壁西向坐上
使書狀南向坐一行則壇下甍上鋪席於右邊預設
宴床二十七各就宴床前而坐其床四方可一丈所
陳之饌果席外多不知名先進醑茶次進酒酬酢止
於三酌而味各異焉侍郎則以有臺金盃獻之我使
則以無臺金梳獻而一時同獻矣宴畢將撤床我國
驛卒及彼中下隸爭進掬取甚多等而侍郎不之禁

為既罷同侍郎降庭中行謝恩禮罷歸過玉河館渡
玉河橋過第七王之门雍正帝第三宦者數人守關笑到
館所後禮部來設上馬宴於館所而侍郎不來提督
通官來參獨上使只与若箇譯官出先行謝恩禮而
受之譯官又要余出參余不出令公笑謂曰此真所
謂總小功之察也

○二十一日壬寅陰風數日前送金時裕於十三王
廠謂其間寺曰留置醫官既有旨則當奉行之不
暇而必有公文然後可以歸奏本國必於使行未發
之前速為公文而送之也開寺曰當歸通于圓明園

云矣過數日竟无消息昨日禮部宴享時上使語侍
郎曰留置東醫有旨云而竟未見文字若以無公
文輕先率老則事體未安未見公文而率令留置則
於道理不是必以此意通于十三王使无領賞後遲
留之患也侍郎曰此言誠是也當以此意通于圓明
園若得回報則難更可以作文字以送云昨夕禮部
通於館所曰十三王以為方欲稟旨作咨文而皇
帝今日午後來圓明園勢難急為交通使行姑留待
云矣今日禮部郎中持禮部公文來示其文曰禮部
為指揮事怡親王奏聞臣之子病近邀朝鮮醫兵持

詰治療有效乞恩留京師調治待前頭謝恩使偕送
還云、皇帝下曰甚好當指揮該國使臣洛昌君可
遵行所留醫官幾人通官幾人下隸幾名馬幾匹鑿
官何姓名即速報來以為移文云、遂錄留置人馬
之數及鑿官姓名即送于禮部蓋頒賞之翌日散行
例也而以此待公文今日不得發行吳持詒庸鑿也
在本國時不甚知名矣至大國而能見重如此人之
遇不遇本不係於才不才者皆如是可散一笑也○
燕京水味不佳獨正陽門外有泉甘冽故自前我使
入館送驛卒日、汲來而使軍官譯官輪回同往汲

來者恐以他水瞞之故也因成規例為余久繫烏堡
館裏不得隨意出入每欲托以汲水監官園半日
之遊玩而令公与之故書晚話不許暫離屢請而不
得業昨日東裝今日未發故請往見焉初不肯許強
而後諾之乃率汲軍至正陽門、、、非天子不得
出入故常閉矣從左掖門出路左右市肆繁盛雄壯
又北京中第一也即所過未嘗見者也層樓複屋堆
錦列貨者若連雲接霄亘五里百工造器斤鋸鑿鐸
鎗磨之聲殷、若雷震動道路幾十里不絕行五里
橋渡小溪路左長垣環數里其內多樹木驛卒謂其

中有皇陵云而清人不曾置陵於北京近處此未知
為何物也路右阜原頗廣即藉田處也行數里出外
城門、上刻曰永定門其外有橋、下溪水墮清聲
活、環城而流可愛也又行五里到汲水處井深十
丈餘井上懸轆轤守井之胡以核棹引上汲水注於
木製小傷井因受錢於驛卒而稱以驛卒少給水直
來訴於余、叱驛卒使之依前盡給驛卒始加給矣
則水于木缸載四駝而運到正陽門外、六七少
弄女子凝粧盛飾或彈箏或歌舞人多聚觀其樂歌
之平緩不似我國音樂殊死味矣至館日已夕笑○

觀象監日官從使臣來者蓋將學算計造曆之法也
自義州例給二百兩銀使以此賂欽天監而學之今
當則濤尹竟不給銀故日官安重泰自備若干銀兩
略學算法果知我東曆法刻數少差云

○二十二日癸卯朝兩申霽早起催飯整頓行裝吐
待咨文已時咨文始至即畢書狀啓出送先來軍官
李世^明尹^王譯官朴守采付家書落留金時裕吳持
該午時離教于北京使臣不得乘輜於北京城中法
也丙副使令公戊戌年稱病乘輜於館所而行矣今
番示如之異域經年馬首向故國一行喜氣揚々若

扶網而披雲時正和春杏花半開初出卻以處、柳
色撒綠佳景可掬又此日細雨灑路地淨如洗纖塵
不起事、死不如意而但此生未可再作此行而燕
京勝蹟亦不能窮心玩賞三朔閉門若囚繫然而輒
離發亦不禁回首悵然且余於此行有三大恨焉足
跡所及繞踏古燕京之半不得渡易水通韓魏入洛
陽長安遍踏中州舉目於江南佳麗之地以潤我心
胸此一恨也吾生世不及崔致遠李牧隱之時不得
參策科於中國以衣錦于東方此二恨也我生又不
及宣明之時隨白沙簡易諸蹟之後目見天朝禮樂

文物之盛以洗我眼目以大我文章此三恨也回念
當時偏方扶桑之影西連金慶皇都太液之波東流
青邱生於其時者何其榮也吾生苦晚恨何可涯焉
上懷此想俯仰慷慨不覺涕淫、盈面眦笑出東華
門軍牢始吹鑼驛卒作勸馬聲故國音所聽之音又
令人助喜也未到八里僅五里上使書狀始乘轎冒
雨行抵通州城西门、上刻曰神京左輔入内城而
前主人程文英家是日行四十六里

○二十三日甲辰乍陰乍晴日出浹發從北門出江
邊級夫千百為羣方造舟斤鋸之聲震于數里矣東

南陔數里外舟楫星立昂入來時雨濟處也聯船爲
橋上覆以土堅如石橋矣時花雨新霽春氣藹然耕
者滿野而未耜或載于馬或載于驢騾又一奇觀也
沿路景物正好全忘行役之勞矣至烟郊僅方朝飯
一人騎馬過之內行色殊異向之則望孫禹寒食祭
桂山陵者云從官只六七也夕到三河縣宿前主人
馬治家○洪萬運以山海關出卜駝事先去每使臣
回還時高賈及譯官卜駝必落後不与使臣同出柵
門故追後出卜駝來時義州之民犯法冒死入銀貨
再開邊門粮藉交易開防之不嚴莫甚於此故朝廷

每申飭而猶不能禁矣副使令公留館時抬首譁嚴
分付使臣未發前、期數日卜駟雇車使之先出送
今夜又先送洪萬運使行未到山海關之前使之一
一計數預出送関門俾无落後之弊又每使臣還時
歸心忙惡倍道越站三日程常於兩日行之矣今番
則以為若是則重載難於追及也三使相議日越站
兩行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四日乙巳朝陰晚晴橋渡漳沱河過盤山下
五馬踟躕陞見蒼翠悵然者久之入東時風聞此小
之多勝景留館每悠惠於上使請於還時一登覽且

曰不見此山則輒是虛作此行也上使許其往見譚
官軍皆厭之咸稱其險峻曰棄馬步行數十里始入
盤谷欲窮源通尋則難於久留欲入洞即還則徒勞
而且險路遠步易於生病衆口同辭上使貴介也恟
於徒步不果登蓋入越後事死大小皆以此輩之手
操縱在乎唇吻間反覆故沿路遊玩亦每為其沮戲
防塞可慨也已抵荊州入前主人王貞書家宿是日
行七十里○昏後上房所屬義州刷馬驅人兵國弼
死云甚慘且聞其有老母尤惻然久未得成眠矣上
使依古贖錄出不慮備銀二十兩使之治喪因使驛

卒出私馬運其屍以去○此日道中聞進差使一行
來漸近云

○二十五日丙午陰晨使高質別將姜守昌先馳去
迎進差使一行令畫察行中所來家書要還來日出
後較渡漁陽橋抵蜂山店朝飯夕到玉田上使書狀
入懷符館副使一行則入王林鶴家而是日行六十
五里○入燕後每見封裹及稍接者皆用黃色鹿紙
而麤軟若朽腐未知造以何物王胡業造紙云故拾
問之林鶴曰此則馬糞紙也取馬糞為屑曝乾和灰
水湯出造紙云想若和楮滓出則似不異於葉精紙

又聞以茵皮紙造紙云余平生患於報紙得此治東
還後欲試用之詳錄焉

○二十六日丁未朝陰晚晴日出橋到兩水橋、前
之路目解凍泥融裏濃外堅人馬踐踏輒掀動若沒
者幾一里至河流河朝飯方場市日也羣胡雜遝矣
因鼓既出城南臨路左忽大海洶湧接天無邊即所
謂薊門烟樹詳視之竟不覺其非真海也天光雲影
隱映小霞海氣蔽虧近者若波濤抗蕩遠者若白雲
鋪地真天下之奇玩也嘗聞薊門煙樹陸之若大海
波濤云兩入來時殊未見其然以為傳者之誇說矣

今日果目見蓋一帶烟樹亘于廣野與眼力俱窮而其下迷茫作波濤狀依然若舟泛水上忽出海中愛幻莫狀蓋天晴日暄之時方分明若海濤云自此到軟難僅十三四里而其色一樣過此則不無遠樹而但烟幕而已烟樹何處死之而獨杵藋門者以此誠未可窮其理也愈見愈奇當為北京八景之首矣夕到豐潤入斛哥家宿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七日戊申朝濺雨晚晴日出發到茶棚庵姜守昌疾馳而還一行下馬覓家書惠垓疾看慈闈安寧合眷無恙隔歲異域得家庭平安候其喜死涯如

得隔世消息喜極欲狂目於馬上執書酒環讀而後
讀行十里不能釋手笑一行上下皆得家室平安信
而獨罄官金鎮雄聞父表慘然笑到

石印

陳奏使

一行驛卒及刷馬駝人聯絡過去如見故人也抵棒
子店正使沈政丞壽蹟副使李明彥書狀趙鎮禧既
既入矣三使臣直往其下處一行亦皆往候回而余
獨在店舍矣適見申壽邦過去申壽邦者我國京居
富商也渠家在新門外設藥局故余常有數三面分
矣始兩問其入來之由曰以副使軍官入來云又問
今番使臣進奏何事而來也答曰但辨証辱咨文云

又聞以義州漢化起事其後又出遼又東而其辱無
異於平壤所見之咨云已可驚痛又聞今年正月初
二日都城夜驚之度及湖南有掛書之度云雖不詳
細不勝駭憤而猶未的信矣今公見陳參政問之果
然云世變可知也朝飯即發夕抵河州驛入朝鮮館
宿是日行九十六里昏後繼吊金鎮旌

○二十八日巳酉朝陰晚晴上使有疾不得早發故
副房一行先發到沙河堡十里果園艷陽濃竹樹木
生氣藹然可掬也路逢一僧背負物兩手擎一竿兩
束逢我一行每人前輒叩頭兩手據案置案於地

稽首案上十步九叩燕中之僧騎馬如平人服着不
甚異奇制皆連襪行閑閑中又家一供佛人、胡髻
見之不可分辨而獨此僧禮貌恭謹至於如此可異
也過野鷄屯自此路邊及田疇皆種小桑而其枝葉
甚長不擁腫若我國之楮木蓋取以剝其皮以為紙
云到安河店秣馬入來時由孤升國故自此至永平
府非來時路也因散行十三里過范家廬行三里渡
小河溪、東西沙石堆一里餘蓋當潦雨則水洋溢
輒為大江故溢流餘痕猶在兩然也行三里又渡一
河廣數十步深過馬脚小雨則漲非舟不可渡之行

四里渡漂河以蜀棊幹作橋矣漂河左右白沙平鋪
十餘里四面山氣清爽可愛由沙場行四里渡青龍
河橋下水清淺水底之石可數也路右有山陡起山
上有大刹俯臨右北平古城青龍河漂河二水環內
外稚未登覽景槩可以想知矣至永平府入漢人禹
漸家廟是日行六十里城之南門貼禁火令非但此
邑所過官門里垣處俱付此令矣嘗見小說言龍星
主木春屬東方兩心星主大火故春節則慮火盛而
禁火焉以此寒食忌龍星有禁火之令非必爲介子
推而禁火也此言似有理唐詩寒食以忌火亦以此

也攷周禮司烜氏二月以木鐸循國中鑿火遍鄉閭
季春之火盛也蓋當春禁火者古制而中國至今遵
行也歟

○二十九日庚戌夜雨朝霽猶霏微似霧雨後東風
不傳寒威元異冬令晚發行五里馬首東望一山六
峰小大參差縹緲露見於雲外問其名曰撫寧縣天
台山也其奇秀依稀如我郝三角山面目不唯佳境
可愛如見故國眼目慰悅矣入撫寧縣界天台山在
路左近二里其峰密之清秀皆奇岩故也連峯聳於
空中形象突兀絕壁陡立誠奇絕矣自北京至此未

見一樹松自此山上田間往、有松美到腎陰僅朝
飯同行十里繞天台山下後而出其背不及前面之奇
而縹緲清秀竟建名山也天台山一抹翠色未了又
其下南墜二十里外昌黎山岑起連天來近於馬首
倚轡周覽目不暇給矣入東嶽廟正殿主壁塑像戴
冕疏衣黼黻儼然天子冠服左右列侍之塑亦侯王
冠服東西廡廊設眞府刑殺之狀兩諸官列坐椅上
夜叉捉致罪人於床下各隨生前所犯罪過之輕重
而施其刑或斬頭或截腰或割舌或拔目或剗其脇
或斫其手足或鋸或磨或囚刀牢或投火井或剗腹

出胎或剖脇出食酷杖妻刑靡所不施而東廊刑男
子西廊刑女子而西廊之刑尤酷毒蓋謂人間奸姦
惡惡多從女子出也行中鑒譯軍悚然不敢懈怠相
嚇謂之曰汝輩其敢為奸耶試看此也皆失色懾
淫邪奸惡者庶幾知懼而懲戒於萬一亦不害為神
道設教者耶然東嶽廟即天子祭山川之正大祠廟
而乃假作鄙瑣不可知之神威為佛法證地獄之說
吁其悖矣過白石鋪自此山漸平野漸開矣到榆岡
店入前主人趙坦家是日行八十三里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The text is in Korean Hanja and is arranged in a grid format. The first column contains the name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subsequent columns contain their titl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李 璣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十

○三月初一日辛亥晴山海關出一行十駟時本費
半日之尋故既遣洪萬運促出昨日三使又相議出
令一行明日必出關余與程瑗白受采約回還時又
作一夜話而其計左矣度程路必當至關門想蒼黃
出關門時必難往見其家而告別易於不相逢看故
告于令公請先往令公許之雞初鳴則飯於筍中與
吳泰寧同發行十五里天始明笑過深河僅捨大路
由徑行五里復出大路抵鳳凰店出飯喫目發行自
撫寧路右有卧龍山逶迤東走偏路武五里或十軍

兩或高或低，巉巖嶺如游龍，如怒馬，百里雄馳，直抵山海關。路東遂則廣野，潤同接天，无際。而但地勢有高低，眼界陞、阻礙矣。過大理，澄溪邊柳樹千行，萬株連亘，曠野而樹，未嫩黃，十里一色，亦奇觀也。抵山海關，入程瑗家。瑗與其兄弟出迎，門外語喋喋。余不能答，程瑗謂驛卒曰：「東人雖初來，而入北京，回還時無不為漢語者，獨汝老爺不能，何也？」驛卒曰：「我老爺三朔留館，而閉門看書而已，未嘗一對漢人語，故尚未知一句漢語矣。」瑗曰：「是也。」導之升堂，即操紙筆以問曰：「使行未及至，而先隔先來，何也？」余答曰：「一

行今日將出閨門與使行同來則恐遽之際恐不能
相見故獨先馳來也璵曰足見厚意感謝不可道也
白舉人設帳于三臺以待兄矣問曰距此幾何璵曰
於山海關一百里於中後所二十里也問曰白舉人
家在此處而何故姓在其地璵曰教後生也問曰白
兄所在處在道傍耶何以則可以相逢也璵曰第當
於明朝先通使之預待矣余曰今將出閨門明朝始
通則恐有不及之患也璵曰第所乘馬甚快必先无
行至矣兄去時所托四柱白兄皆已論斷而孫置笑
因出而示之余受納袖中問曰多勞白兄費神感謝

殊深白兄見吾弟之命而云何璵之兄答曰聞白兄
之論曰尊孝類悟似早達而疾生則胃燥慮火之助
病云余曰与白兄有明日之期而但此席不得相會
可咄也伯程問曰貴國粵在明隆慶萬曆之際倭
難云倭是河國人也余曰倭國在我國之東大海中
天下極東也伯程曰平生積疑矣今始豁然孤陋可
愧也余曰島中小夷遠在天東聲聞不通如隔世兄
恠其不知也何有於孤陋余以扇子筒紙凡藥贈璵
曰行橐幾盡無相表情者以若干土產奉別璵曰數
被厚贈受之媿矣今日無可相贈到中後所持毛冠

一二略表寸心矣余曰慚鄙賤之略些而還勤厚念
若相報茲尤為愧恩行資雖貧不乞冠帽不須煩嘉
惠耳璵出余所贈紅簡紙屬余曰尊既貺以紙欲更
得心畫乞元隨意寫字使別後朝夕寓想也余曰尊
之請書非謂善書但欲得君手蹟為別後面目誠感
不鄙之厚意不宜以筆拙辭而行復憾頓之餘神憊
氣疲平生拙筆尤將不成字不足洗高眼以此未敢
奉教意璵曰但欲作別後顏面工拙不須論元死新
一揮灑之勞仍抽筆賜余再三強請不已余遂寫唐
詩七絕一首以贈其詩曰何處
言知月下悲悠一遠

客夢先知筭子城上関山曲今日中原盡解吹書贈
詩者有程琬再三吟詠曰兄之書法極妙才溢毫端可
嘖也當謹藏以供賞玩又請書給屢幅余曰今則疲
困急遽歸後或於往來便寫送矣琬曰今日一別不
知可以從此而得見乎余曰異域此別豈有後期耶
則元再來之理兄或有東遊之意耶琬曰若顯貴則
奉使出疆或元往焉男子事未可知也伯程曰一別
之後或有相聞之道乎余曰我使歲一來相聞或有
便矣琬曰以書札往復足慰三千里相思之懷尊其
情焉之耶余曰勤念至此寧意豈可忘也少焉一丫

繫自內出招程璵去未幾驛卒來告曰俄者使行已
到將出閤門余謂伯程曰一行已到將出閤欲與尊
仲別焉伯程曰家有祖母未知急別而招去彼當往
見於下處矣驛卒更進曰出閤迫矣余語伯程曰別
後更逢此生未可得而忘也分手懷抱之惡河可道
也程執余手愀然相視良久矣余舉手以揖作別而行
到今公所入之舍三使同會矣家主漢人也其子江
造年十八眉目清秀可愛來揖余前問何說話驛卒
諭之曰老爺未知漢語江造即出筆墨書問曰三使
何官余荅曰上使王孫洛昌君副使禮部尚書書狀

鳳閣舍人江造改容為驛卒來告曰：「朕畫出一行，
過後至衙門前，甲卒持白梃挾路，列立考驗一行者，
官負列坐衙中，洞開閑門以監視之。杭山海關之內，
務府也，出內閑門，外又有官負列坐椅上，使甲卒
點閱一行，出外閑門亦然矣。既出閑門，已暮行二里，
宿後到二里店，入漢人房，知驛家宿是日行九十里。
○初二日壬子陰，大風晚發，行南陞，陰海樓粉堞，
嵯峨飛甍，繚繚而下，海水汪洋，東臨曠野，中貞女
廟巋然入眼，而層崖突兀，若石假山焉。過八里堡，路
左有環車屯聚而坐者，馬四五十匹，牛數十頭，散在

其左右此即蒙古人云蓋蒙古清人亦鄙之不合入
擇邨舍故露屯於路中以徑夜前後達蒙古不知其
數而皆憩于野中未嘗入店舍矣至王家庄大風起
掀天動地飛石拔木風頭所驅觸馬不能行揚退數
步行中幾盡纓絕塵沙接天晝晦若昏夜難辨咫尺
或止或行纔到中前所朝飯又發行至前屯衛風勢
愈惡不能作行下馬小憩又行至兩水河入前主人
秋慶裕家宿是日行七十里廚房下人入去時失尹
食器蓋不意其還覓矣秋慶裕得之謹藏出而給
之曰我則若是而汝軍入去時我閭中所貯羊裘二

領失焉願覓還云、寄生聞而來告行中皆謂其言
未可知其的實縱其言為的亦未知誰其盜竊死奈
何云余曰今行見之滿人外似貧暴而內實直順不
如朝鮮人之狡詐此言似必非詐謬倘其言虛安彼
既發口而乃掩蔽之不備償其餉則一行皆將被陋
名又非見信於胡蘆之道也行中皆曰上舍之言是
則是也而其於不知其誰所為奈何余曰死已則有
一計焉副房一行上下數十餘人也償其直而分收
之則一人所費不甚多勿問渠言之虛實而如此則
吾之所處置也而得當也行中皆不答余又曰下人

則吾當分付使之依吾言收出而尊卑若不逆吾議
則吾亦當白于令公而使之收合矣一行不得已招
慶裕同其餽慶裕曰以銀八兩新買來云遂計一行
上下分定其餽使之昂給驛卒輩譁云此必馬頭文
昌道之伎倆也入北京後聞昌道贖羊裘二領之說
昌道安有裘哉已疑之矣此必主人之裘也云余而
昌道不能發明余方病卧使李益華治昌道之罪覓
給其餽慶裕見昌道之度棍力請勿治昌道既被罪
而猶不懲稱以業已贖用盡今無奈何云不給一文
而慶裕不復言余又分付依初議收合於行中充其

數以給慶裕固辭竟不受慶裕則事、可嘉朝鮮人
則事、可愧也○余於路為惡風所傷自前屯衛身
體疼痛既入站舍病勢漸就昏後渾身如火發不省
人事飲蘓薑茶發汗過夜半後少差而猶無所役之
望一行不可以一人之病皆遲滯等待行中稟于令
公略留譯官及驛卒使之救護待稍痊雇車追及為
計余聞其議病中愈不勝心亂矣

○初三日癸丑晴鷄鳴後病勢似少減忍痛強起將
治行同輩同行皆勸留曰強疾作行則必有添劇之
慮云而余不從副使令公自昨夕聞余病劇過憂之

併人如繼連同加減拙醫官金鎮雄使之救護至晚
聞余治行一喜一憂來見余謂之曰醫言君上病頗
不輕云數日留此調理待加痊後登途疾馳則倘可
及於渡江前矣若強疾行役則必涖旣、則死生
可慮雖不至此旬內必不能作行是欲速而反遲
者也君何不知也吾今夜獨宿孤寂死聊又以君疾
憂之眠不着自定落留之議心尤不得定而勸君留
者蓋為君深慮也勿固執逞長者之言也余跪對曰
非不知然也晨後幸少瘳故敢為行計爾疾病筋力
莫如當之者自知仰被恩覆庶不至於貽憂老爺矣

若一行盡去，獨與數人落在異域，則燥惡之性尤當
添病。長夜思之，計已熟矣。若作行兩果難，強則落後，
調攝未晚也。令公亦不得奪其所執矣。平明始發行，
東方紅日方升，行三十里過三臺子路邊，有一人面
白而風采秀麗者，余方痛且昏困，無興況，伏鞍而過，
瞥見意以為觀先之胡，不知其為白舉人也。副使令
公自轎中望見，知其為白舉人，意余之必相逢，叙話
也。行五里餘，後謂余與白舉人語而未及，追至令馬頭，
俟望余之來，石馬頭以余之隨來轎後告令公，恠問
曰：「逢白舉人，何以遽離來也？」余答曰：「未曾逢着白舉」

人也令公曰俄者村前美貌少年問何說話於驛卒者分明是白舉人何為未達也余始覺路邊白面者為白舉人也招驛卒問曰其人向何言驛卒曰其人向此行為乙老爺行次耶云余故答曰非也蓋白舉人欲見余出路邊問此副使行次耶云余而驛卒謾聽而誤答之也余欲疾回馬往見而來已遠矣且病甚難於驅馳死奈何余於今行得程曰托異域之契而白舉人則初達纔一夜話新交之情未洽約還時更達此計左矣且彼既辛勤出街路以待程瑛所請設帳以待者果信矣其殷勤之意可知而余適病

驛卒又誤聽竟失握別回首馬上悵缺難抑又念此
生無更逢之期咄、歎嗟而已過一臺子村前路左
有庵子庵前有土屋四方僅如轎子大四壁無門但
有一窗甚小前有小竈以席塞之所以出納飲食者
云其中有竹篋聲、不停聞之則學道之僧在其
中面壁坐晝夜念佛轉經冬夜夏日其聲一刻不絕
云此可反而為法也彼以虛誕之學猶刻苦工夫若
此若使吾儒移彼刻苦之工加諸有用之學其有不
得成者乎此朱夫子所以取瑞巖和尚之意也朱子
答一僧各目問心惺惺乎又自到申後所頭疼少

定神氣少勝罷朝飯後往訪程瑛於其賣冠之肆瑛
方與譯官及商賈賣毛冠及帽子乃專心於買賣凡
言談之暇觀其氣色見余欣倒之狀似不如前真為
賈豎貌操笑余當以渠為可人為儒者笑今日見之
乃市中爭利之賤丈夫也意有所移處故向余駭懔
之色所以不如前日也可惜也余嘗見雜讀書之人
一移心於名利則無不失其本心者蓋為名譽為爵
祿為科為財其所欲殊其欲利之心同也其移人
則一也見程瑛亦可以知所懲矣但觀人必於其素
而和之白舉人高士也汎潛經籍以訓誨後進為業

其志不在於小成不專於仕宦此諸程瑛殆如鴻鵠
之於壤虫而其相好若兄弟者又何也此未可知也
今日若見白舉人則必不若是料、而巧相續續重
可嘆也然吾既與瑛情厚故復以篋中所餘一箋一
墨二丸贈別瑛以一毛冠贈余矣即還次舍使行方
拚散矣草、書數行札於白舉人見篋中只有鄉板
韻書一卷即余之章又有余手蹟皆故為其若見余
也納諸書封中令壽萬送于程瑛使傳於白舉人夕
到東閑驛入前主人抱成忠家雨是日行六十里
○初四日甲寅晴日出發至沙河所朝飯路邊村舍

貼春帖曰波濤入夢家鄉遠名利磨身客路長必江南人而非行商則旅宦者之詩也見之助人客懷笑過七里坡村中有一土屋羣胡聚門外者數十人皆以白布纏頭蓋其家有喪故村人來會者為吊服也夕到寧遠衛入驛正宋俊家是日行六十里

○初五日乙卯兩日晚冒雨發行內城東西門之間數里中立高樓築之以甃其下為城門而作十字街矣從東門出過廣野繞金汗將臺過其前蓋一小自溫泉後遞迤西南馳來至城數里斜對城高起俯臨城中而將臺在其上焉東北行八里渡一溪大剝臨

路右曰永寧寺、後有烟臺尚宛然路邊他烟臺皆
狀圓而此烟臺獨四棱也自此行山谷中十里而但
山氣不麓不高矣朝飯連山驛日方午雨始霽乃發
行路左之山積雪映日景色甚佳但雨後風寒可欠
到塔山白石平鋪途上廣長可數十步入去時見日
出處也海中島山露真面目於午日之下全山皆石
而首尾端正前面平妍如環錦屏入去時則以此遮
于眼前礙於觀日出為欠今見其奇妙如此如人有
是才則有是病也惟君子不器無往而不可凡人厚
重則遲鈍英敏則輕浮有長必有其短取長棄短天

下無桑人世之掌銓衡者過此地而作此想吾歟其
海之南即我國宣川郭山界云到高橋堡入滿人正
黃旗劉二奇家是日行六十里

○初六日丙辰晴松山堡朝飯仍發行馬首北陞有
山數峰奇秀高聳半空依然如我都三角山即十三
山也到小凌河入前主人東世蘭家是日行五十六
里

○初七日丁巳風寒早明較至大凌河朝飯到十三
山日未申矣入正黃旗李克明家是日行六十二里
○初八日戊午晴主胡自夜將盜行中卜駭行中覺

之防守甚嚴曰不能成其德使行朝將發時反以失却渠家器為託稱以搜索行中一駉執廚房下人要解一駉使不得發行咆哮欲作亂令公招譯官嚴責譯官輩誘之脅之百般恐嚇良久始止矣過五臺子自此東南五里外大海接天行四五十里眼底无礙北望盤巫岡山漸效奇秀矣到開陽驛上使與書牘將入醫巫岡山見桃花源余將從焉令公謂余病新瘳升降峻險易於添損止之甚嚴余強請再三不得已許之遂發行過常興店捨大路北行二里過北鎮鋪城周二里又行十餘里過一臺二臺三臺直對北

鎮廟從山裏北行五六里。地勢漸高矣。過北鎮廟。從山阜行一里。始到盤聖閣。山下小庵。禪庵寄在巖厓者數處也。又過一里。至一邨。粉牆環繞一阜。其內尾屋彌滿。有一老翁扶杖出門外。熟視吾一行。而面顏蒼古。態度閒靜。長目美髯。見其表。可知其裏。又見其屋之富。如彼。而迴栖於巖洞之間。不嫌其深僻。亦可以精知其志趣矣。無乃耻為許魯齋者歟。許衡以宋儒仕於元雖未及於此。亦似志潔不求名者然。疾下馬。欲試問之。而語既不相通。我雖知彼。將不知我矣。暫見必不輕道中心。且行忙不可留。過其前式於鞍上。以

竊欽敬之意過後頻回首望見彼亦見吾氣色注目
於余繞山既遠之後猶佇立以望焉無亦知余之意
而然耶其背山臨水左右岩石清奇地僻景幽矣屢
過其家牆外復逆山南而上蕭灑草堂臨溪依巖者
徃、而在又渡清溪發行二里到山底有一老僧向
村邊來遠望我一行即蒼黃遽上山去一行乃踵其
後行自此登山全山皆被石路險急不能乘馬上使
以下皆步登崎嶇行三里上甘露庵、之於上山未
及三分之一而已與世絕矣蒼莽打巖上頻視若無
涯垠斷岩為庭而老柳根着岩崖枝條上敷滿覆一

庭、左鑿岩為方沼、引麓後泉水滿貯其中、笑一老
釋顛倒笑出迎、其驚喜之色溢於面、顯若逢既死之
親、咸持茶勸一行曰、峻險之路、帶於登陟、喉應渴矣、
請解渴也、有情之狀、款曲藹然、且形容清癯如瘦鶴、
死毫末塵世氣、昂俄者見吾一行、而蒼黃還來者也、
蓋將下山、老見客來、而先歸者也、自遼東來數千里、
間逢僧者多、而今日到此、初見高僧、嘗聞今日中原
皆薙髮、故有志者托名浮屠、以泯其跡、以自異於平
民之削髮者云、如錢牧齋者、亦以此也、此僧無乃牧
齋之一類歟、見吾東方之人、而若彼欣倒者、貴我邦

之獨能得中原文物而然耶誠然矣則尤可貴也
亦可傷也茶罷其僧導我至菴門外指示壁上視之
則有小紙題寫者曰自廣寧城陰晉巫崗山入石棚
上觀音閣陞見遠野懿清安寺返甘露庵坐庭畔炊
飯老柳交枝壽藤覆地清風往來滿林中飯罷而歸
同遊者溫陽鄭泰_可庚子九月二日丙寅海東人完
山李器之題云到異域得見我東人手蹟其喜如見
故人也送庵後又緣巖攀崖而上數百步入石窟
門凡四兩皆築石為之若城門窟凡兩層下層如屋
上層如樓由下層攀岩上到上層窟中頗廣狀如我

國永春南用窟而不扶此名觀音窟李器之所云
石棚者指此也其中安石佛五六軀左右小佛又十
餘窟中若石室遊山者多仰而題名前後我國使臣
姓名姓、而在上使書狀皆題名余以詩題名曰長
嘯天地窄手中劍尺三誰知姜浩溥字宙一奇男題
辭遍曉窟上巖石覆金山一岩聳然接天碧色如削
玉渴虎奔獅不足比其怒牛鬼蛇神不足喻其怪馬
遷之文李白之詩不足以比其雄偉飄逸張顛之草
道玄之畫不足以儼其變幻奇詭矣其巖前面大鑄
鑄閣佳勝四字而其字一畫之大如一席廣其右刻

文石奇觀四字、畫差小其下皆有細字刻款名者
而高遠不可下矣然而筆法皆極雄壯刻之名山不
甚勝也其左又刻大篆兩年代已久風雨洗磨字畫
漫漶不可識但其巖如削立幾千丈上无依倚之處
下無攀登之路而能駕空鐫刻若此雖使鬼尚難能
矣何代何人之好事者果能為此也殆非人力所能
及者然陞之晚顛心掉矣環其下攀巖而右北上數
三里踰嶺、上兩邊有巖對峙自作門闕若削成其
左巖刻曰桃花洞蓋踰此嶺則谷中及海上星立若
皆桃樹故洞名曰桃花、、方欲事笑矣逾嶺入洞

洞中寬潤蓋山上開野而四面巖石圍繞若雕鏤若
鑿削者奇、怪、不可名狀岩顛稍平處皆構屋安
佛像焉地既異域而四山接天洞徑深邃離絕塵埃
已遠回顧人間真如隔世若入仙家冥府同行雖數
十人之多而猶孤寂悽楚而心慄慄矣東南陞巖遠
聳立其上有石築若小城者即所謂觀音閣也余初
意若一行雖未能窮搜奇境而既已到此觀音閣則
必皆登覽矣及遊巖山下一行就松下小憩各飲一
盃後輒欲還向來路無前進意余想此生不可再作
此行若不一登觀音閣以快吾心目則不如初不入

此山其根死後猶宜歎、也遂獨自留落行到其下
蓋曰巖勢兩作爲城門、上刻曰白雲門傍壁立
可仞四序大明萬曆時都督馬永筆也入白雲關回
見同行已逾巖落日已迫山西矣獨登甚危心頗惧
矣而強大膽收着神屬着魄攀崖緣壁而登凡前巖
以成之階爲兩層最上臺作小閣而冠其巔卽所謂
觀音閣也其中多古跡安觀音佛像其傍斷岩刻碑
及立小石碣者不可勝記既登覽則蓋此巖卽觀音
窟後岩突兀聳立之頭上也舉目而望千里遠野如
庭際萬頃渤海若盪水眼底所見之境直與天爲限

我東一域亦必在我眼前而但目力既窮未知何處
為某地自非魯門辨正練之眼何以與此然而登泰
山小天下之志今始推知矣但境深且險寂無人蹤
孤危慘慄神悽骨寒且其高若浮半空其危若將傾
墮而目又向曛矣千年古跡剝落荒涼而巖穴遍吐
方佛石上列塑老妖依然若古廟若鬼窟懔乎危慄
不可久留古蹟及碑刻不能詳覽而下出白雲觀回
頭仰視猶覺俄者登臨之為悚然也桃花洞決非塵
世人之居既閉洞門則飛鳥棲樞亦將不能入雖武
陵桃源何以過此因行既遍巔心始平欲看巖上碑

刻而日已昏難於下字矣還到甘露庵同行恠余之
久不還問何往余曰獨登白雲閣見觀音閣而來矣
聞者皆驚曰可謂鐵石人也老釋出米二斗炊飯以
待鋪席巖下環坐而食以行中持來米將饋之老釋
堅辭不受曰行中下人初請出米炊飯故還給而出
吾米炊焉若欲受之初豈以吾米炊進耶終不受以
若干紙箋贈之又不受曰不知人之厚意必欲相報
慨然也余使譯官解誘曰知君厚意而無相為禮如
于土產非曰相報聊以表情也禮不宜却此亦不受
則是外待吾輩也且欲獨賢也人之厚意是誰不知

也云余則始乃受之而叩頭焉一行將歸其僧隨至山下百拜叩頭以辭別時悵然有悲色尤可愛也問其名曰修行余招立馬前諭之曰行色恁、繼未能深言見君貌而知君之中心矣必須好在久生見好時也僧又叩頭吾一行離來迥遠而猶佇立而望一行回顧則必叩頭而輒褙至于地行中人屢顧每、如之其見我輩而殷勤鄭重若是懇、者其意必有以也與俄者登山時扶杖立牆外者偕隱而避世者歟善然則可謂地得其人、得其地也今日之行不唯賞陞巫罔名山而已又得見二人焉亦幸也蓋醫

亞岡山自十三山之北橫亘東馳過岡陽驛又東馳
抵廣寧衛北俯臨路邊幾七十里其間峰窳之特立
有名者有陞海峰分水峯龍王峯寶珠峰陞聖峯
^上峯焉有七小庵二大刹其北即蒙古地也此山縹
緲奇秀蒼鬱峻偉若千兵萬馬之雄馳而無憤怒之
容奇宕恠石斷立削成而瓦騰露之態宏壯而不隱
妍媚而不弱難以畫圖形容蓋天北地東之第一名
山也自燕京東之遼東瀋陽北之烏刺船廠凡數千
里之間惟此山屹然獨立於荒漠之地是宜愈顯其
名而惟其在於盧龍塞外與戎狄之地為鄰遠中原

千里騷人墨客之好遊賞者足跡罕到故未嘗一得
其品題評論以膾炙人口蓋以未逢子厚之文章故
反不能與柳州永州之小阜斷疑爭名於世此山之
寃屈不顯者久矣嗚呼豈惟山哉人亦有焉或抱美
材藏利器未逢知己之一顧則有蔽而不顯者或有
坐地寒微則不能自顯於世沉棄以終其年者如此
類安知其為人哉坐於其地而見阻於世豈獨此山
為然哉且余於此山尤有所貴焉以其為我東諸山
之祖序也大抵天下之山皆崑崙之子孫也崑崙起
於天下之西其終枝則南馳過雲南為南岳衡山曰

為九嶷山廬山武夷山會稽天台山至浙江海邊而
止中枝則入蜀為岷山劍閣又為中嶽箕山至楚而
止又自岷山為鳥鼠山為西嶽華山為洛陽長安初
枝則統黃河後入胡地為天山陰山自陰山之下長
城之內為北岳恒山又過韓魏為東岳泰山而止於
齊魯地又自陰山統長城後為燕趙山曰下長城內
為天壽山即北京主山也自燕然山又東馳為角山
九門山又馳東北至此而為此山又東馳環抱遼瀋
千里之野為華夷地界內外之門國因北走復驅東
南為長白山又為白頭山白頭山之後支則北入為

寧古塔其前支則南下為我國八路諸山今若為此
山作譜則當以崑崙為始祖五嶽其兄弟白頭山其
宗孫金剛山妙香山頭流山太白山即可謂其子孫
也我東之多名山其氣脈有所降也此山寧不可貴
也況此山入於辟封十二山中曾被古聖王封典代
受王者陞秩之禮尤可重也但名山必有水而此山
巖石若彼之奇而獨死水甘露菴前石筵之石有溪
流痕而非夏潦時則輒乾涸唯庵後有泉而水脈不
大此可為天地間一大憾矣然曾子固不能詩而只
實為文章此山之無水又何妨於為名山乎白雲觀

前有一井古人單言此泉行石底湧出甘露廣之後
而為井云而未信其然也凡名山必生寶貨爾雅
曰東方之美有醫巫閼之珣玕琪美玉未知今尚有此
否也但吾於此遊有遺恨者行色匆忙同行無具好
眼臟者可與共焉日勢且暮不能恣意窮搜足目所
及未及百分之一歸路不禁十步九回首矣下山日
已昏矣行十餘里二更後抵新廣亭副使令公既入
驛丞李士傑家將待余歸明燭而坐笑公問入山光
景余口談小容以對之公屢促席前坐曰君口吃不
善言語而能善道山水如此聞之如吾目見也鷄鳴

過就寢是日行九十里

○初九日己未晚雨辰時乃霽發行至中安僅朝飯夕抵小黑山宿程五村家是日行七十里

○初十日庚申前夜兩風寒平明發見遠山雪光皓皚笑到新店朝飯夕至二道井入滿人邢剛家往訪張寅索所托算命者見之則各布斗數又囑數句於後而已最末神奇當初之徵索高仰者可笑也張家西有一屋最富積穀如阜島我國人丙子被虜者之子孫也其近族在本國者今多有宰相五六年前一參判以副使人來至此招見相持而泣多給行中財

物曰以致當云馬頭姜忠信其時隨來知其事故言
於余且言其人与其宰相為六寸親之蓋自鴨綠至
石門嶺皆我國人子孫海州遼東之際則華人鮮人
女真人相半云○今日朝起全面皆浮而頭眩腰脚
皆痛不能行步神憊氣蕭終日不得振盪病餘又受
傷於桃花洞之役故也是日行六十里

○十一日辛酉晴大風晚發抵一板門朝飯到白旗
堡宿李相儒家是日行五十里

○十二日壬戌晴午後大風日出發至蘆溝河縣繫
小舟三隻覆板其上以渡人而沙工不用篙係長繩

於兩岸舟皆循繩往來河廣未十步深丈餘抵大黃
旗僅朝飯行路之胡傳言朝鮮賡咨官金命生入來
明日當相逢云夕到周流河僅入滿人魯元功家是
日行七十里○昏後金命生果入來一行皆得見家
書而余獨家在於鄉故未見家書但承見令公季氏
書傳慈闈安否而已金命生甚秘其入來之事令公
屏左右送客問之曰進奏使入來時京中議區
將以下誣事入北京後呈文禮部決計以來矣既叢
行後朝廷考承文院舊謄錄則自過去丁丑至康熙
時其間國家之見辱於清人非一再而未嘗有一番

呈文發明之舉蓋以於胡虜得其惡言不足怒故也
呈文既無前規又慮或因而生事將通于進奏使
停呈文之舉而專价無稱托之辭乃作言進貢訛文
席使臣發行時因忙急初封回件以送今追造三件
吏追使臣入來之意言之以此入來云

○十三日癸亥晴晚發入城北門出東門城周繞一
里築於岸上矣過城渡一溪、分流屢派自此路濶
多水爛融沒馬蹄往、沒及馬腹而不能行常見唐
書太宗代高句麗時至遼澤塗泥濘二百餘里不通
人馬乃布土為橋既渡之後散棄其土以固軍心云

即此地也今遼東地遇雨則道多墊沒處蓋亦天設之險也至周流河繫兩大船鋪板以濟河廣倍於蕭溝河水色黑濁蓋兩岸無沙石而皆黑土故土解而水黑也抵邊城宿滿人王膺集家未至邊城十里東望長阜亘大野者若城郭然地名邊城以此也其下海波洶湧若菊門烟樹近見之則亦非水也是日行四十一里

○十四日甲子晴寒未明發東南行渡磨刀橋古石梁今則木橋矣水廣未十步而頗深焉且多魚有一人捕魚滿筐而大丰鯉也大皆尺餘至永安橋朝

飯馳到瀋陽日未及申矣三使皆入朝鮮館以狹窄故余宿東門外村家是日行六十五里

○十五日乙丑終日雨雪嚴寒甚於冬今不得發行

令公使譯官探鴨江越邊兩繫船乘來之北越人姓

名以來則當初被囚鳳凰城章京者今保放于

西門內民家云使上房軍官韓守岳往同曲折則

答云北越人中捉二十七名自瀋陽刑部鞠問則

其供曰乘船至中江近處矣朝鮮人出來欲奪船中

雜物彼此相鬪之際果致傷殺有刑部又同汝軍船

載何物將往何處答曰同類中多入山採蔘者故船

載糧米酒麵令刑部又同汝軍潛入採麥之際彼我
兩地死守者于又答曰里為鳳城軍軍章京等所捉
不得已出死中求生之計多給賄賂脫身以死也云
、以此鳳凰城將白什屯章京甫古
甲午甲午六十名皆已挺因矢瀋陽將軍決其罪
自耳則減死充軍犯赴殺人之魁三人則將待
秋而斬其外次、用律申卒量輕重將施罰而今將
以此奏聞于北京待皇有來知其未稍決斷之何如
云

○十六日丙寅晴晚發渡混河編蘆乘幹為橋而崩

顏半鰓水中矣三渡以下皆下馬步行扶護以渡猶
患其危履數十步色黝：不知深淺矣至白塔朝飯
先遣任諱往柵門使之先事周旋於出卜駉之際目
行過沙河廣數十步深纔沒脚是日乍雨雨霽道无
塵埃風和日暄放轡大野中故國漸近人氣亦似清
快一行喜氣揚：抵十里僅有川廣可十步設木橋
焉川之北有村纔數十戶村西有古城而今盡顏地
董卞其周圍矣川南又有邨五十餘戶而牆頽屋破
只存其墟昔十八九宿驛至滿人李嘉家是日行六
十五里

○十七日丁卯雲霧四塞雨意甚濃行到爛泥堡朝
飯日族所謂白塔已入陞過防處所陞西南樹林繞
廣野而白塔即所稱華表柱峯然高聳浮在蒼茫之上亦奇
嶺也抵新遼東宿李季豐處是日行六十里

○十八日戊辰陰風平明散渡太子河未一里又渡
小河廣可十餘步橋半頽矣沿河東行繞新遼東行
五里渡中河廣可數十步深三四尺水底多石湍甚
急焉過阿彌庄行數里路入山谷中山川風景依然
若朝鮮矣行迄遼野乘眼底廣闊心與境會坦蕩曠
爽既入山中輒窺側深還心亦隨境而幽閒子思所

謂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譬之蓋如此
即隨所遇之境而心從而安之、謂歟抵冷井朝飯
自北京至遼東水味大抵不佳自太子河始差勝至
此水味甚清冽村名之為冷井以此也登程後余又
晝夜不離於副使令公左右或三使同會則余別定
下處而一行譯官軍官所會處非但紛擾亦厭於混
雜副房一行外不與他房一行同入矣此邨則山谷
數家而已三使臣會一舍四十餘人一行又會一舍
矣主胡新得子婦最艷其女方纔諸少年譯官輩就
其傍環坐戲調其女羞愧面赤而不避去纔緣自若

愛譯官之扇者頭有欲取之意數目之譯官解者以
賜又著不受諸譯官以受之為是之意屢諭之始受
之而面向於壁出手受之其女之姑在傍見之以為
愛其子婦而羣戲也喜色滿面矣過山海關後每見
則入主處王胡家少年女子輩至前坐於側頃遠路
之穩返因求者及針言語親近余輒正色叱驛卒責
其不能禁止使之駭出則彼皆怒勃然愛色向驛卒
曰諸老爺皆親愛吾輩而汝之老爺獨若是無情何
也自入去時為主人面熟笑何无人情也驛卒答曰
諸老爺非驛官則武官也而我老爺則獨儒生也我

國禮法甚嚴男女異路不相狎昵故然也非无人情
而然也胡女聞其言則或有頷可而入去者或有愈
怒睨目反唇視余喃喃而入去者矣因發行路左右
山上雜花多開春景正爛方可遊賞路邊溪巖倍奇
於入來之時若初見者然蓋去時則冰雪封地不可
見真面目而今始呈露又雜之以春景故也到三流
河路左有百丈懸崖臨川水絕壁陡立而崖腰斷
巖通一線路一胡駝牛循崖而來境出尋奇堪可入
畫矣其川一泓而曲、折旋由大路則五渡徑行則
三渡故曰三流河今從左邊小路來故凡三渡焉過

此後則川邊山底多奇巖巨石其偃蹇詭恠爭為奇特之狀者不可勝數或如人立或如鳥翔或卧或倚或聚或散倒水者若牛馬飲川負山者若虎豹踞巖獅鬬龍驤舞舞踴躍不足諭其狀矣野性癖於水石對之輒倚鞍欣然頓忘行役之勞也至根子山入前主人王弘之家宿是日行八十里

○十九日己巳晴日出發以溪東行入谷中路左之山無他木但山杏星立花方盛開渾山燦紅若錦帳遍小石巖路右清涧湧出岩間水觸石怒激聲瀟瀟不止者十餘里由水聲中行可以醒俗耳而滌煩襟

也逾青石嶺過甜水站就溪畔朝飯一行圍坐巖上
喫飯亦有奇致矣逾會寧嶺其險不及青石嶺而峻
高則加焉逾嶺入谷行十里猶厓行厓高幾百丈其
下溪水廣可十步而頗深厓之東有山亦百丈餘其
上有小塔而高十丈塔傍有石碑額垣猶存蓋古寺
址云至連山陔宿滿人許長春家是日行七十里至
胡壁上貼春帖曰居家萬事皆當忍教子千法莫若
勤可謂知其要矣

○二十日庚午晴晚散至皆洞朝飯於溪邊抵通遠
僅入前主人陳先傳家日尚早矣副房辦小饌就溪

邊一行會食義州同安吏持饌物及朝報政紙而來
矣是日行六十里

○二十二日辛未晴日出發至八渡河朝飯適大長
嶺渡瓏北河春水方漲廣可三十步水力甚急矣此
水為義州三江之上流故義州人漁者往往乘船至
此云抵松站宿前主人劉畢家是日行五十九里

○二十二日壬申晴昧爽發凡渡十一溪而

世訓記

世訓記

外皆無名矣未至鳳凰城三里朝飯於川邊
初意欲過柵門疾馳而來矣一行卜駢未及到者多
自柵門必先搜驗然後出送一行者規式也先出亦

無益且柵門人家甚少謂一行人馬不可容也遂入
鳳凰城入滿人盧善長家宿是日行四十二里○余
平生着睡則一頓穩眠直到天明後始覺今行每夜
困眠下隸理行裝待臨發時必再三呼醒始覺矣昨
夜鷄未鳴而覺今夜又夜未半而覺心目疑爲慮或
慮候有未寧歟仍心動不能定轉輾久之不復入睡
方憂慮滿心忽聽門外若有叩門使用者而明是我
國人聲也蹴醒乾糧庫直李榮和使出見泰和還云
義州將校持副使奉定書簡來而其校自門隙諭之
曰國家逆賊大逆賊兵陣於素沙都元帥將兵往征

云矣不意聞其言驚疑未知其信否而余家距素沙
二十里也經年於絕域今始歸來鄉國漸近而喜憂
未定方撫枕惴惴之際遽聞此報危懼之心若湯火
急呼燭着衣忙詣令公寢所白京書之來令公拆見
家書余僑視則一如平時死他訖惟尹_五書以為欲
往迎矣國家有事憂不得下去云未知為何憂也去
年冬使臣之未發也朝廷聞湖南扶安邊山盜賊多
屯聚送備邊郎金潤往見金潤未返而使臣發行笑
入來時夜々倚令公話時或道時憂語及邊山賊事
又以為可以深憂也令公笑曰吾東方即今安有賊

哉若有之則不過尊賊類耳 聖上臨乎上君勿空
為過慮也余又告曰不然其於不軌之徒半國內何
哉早晚必有變也令公不惟不信我乎以余為妄人
也及到榛子店逢進榮使聞全羅道有掛書之變也
始稍疑之至是問於余曰君有憂慮之言而吾不信
君笑君言其將驗歟義州將校口傳之訛甚驚愕尹
之書又可疑君度何如余對曰此事誠早晚當出
而但似太惡遠是未可知也令胤之書死一言所報
雖出於謹慎之意而太過之未知於道理為是也公
曰遠寄外國恐洩漏故也不報為宜也余曰士庶人

家則不報或不害也而令公則國家宰相也國之安否此之家信所當先欲聞也今亂華不報邦國之不安但報家內之安信恐不得為是道理也令公曰兒輩之是非論之不惠何以則可聞的報也余曰書狀亦得其家書想必詳知矣公曰君往見而問之也余答曰恐不深言的奇於小子今老爺使人問安否又言今當往見云余則老爺於書狀盡辭俱尋彼不直坐待老爺之往而即先來見來即屏左右從容問之可以得其詳矣令公送余言書狀果歸來余趨出左右盡死人食頃書狀還去令公即招余謂之曰君之

前言果中矣朝廷一邊設鞠一邊出兵往討云老夫
立朝非不久矣閱世非不多矣猶漠然不知世道人
心之至於此極也君能先見而言之者何也余答曰
不軌之徒內懷怨懟之心外行煽動之計伊來有年
矣此皆天地間厲氣所鍾而生天固厚其惡而戕之
譬如大腫必膿潰而後止此輩之必誅逆無智愚皆
知之而獨公寡合於世故為之者則憚而不洩愛之
者則外倚而不言以此舉世皆知而公之所以獨未
知也今公曰此將何如余對曰此不似么麼百姓之
一時屈起若李施愛李夢鶴之事

李施愛世祖朝起
吉州李夢鶴宣祖

洪州通判閔巨族倡附盤結不知其幾歲此誠劇賊也况賊起於鄉而任地方之臣不能討滅至於發都城兵往討云其賊勢必有深可憂者但已設鞠云則其徒黨必有見提者故也謀計隱露機事沮敗矣况反連裾小者正道此事也或意不足深憂也令公曰君言是也因即通于上使促發行焉

○二十三日癸酉晴天未明發行馳到柵門日猶未及辰矣鳳凰城將尚未至朝飯罷始至云送諸譯請開門日過午至未門猶未開令公招首譯將治不善周旋之罪諸譯始乃悚懼奔告城將云乃開門點

視行中卜駝無禁物而後乃許出門卜駝未必盡解
往、不檢而出然既出門日已欲昏矣義州鎭軍火
軍來待於柵外者屢日云行過孔巖昏不卜路明炬
行至溫井夜將半矣一行止而炊食又即發燃炬行
至馬轉坂天始明矣譯官單於柵門覓卜駝移載於
義州雇馬故落後追來者處、逢虎董免傷害而南
賈別將及多持卜駝之譯官則皆留在於柵外云是
日晝行四十里夜行六十里

○二十四日甲戌晴天明後行二十里到九連城朝
飯即發統軍亭已入陞慰悅之中故國漸近而憂慮

愈增笑渡中江義州府尹率茶啖妓女來待曰渡鴨
江入義州日未及夕得見京師朝報又聞驛尹言蓋
李麟佐與其黨圖不軌自稱大元帥起嶺南朴弼夢
於配所偽稱遇赦蒙放為都承旨起而應之弼夢之
從弟弼顯方為泰仁倅起泰仁兵以應之南泰微方
為捕盜使約內應李思晟以平安兵使將約日同發
矣泰微則未及發而拿入鞠廳思晟則禁府部事下
來拿走麟佐則潛入清州執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
年使降皆不屈罵賊死兵南判書吳命恒為三道都
巡撫將兵出征守禦使金重器出屯水原黃海兵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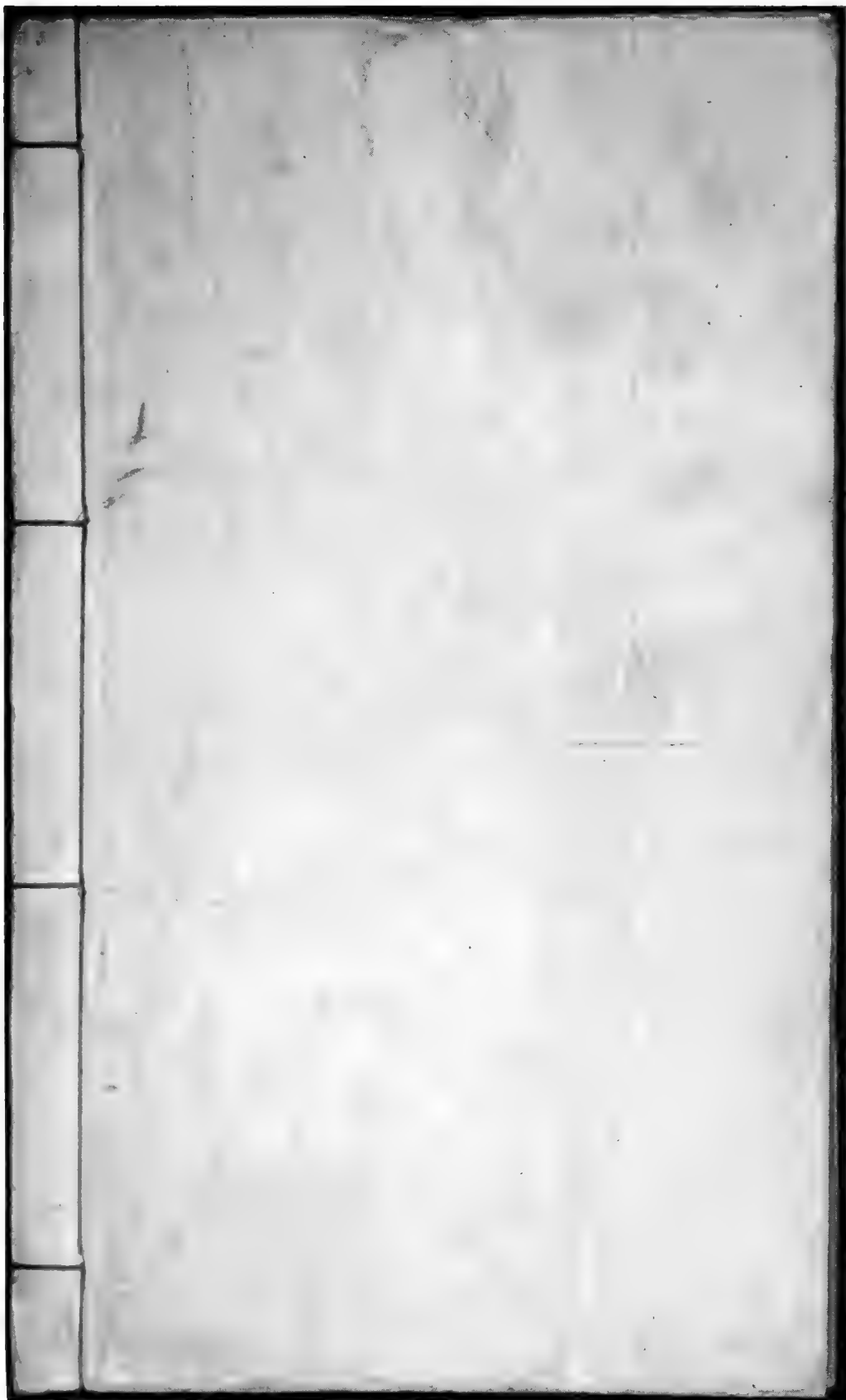
元百揆屯洞仙巖云噫彼麟佐以逆家孫世繼其惡
廢如巢雛根子以惡國圖逆為世業者於渠何恤但
弼夢世被國恩位至宰相國人太半欲殺渠而聖
上由意生全略施遠謫之罰真所謂生死肉骨者也
君恩之固極問如西乃忍甘焉如此之事直欲手斬
其頸而不可得也李兵使南營將之立僅可謂難節
李不愧為忠武公之孫南不愧於張巡之南霽雲凡
三南觀察節度之臣不當愧而死耶余嘗謂我國四
百年人才之盛可與宋代相比學問之儒賢勿論其
心事光明功業卓犖磊々斬天地者得三人焉而皆

不在於文臣之類其一李忠武薛臣也其一遼東伯
金應河也其一林忠隱慶業也雖或不幸未得盡成
其志而其遺骸餘烈可与天地同傳我國教化大明
誠海東之周邦而三百年內只有若干人皆出於武
臣矣今番逆賊乃史牒之所未見也而屹然為賊所
憚先聚首被殺使數千里東方得免死人之耻者又
出介冑之列可異也聞此則讀書者亦可以自厲也
夫謹按李南二公遇害之蹟雅同時立節各有其
且且有洪霖事而公不及之蓋公時從他國返只以
聞諸上傅說者記之故也若以宗族之則惡當
曰賊入清州殺兵使李鳳祥祥洪霖死之執營將
南近年使降賊不令公以為國家昇平久矣百年
屈死云余乃得正耳

未嘗見寇賊而不意逆亂至此遂想九重宵旰之
憂臣子奔問之行不宜少緩也初欲秣馬即發盡夜
疾馳倍日急行將離發余告曰聞賊憂起於不意國
內人心鼎沸漢江以南皆負攜老弱而避隱焉閭閻
一空正當農時皆將廢農云此事之為國憂甚於逆
寇獨西國姑未至於避難而方東裝觀望稍遲則將
盡走云若見使臣之畫夜急行西路人心又將倍加
騷擾此豈小惠哉上使即國家至親也老爺國家宰
相也肅伏侍從名官也其舉措素有係於人心之所
見以為安危笑奔同稚急一兩日遲速別死關係於

國事而一道百姓之安危係此願為國得為一行之
人家盡在京死患也獨小子老親在鄉且近於賊起
之地心曲之亂歸意之忙豈同於他人而恐騷擾一
道之人心故不敢顧一己之私計敢告淺見也令公
曰君言不為無見吾且思之方既吟未定矣適其時
陪侍、狀啓以撥馬往京師下來方解酒後入城門
便狂叫於路上曰賊勢大熾京中無可遁也義州人
聞其言將波蕩皆傳謠言莫可鎮定云令公遂以此
意通于上使兩議之乃故留一日將以鎮人心焉是
日行四十里

○二十五日乙亥晴因留自再昨日夜不得一交睫
觸風蒙露疾馳五十餘里一行上下無人不痛○聞
百姓騷動者見使行之留頗鎮定云○余渡江入我
境內家信无可聞之道欲疾馳先歸請於令公曰
曰君有賢妻吾熟知其為人雖倉卒當難其所以處
者必有長策君毋過慮也況當兵亂有路阻之患千
里遠程何可孤行聞君自聞難報不能寐不能食云
以君之躁若先我獨行則君必不計晨夕倍道冒進
矣吾體君之慈闈至意決不捨君也余再三固請而
公禁不使更言無如何矣



桑蓮錄
數

卷之六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十一

○三月二十六日丙子晴晚發至所串朝飯抵龍川
聽流堂中火時方暮春牀木向榮杜鵑滿山兩間之
以杏花堂前三沿水皆盈滿巖花倒映池中地境蕭
灑時物繁華正堪遊賞而憂愁烘動志意忙迫名區
佳賞如夢一花影水聲皆助人心亂而已仍散行到
鐵山宿車連船是日行百里

○二十七日丁丑晴晚發至宣川朝飯招李深之女
給茶啖入郭小雲興館中火到宣州宿是日行一百
十里

○二十八日戊寅晴曉發納清亭朝飯嘉山中火到
安州宿是日行一百二十里○兵使李師周入見令
公令公同拿去恩晟之事 對曰恩晟出於賊招
最緊恩晟存嘆昔需將且有姓名而陝西又一國精
兵處也 上徵李适之懷西顧而憂不時拜我令代
其職与拿來都事富刻同為下直 上引見使近至
御床前時領相左相同為入侍 上戒之曰卿到彼
若有難便之事便宜從事也因親授一封紙又下
教曰中路密聞見依此為之也既出城外屏人問見
則乃海西監兵皆發兵符也蓋 上意或恩晟逆王

命若李适之事則慮事之難平故先使黃海監兵使
發兵阻要害處而後往捕也令兵使陣同仙巖監司
領軍來會于開城皆上計也晝夜疾馳至安州抵
兵營門外初傳拿命而門久不開故或慮變生乃揚
言新兵使來營外矣其言宣布已而兵營所屬將校
以下一時聞新兵使至其在營中者皆退出不可止
矣恩晟始乃開門被拿云令公入遲籌軒即兵使正
衙也庭左略堆作車之具皆恩晟所令作者見者皆
謂如此排鋪者皆欲為逆之謀也余曰朝廷本不知
人平日滿朝多有力薦此賊者倘使逆謀至今未著

則此等設施亦將稱譽之不暇矣聞者皆笑得見都
巡撫勝捷之書蓋吳命恒至安城擊賊斬若干首級
之捷也雖未得其詳聞勝賊之報宗社之慶不可
勝道也聞西路人心見金吾郎及檄馬之頓、律來
賒動之餘又聞海西散兵最為擾亂矣見使行之不
惠遽惶忙以為鎮定之路傷閭閻安堵耕田自若如
平時可稱異世界也

○二十九日己卯晴曉發抵肅川朝飯肅川府使魚
有瑞新到任余未嘗相識矣相与道亂離言魚謂余
曰前歲拿來之信未到之前有私通飛傳者故取見

之以尊命將下去之意馳通于安州兵營者也即焚其私通矣已而金吾部事及宣傳官果立仍下去以此恩歲未及先期知其將尊矣又曰金吾郎及宣傳官乘飛脚盡夜馳到而其私通先來歲賊心腹小牙之棋布可知也余曰列邑所未得為者主倖能為之使出逆不得預先聞知倉卒不能出謀束手就擒公於恩歲之擒其為大矣為公謝之但有一事雅俗逆時鞠法至嚴且密凡金吾部事既承掌人之命過家門而不放入稚父兄子弟不放道其向某地尊某人也今乃漏泄王命使能飛傳若非恩歲之血慮必

不然矣公若提其來傳者次、窮覈以崇其本則可
得其渾濁之跡而咄哉公能為彼而不能為此也魚
曰然哉吾未及思也余後更思之魚之言近今人疑
訝何哉若思嚴之血黨欲漏洩等命之下去則此明
使其預知而出計也欲使為李适斬都事起兵以反
之事也何等重大何等秘密之事而不以同黨中善
走者盡夜趨去乃今次、傳去又為私通使之屢經
人眼耶此未可知之說也夕到順安宿是日行一百
二十里

○三十日庚辰晴鷄鳴發至平壤朝飯中和府使金

沈以平壤兼官方來待見余至迎勞之因扼腕憤惋
曰今番逆亂誠一國臣民之所共憤疾者而吾所以
切齒者倍於他人焉入其中者孰非相知者也而吾
與弼頭有翼半生交遊其情厚死異親戚豈知其色
藏裕心至此極哉每以思之睡中亦驚夢中猶惕直
欲以手劍可副恨未得作南方一倅以成此願也其
忠憤慷慨溢於言貌余曰人心不可測也惟潛蓄禍
心於腸肚之間竊積異志於暗昧之地而固非因計
而參謀者惟朋友儕流安能揣知哉今監之不知而
交遊也死怖且此賊類皆文翰才幹稍勝於流輩者

云令監儕輩孰不與之交哉而但逆節既露之後則
人皆諱其所相知而令監獨揚言之不少隱秘亦可
知其心之光明矣為公賀金又曰朝廷雅如監兵使
之重任卒不擇人度量今日之為三南方伯連帥者
則此類皆將不降則走爾彼將何所為哉是可寒心
也余曰誠然矣吾平日固知令監之才識不尊也也
其勉之也時危如此君辱如此令監輩捨身報國
之秋常與爾頭有翼之類交遊者亦醒惕更厲處也
令監既知之矣願令監常以無忝為遼東伯之孫為
心則庶幾墮矣金曰足下之言甚好吾雅篤者謹當

鈔師云

按公答韓進士後述書論在蓬錄有曰還到平壤

條高論大抵是矣而亦有不然者

韓必書有起金洗之辭故也

假令盜跖其凶暴未著之前假飾伯夷之迹則伯

夷豈能逆探其前頭必為盜跖而不与之友耶王

莽邢恕謙恭淳道之日仁弘賊竊高談義理之時

雖聖蹟何能早下於未照耶雖曰先覺者為賢若

以此太主張則恐駸々然易入於億逆之病矣愚

於其所以期待之者不但止於忠憤慷慨所存

光明而已而其書止如此者蓋務泛節物姑以

畧示其人在傳同類中決不宜以一例視之而已
高論尚以為過耶使其人不死愚之言必將有見
信於人之日只可以姑待之三字仰對不復費辭
分疏而今不幸已作古人矣愚又安可含默不言
不一曰其人之心迹耶讀前史見人有被誣如淮
陰侯初死反形而厚受惡名者尚欲考論事迹而
出脫之況与其人有契乎請以愚之所謂耳目
覩者略陳其一二願高明更加審察焉其人世
將家子之早事弓馬而自力立心律已一如端士
確有操守嘗謂愚曰男兒當畏史筆不當以一時

之毀譽動其心而為之辭却也其所執已非常調
凡流之所可致及而其自期待也本不草、未常
擇師學為文而其文浩汗滂沛頃刻掃累幅但不
能刻畫雕鏤筆法頗道勁豪健少時已書人屏箴
及登仕籍人有求者輒曰筆翰非武夫所業且以
此傳播于世是亦求名也是亦矜矜自衡之一道
方悔少時事耳吾不復為曰不復以隻字與人自
少喜讀書既出仕畫則无暇讀書故夜必讀書位
既年既高而雖夏夜非疾病則未嘗一日不讀而
必夜分乃寐兵書無不貫穿而最喜讀者綱目宋

名臣錄自警編等書游宦外方必携以行但不欲
以此見知於人故世死知其人之能文者以此近
來武臣之稍出頭角者死不為承旨而夫一獨不
與遂其恬退不附權門遂可知矣壯年經歲於都
度營者屢矣而不但不與妓輩狎近亦未嘗與
之接話而竟夜刻苦讀書死異寒士此亦讀書者
之所難能也況在武夫乎其為人剛毅厚重量亦
不窄而見人有不是事有不義輒不能容又簡重
罕言諒故自其未顯時人已憚之且天性方峻執
守堅確故人不敢干以私屢與大邑雄藩兩門無

請囑其為節度也朝廷同造惟循例而已惟勤於
饋遺士友蓋其愛才好士出於真情其按海西節
度也以錢云百兩分質筆墨饋寒士雅其親戚有
官職者一不及焉近來能磨硯之職便同告朔之
羊故武夫鮮有讀兵書者及其為堂上也月講之
會親自授受考試以行賞罰誨諭諄悉又過數番
後即行黜陟曰武夫不知兵書陣法將焉用之豈
可令充伍備數而徒費廩祿耶由此武夫讀兵書
如會講儒生之為未數月无不諳練者去年家弟
上京適值 陵幸欲仰瞻 天顏與數三儕友鞠

躬以伺於崇禮門路傍凡遇官過大臣以下市人
在傍者指點告曰彼某官某也不改容自若也及
夫一過其前忽洒然變色曰可怕哉彼某也家第
問其故市人曰三公不足畏而彼其獨可畏也蓋
市童街卒漸亦知其威名矣凡兵書陣法手自抄
書者前後不知幾卷嘗聞其屢易焉必有成書而
不以示人故不知為何如矣方技雜術亦无不涉
備其精粗淺深果未知如何而蓋無全然不知者
榻於地理書全死功夫云矣及其光顯後因不復
來往聞閭今此云々特其表襮粗淺之一端耳然

亦可以知其中之所有矣此皆耳目之所覩記非
傳聞之不可者此豈尊、若耶偽科羅後聞其欲
自廢為歸農於東州之計愚愛其才惜其人欲挽
其行回其心委往問之曰一榜皆自廢耶曰聞今
秋將有科皆欲踴躍先登矣豈後有如愚之愚而
甘自廢耶曰遠東伯以後世愛國恩為何如我
所以君之才不愚所以少報萬一耶曰吾非全無
知謝者此義吾豈不知況舅甥生世豈不願立揚
而吾射藝亦不後於人嗟了許多好科舉僥倖一
第又復如此、命也命其可偉先耶依松楸有薄

田穀頃賣弓矢買農牛一頭吾足以自充矣墮良
科罷榜後負丹袂復入場屋者吾竊以為耻勿謂
武夫無守也然國有緩急吾豈以退耕於野而
惜一死邪且士大夫進退閑係風俗此亦所以報
國恩也愚曰不知偽科之為可耻者豈能知進退
之義也曰此係黨論非武夫之所與知也假令偽
科尚今不復則必甘作東州一農民枯項以死而
不悔矣其人不知為不義而為之則容或有之知
其不義則雖斬頭穴背萬死挽屈之理愚謂知其
人之如此斷可以質言矣來諭所謂稚或不知其

色藏裕心至於如此其非端人吉士則槩可揣得
夫、於此未有所處者惟令其人沒生固死辭可
下然以此而并其事敗之後寢驚夢愕者兩疵
議之則不亦寃乎蓋想像其為人能朋儕親密之
間必不敢以凶謀裕心用口說道於其前矣其不
知也亦矣既不知其色藏裕心則兩賊事未敗之
前以文翰氣辭為導犖之所推獎為第一流者也
夫、也雅或揣得其必非吉人端士以親者不失
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之義其不能一朝遽有
斥絕者或非異事知人最難不必以其不知人而

苛責深誅也既不知其裕心而与之親密則追念
其交游匪人悔之莫及則寢驚夢愕亦其勢宜尔
也妖腰既斬而傲情株連人皆諱其識面之不暇
而夫、也獨敢頌言不諱者亦可以知其心事矣
以此恨不得手刃此賊斬作手段忠憤慷慨之意
勳手溢於辭表則鄙說云、亦何不可之有若果
少知其凶謀則人情不甚相遠必將掩藏之不服
矣聞其_言亦可知其外面則親密而臆膺則未常相
照也只有一事可累其案不知其謀也何者當其
時武夫之与兩賊通謀者無不授以重權假以利

器締結盤據於遠近內外而夫、稚自退讓其才
器膽略之拔萃出類世所共知也乃令屏棄棲遑
於一小邑則兩賊之憚其人而不敢泄其謀也少
矣夫、也與兩賊若是其親厚死同而不與聞於
凶謀者豈非近於劉安所謂漢廷獨一汲黯者耶
以此則其人豈不重可敬也耶愚於遠桑蓬錄中
故自畧其辭以避近名之嫌者有三焉愚不料夫
、之草、以死常謂其畢竟為烈士夫樹大焉業
當為今世之一人也死疑矣若贊辭樊詡率性贊
譽則是為徽恩於異日烜赫之後而欲以此得知

人之名於世也故於此略其辭焉嘗既聞思晨之
名欲一見其面久矣次安州日始見之聞其言纔
一飯之頃而卒乍間已覺得必非令人而家有唾
鄙之意故去時日記中極詆傳者之謬卑夷之不
遺餘力矣及還導已頭懸棄街矣若盡載去時所
錄則人必以為追錄於事後故於思晨略其辭十
不載一二焉還到鳳城初聞愛報之夜與副使令
公所言偶多巧中故渡江後令公見邸報謂余曰
吾以子謂拙樸大粗能文耳乃有眼臆如是人固
未易知也至黃州又謂之曰鳳城夜所云慎勿

復諸人也人必以吾為知情也若盡載其語則不
但涉於微名必不見信於人而徒招強曉事之誚
故亦皆略之矣愚之論夫一語自以為略其辭而
高明反以過獎疑之信乎論人之難而立言之不
易也浩溥倜傥無所知識而賦畀中私愛過慮
常以為世道人心既无可為國勢廟略又无可恃
而環顧一世人物眇然此正朱子所謂天放不生
才於今日者也如有緩急絕未見有十分擬議者
愚意所恃賴惟有此公一箇人遠聞其長逝宜敢
以瞽眼所見將不得聞知人之名為恨而已也竊

為宗國悼惜之功耳愚於此盛氣費辭不憚支離
者蓋竊自附於陳此嚴潛樂道人之善也愚惟前
劣必不阿好而私於既滑之一武夫也未知又以
為如何也云々

恩晨泰徵已斬云喜欲狂矣到中和中火夕入黃州
是日行一百六十里黃州兵使元百揆來見令公言
勦兵時事曰一面徵兵列邑一面先帥手下兵急往
洞仙嶺而意列邑疲弊之兵必不能一齊盡來矣畢
竟隨其遠近皆及期日而來會無一落漏者其中三
人方有病擔舁而來四人年皆六十餘下令曰病者

歸老者歸老者四人挺身出白曰我等鬚髮雖白騎
射則不多讓於少者當此憂亂以老不用則國家深
恩何時報哉請從軍不計死生矣辭氣憤激若有奮
不顧身之意聞之涕自流笑使之至前慰勞而獎嘆
之以酒餼刻別優饋之而見人心之如此知平賊不
難也云蓋兵使陣于洞仙巖嚴拿老之後解陣而
歸矣○閩西巡撫使趙趾彬巡路見令公因傳喝於
余請見曰吾知足下之來此而未得相見何也余答
曰雲泥懸絕不敢自通也趙復曰雖欲忘童時相識
之情獨不念屢代交好如親戚之事乎云夜就營幕

與三從元聯枕

○四月初一日辛巳晴鷄鳴葭鳳山朝飯劍水中火入瑞興宿是日行一百十里

○初二日壬午晴晚發至慈秀朝飯先來軍官尹自京還下來迎候令公退謂余曰自北京以先來出時至坡州、牧請見吾与李世邦朴守米同入見州牧曰聞姜某入燕京後鞭撻驛卒凌蔑譯官驕恣作亂一行不勝其苦云副使令公以清簡謹慎有名於世而但不知人致此弊君同行而何不抑制任其所為以貽羞於副使令公也云、聞之極驚恠未及

谷朴守采輒對曰吾亦行中譯官內未嘗見其人之
凌蔑譯官也其人儒者故雖不与吾輩暱狎相混而
為人仁慈未見有取怨之事且行中凡事一有所干
涉又晝夜不離副使令公左右雖欲作亂亦無其暇
矣恐傳聞之言誇夸耳余繼曰吾則其人之同隙也
言或不公而此則譯官也受凌蔑於其人則無為之
發明之理其言銜為公論恐執事聞中間虛浪之訛
言也坡牧猶盛氣噴薄曰吾聞之的案君輩毋辭辭
也因罵罵君不已意君必有宿嫌於坡牧者也入去
時以君之看儒服為咎多般張皇者觀之亦可知其

然矣余曰平生不相識面安有嫌惡者哉傳其說於
坡牧者妄言誣我也非聽者之故也尹曰渡鴨江後
事誰見誰聞而傳于坡牧者哉可怪云余蓋余今番
之行誠如朴譯之言余死庸自費辭發明余自顧全
無憾之事矣世之毀譽多孟浪大抵如此蓋知行
路之為難矣○回行平山中火平山府使言於令公
曰陣於洞仙嶺時本府千總有先母矣聞千總蒼黃
入官家將赴戰也其母執袖泣謂曰汝當亂離棄老
我而阿往千總曰國難方急不暇顧私也遂截袖而
出往于陣凜以身係於國臨急勇決得如此甚嘉尚

此事誠奇矣亂平後吾將報巡境賞之云○臨金川
是日行一百十里

○初三日發未晴鷄鳴發開城府朝飯長湍中火到
坡州宿是日行一百四十里

○初四日甲申晴雞鳴發高陽朝飯入去時舍第送
余至此約回還時來迎杜此矣輒達亂離其不能來
則固也而渡江後一行皆陸續得見家書而余獨家
在於鄉故一未聞慈闈安否王城漸近而心事漸
益錯亂聞三南大路處設防守軍兵譏調甚嚴行
人無標者或拘留或補殊常則即斬之故多有曖昧

被殺者云余余入京後當即尋鄉路矣可以預慮且
一行大半是三南驛卒也入京後各向渠家時或易
逢傷害以此意告于令公、曰奈何余對曰費白
紙數丈而足矣公曰作之以來也余於其前即令持
白紙來裁制數寸名爲驛卒名、下書曰入北京還
去之馬頭沿路譏察勿禁云通于上使持印來各打
印納于令公請署給公曰最善思矣即着手決而分
給焉驛卒軍皆謝曰吾輩未得恩矣若是軫念今則
可以死事歸家云余如寄生亦給一張焉○副房乳
糧庫直金泰和連其母計慘矣○既程行到慕華館

令公季氏所善公出迎令公矣既入城三使臣則直詣闕復命余則直至今公存宅家信死可聞之道將欲尋見長文即自騎驛馬至南大門左右列鎗鎡刀軍卒防守者出兩牽馬將至部將前為先將縛驛卒及寄生余使寄生出高陽所造給之標紙以示之軍卒呈于官負詳驗然後乃釋為纔出南門逢韓持平季明氏驚喜如見天上人馬上相揖而言韓持平曰吾奔回來時過平澤入貴第一境皆避難云而尊季獨在家自若合家平安矣聞其言喜而欲狂不能出語矣至長文家長文方為嶺南安撫使朴師洙

從事往嶺南未返夕還令公第告季明之言于令公
令公喜曰吾言不信乎一行皆為君危之而吾獨不
憂者以熟知君季之能也雖當倉卒其所處置知其
必有過於人者故也因道入 闕復命之事曰 上
引見三使臣令公奏曰啟伏 王靈得免墮棄 王
命於道路公私可幸而但其間北方沿文屢到 國
家之辱固極已不可道復國內逆亂大起史册之所
未見也切憂痛心豈不欲生而幸賴 聖算之神妙
臣魁就戮 宗社之慶何可勝述 上答曰何時死
逆而宜復有如今日之逆愛也 上使出史証改本

膽取者以獻 上出前使臣所納奉較準以看因
下教曰每奉有少異處兩大體則同也上使又奏達
以胡嘉珮續事內閣回議文字膽出者 上無發落
馬上使又啓曰金常明為奉朝誠有誠悃言、稱我
國君其為人忠款決非詐也 上曰如彼之類尚有
向奉朝之誠而今此凶逆之後何心腸也為 教云
矣是日行八十里

○初五日乙酉晴以奴名呈備邊司言隨北京使行
今後出來而意於親親將往平澤道路談訶甚嚴行
人或拘留或殺害者多云乞令沿路勿侵云、得背

閑焉

○初六日丙戌晴余將宴往觀親而死馬令公許階
吐馬矣適長文家有平澤順歸馬故目借之

○初七日丁亥晴平明發行聞大路則防守之軍尤
頻數布列云而以為行大路而後庶免意外之患也
將向龍仁路抵漢江防守者欲執而拘之出示備閑
乃捨令渡船前路防守處皆然漢江邊斬人首級以
懸者有五六船人指云彼皆行人無標故斬之者云
到盤室店人避難空死人使寄生盡搜村中有一
老嫗隱處云招令造飯喫即行夕入龍仁

子邑

驛村

宿

○初八日戊子晴時爽發入菁湖店朝飯家漸近而
憂慮益燥不能啖一匙飯取捷徑渡下弓里浦過下
弓里村而猶未覺飢矣纔過下弓里村有一漢子迎
來見我而拜余問汝安在對曰居邑內余又曰汝聞
吾家安否乎對曰季進士主入邑內作舍今來在矣
聞其言即腹飢幾不能食神伏鞍行一里少鎮定矣過
邑內前舍第迎來余遙問何以知吾之來而迎出也
舍第曰近日亂中不意其來歸亦未知使行之入來
矣自今朝心動若元之來歸也無心於看役連陸道

路遠、望見知其果來歸矣。仍與同到家慈親問余
來到忙不及屢跪至于大門內迎之。亂中合家安吉
經年異域無事還歸家內之慰悅如逢大慶。其奇幸
何啻如張騫之入西域而初返家鄉哉。今行離膝下
七朔計往返凡行六千五百餘里矣。時一邨避亂閑
閑空虛而舍第獨安坐不動。余問其不避之由。舍第
曰：「凡所以避難者必詳知賊之起於某處。然危方避
危就安也。一境之人無識見智慮。間風驚散環目失
覩顛沛失措。如此則稚自謂避亂而亦安知不反向
危地也。當急遽則愈緩徐。然後始可死後悔故計欲

詳探賊情而移避焉方詢探之際王師下東賊勢漸
衰故因不動焉此固料之熟矣境內之人信余言欲
同去就者有略千人矣亂前欲移徙于邑內未及設
始而達亂故因即入邑內作舍而日躬親步往看
役一日不止一境人心亦賴此少能鎮定邑內之人
皆曰而不出去云又聞其處亂時處置之計料事之
智皆一日中窺鎮密死失者若副使令公之言果中
矣果能知人矣



詩

在應樓 公平生不喜為詩為亦不收錄其
應行詩不但中路失半稿雖保有全稿亦似
無多又未知桑蓬錄序本中入載与否在應
曩於編 公遺稿時從舊麓退楮中得數幅
蠹敗腐傷過半者幾紙揀其墨畫可下若干
篇附諸集其中凡應行時作者重二十六首
今述此編謹取而錄于左

發慕華館

臨歧掩抑動悲謳刺、非閑兒女愁無地復瞻明日

月從今敢讀曹春秋
蹄輪漫惜面郊別
皮帶從深北
關羞有足未能東
海臨華行那忍
向燕州

南至夜次書壯學士韻

秣馬脂車坐待明
偶冠堪愧趙王程
梅花綰約他鄉色
豆粥腥髣故國情
世運即今看天解
吾行何事頌陽生
閉關靜養無餘術
不用吟哦賦北征

龍灣

龍灣直北走燕京
鶴野遼雲入望平
天地中間三大水
山河表裏一孤城
倚樓長嘯霸人恨
撫劍高歌志士情
歲、金繒走此路
何人慷慨請長纓

初以白衣來中路換戎袍戲吟

武緯文經各異施
儒冠戎服亦隨時
韓常政欲從軍
老章甫焉庸適
越為太學當年老進士
塞門今日拙
偏裨傷人莫笑無身手
龍虎風雲領略知

再和書狀學士韻

傲裝日日趁天明
此老燕京萬里程
聞鴈不禁思第
淚墜雲想得倚闌情
哀茄一曲胡山暮
畫角三聲漢
月生五夜龍灣偷宴樂
那堪異域又長征

散濟館

鴈笛雄蟠望裏窺
龍灣一曲抱城迴
長途遣悶詩三

疊旅館閑懷酒一盃
蘓都昔聞君子仗毛雉
今愧墜儒來雅然買骨
終媒駮請看昭王舊集
蔭

九連城途中

故鄉雲未首回頻不信
吾行已塞瀕古木參天
少有虎黃茅匝地野無
人寬心只賴三杯酒撲
面其如數斗塵漸覺離
親為日久九連城下一
沾巾

又疊明字

左海昆蟲示大明吾行
忍向荊州程傷心天地
孤臣淚舉目山河烈士
情塵暗百拜胡運盛阿
清何日聖人生嗚呼寧
考齋深痛誰識當時志
北征

其二

當今東域獨休明可啓他時華夏程
列聖承、堯
舜理羣儒斤、孔周情幸逢盛際叨親見敢向偏邦
恨晚生一片保他乾淨地畏天不必怨西征

入柵

還胡誠異物風氣果如何鬼貌頭仍禿鳥言口半喑
兩三屠肆列八九梵宮多對此便嘔穢長懷付短歌
高嶺途中會寧嶺

屹然高嶺國天限南北關塞上穿重險囊中擬大觀
嵯峨冰滿路巖嶺雪封山據頓艱危地吾心自在閒

夜投甜水顧盡林冢

天涯誰晤語殊俗日相親臭味渾如狗笑啼畧似人
縣鞭朝並列投店夜為隣肝膽雜胡越宜推一視仁

復疊篋字

穆陵至德蕩乎篋時運如何去不回藩服真安恩似
海皇壇非祀淚盈杯公然玉帛朝天詔痛矣金縢
紙壞朱身上戎衣激慷慨長驅欲蹴單于臺

青石嶺喉渴喫雪

攀險穿危去未休氣疲胸喘汗沾裘無端重起文園
病相雪飲來沃渴喉

根子山途中偶吟

顏甬東偏一秀才白衣裋，迺使車來常嫌牆澤胸懷。
空冀得裏區眼孔，用錫拘腥。磨今作窟，皇王文物已
成灰。却送燕市悲歌去，詩律徒增一格哀。

華表柱

巋然一塔逗斜暉，影斷千秋鶴不歸。人去鳥還言悅
怏，天荒地老迹依稀。遼東城郭今猶在，薊北山河昔
已非。回首滄桑無語立，傷時吊古涕沾衣。

所謂華表柱者，非真華表乃大明正德己巳
遼東帥臣賀榮所築浮圖也。因慨然有吟。

天下尊夷鬼浮圖忽地高千尋諸佛像一尺幾人膚
遂令帝王地終成戎狄業靜言思厥咎陸氏罪難逃

右北平復疊明字

李廣遺城夕照明重関遮截華夷程蒲條異代懷人
感恍仰千秋思漢情天意若教胡運盡地靈定孕勇
拳生英風猛氣飛騰地想像當年北首征

清聖廟

首陽山下潞河濱古廟歸然閱幾春莫曰新王非義
至只緣故國有忠臣誰知趙、揚厲老爭似堂、叩
馬人箕子遺邦衣尚白精靈倘識舊商民

又次碑上祖澤潞韻

清聖祠堂凜肅森何人不起秉彝心奠楹莫認姬家
制戴尋常傳殷氏簪宗社興亡元自古乾坤度革孰
如今春秋落芳靈應必黍稷雜簪亦陸沉

薊門烟樹豐明字

和霧和烟影滅明繚繞十里薊門程依、水墨圖中
意黯、河橋別後情怯底晴天陰雨至公然平地海
波生燕都八景斯為最分付詩魂北北征

燕都舖即古燕市

舉目今何世腥塵暗九區山河俱涕淚天地一嗚呼

懷抱同兒女，冠巾愧丈夫。燕南屬肆裏，尚有酒人乎。

山海關次韓知樞韻

欲同崇禎事，遺民孰老翁。尊周星拱北，君漢海朝東。
日月誰天下，風塵尚域中。九州多少士，倘有東葵同。

澄海樓次壁上韻

腥波瀾洞汨，東面泉水朝。宗路已迷天，解何香清宇。
宿陸沉無地，駕扛霓胸吞。夢藪山河窄，氣壓龍庭日。
月低濟劍悲歌，仍痛哭誰教。黃屋坐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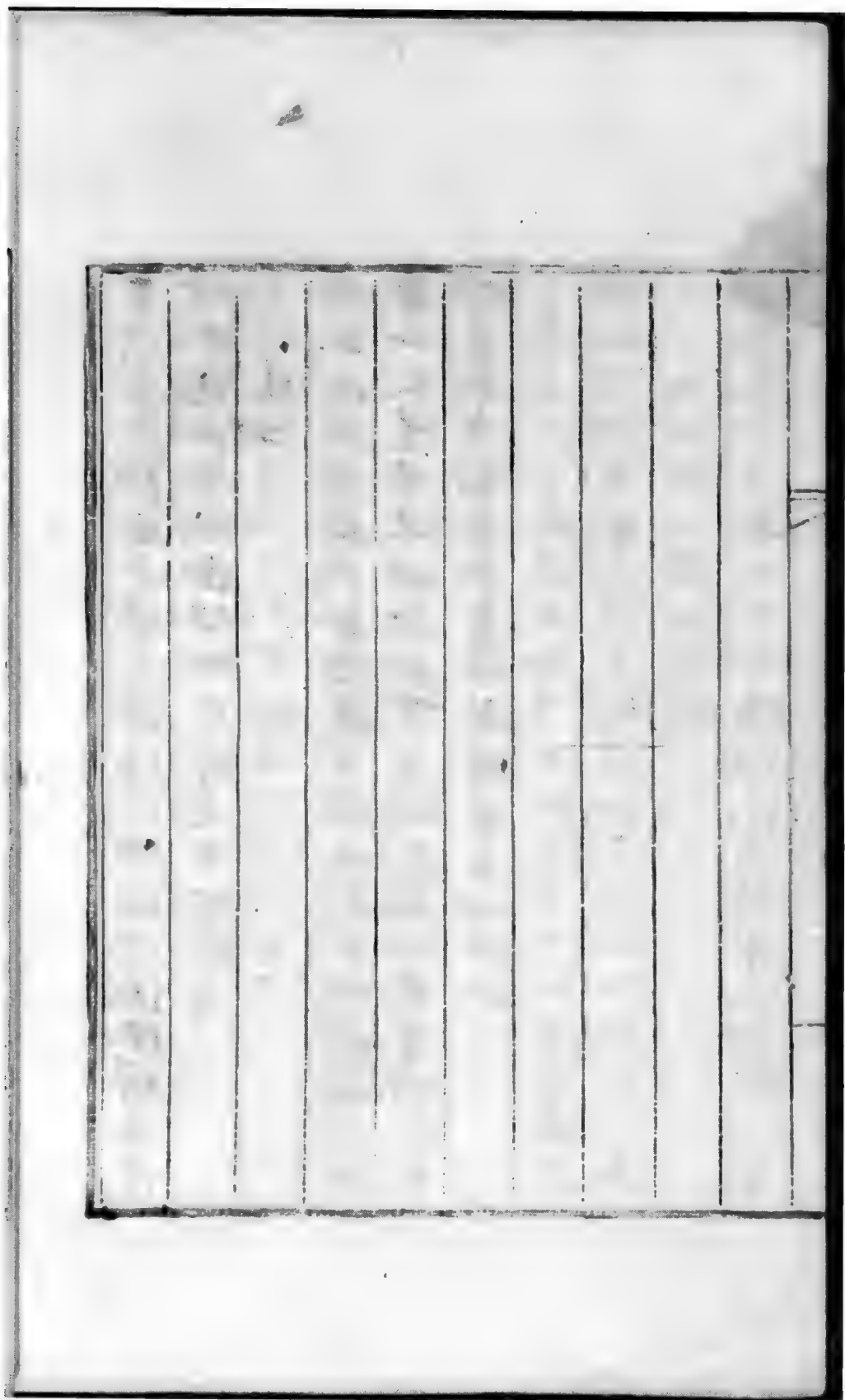
除夜感懷

古月狂風異域天，更逢除夕倍淒然。鄉閭遠隔三千

里歲籥戛拋四十年
磊落雄心橫劍坐
依微歸夢伴燈眠
遙知侍側歡娛地
弟姊團圓繞膝前

其二

去年南郡滯歸期
今歲燕京悵遠離
半壁燈花殊域夢
一天星斗故鄉思
酪漿麴酒難成醉
羌笛胡笳不勝悲
每值新春兼喜懼
愁看暮景旧西馳



附公從孫存齋公送行詩序

送從祖養直氏之燕序

吾從祖養直氏文章士也以白衣從行人赴燕時

崇禎甲申後八十四年十一月丙辰也余酌而賀曰

今子之行必有詩有文吾翹足而竚矣缺矣

養直氏嗟唏曰吾不幸而不遇崔東臯之時也何用

詩文為哉缺水樓館只大書曰大明朝鮮進士姜

浩溥足矣何用詩文為哉余缺不能語也吁其

意戚矣吾於子又將何辭以贈其行乎吾亦欲無言

也然吾念吾祖今行有二喜有二憂吾雖欲無言

得乎吾聞文主於氣訣主於理二而一也為文章亦
必有登泰山小天下之氣象然後方可訣大力量大
規模矣曩吾祖東遊小白西臨溟海蓋已有小魯之
志矣吾觀其文章已非小力量小規模矣今子過山
海因縱觀天下之大吾知其不待登泰山之頂而已
必有小天下之志矣歸而散之文章其許大力量規
模又豈今日比也此一喜也子嘗有志儒者之學夫
儒者工夫只要存之於靜而驗之於動蘊之於內而
運之於外吾祖平日工夫其存諸靜而蘊諸內者吾
不識其何如而今將驗之於動運之於外矣朱子所

謂必從閑處缺處鍛鍊過者正吾祖今日工夫而其
要張子所謂千萬人中常知有我只是教也況天下
之事變無窮而吾心之權度不差則其於酬酢萬變
亦可以長吾之知矣吾知吾祖之學必益進於今日
之行矣此二喜也但吾聞黃河已清矣旄頭已晦矣
百年之胡運已窮矣其必有應期真人已有天下三
之二缺有燕趙慷慨之士延子于遼西之路要與
之並駟中原則子將何以對之其缺願身乎可
憂者一也吾又聞東郡之石有黔首之刻黔首何知
然理亦不缺華陰道中若有遺壁于子要傳瀉池

君者子將何以處之其能恬然不動心乎可憂者二
也向子之言曰吾欲入皇極殿不拜二小節也事之
難處有甚於此者必先講之於無事之日無忽方可
應之於有事之時無差也傳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前
定則不困今吾之憂皆人之所不憂其愛人之所不
愛欲吾祖辨之早而講之熟也吾祖果以為如何抑
吾有說焉人有萬里之役而神不疲氣不餒者子知
其術乎夫心者神之舍而氣之帥也必也棲心於清
淨淡泊之地不使有外物之累其身雖奔走於山河
萬里之外而其心與之俱往常夷然若晴空斐几之

下靜對方冊之時則其神常炯然而其氣常浩然也
其於應天下事亦將如衡稱物無錙銖差也何憂乎
其神之寂而其氣之饒也吾所以贈吾祖萬里之行
者不外此言矣子其試之若夫詩文情未投耳子之
所不屑吾又何斷之於子乎是日從孫奎煥長文贈
之以言又繼之以三絕用陽關體詩曰
百年天地獨憑欄送子陽關白日寒若逢燕趙悲歌
士須說吾東大報壇

幾日君行鴨水湄遼山暮雨莫踟蹰
路鬼神猶泣 孝宗詩

歸來小白又西行極目山河萬里城文章不在書千
卷今老應看昨渙清

附公與程白書

公還後十年丁巳

與程秀才瑗

丁巳十月二十二日海東姜浩溥西向拜手謹同王
章兄座下中後所一別倏忽十年矣又豈但十年而
已計此生無復重逢之期生雖却是死別安得不悽
黯傷神與兄閑答語一、錄在紙上每兄往來懷中
輒一披閱恍然如促膝不覺天東地北之千里而遙
而山川之間之也差足以慰兄亦同此懷否吾東人
每慕明道先生殆不在孔孟下故視吾兄猶闕里遺
胤此心所以懸仰不但以異域數夕從遊之好而已

也元其領會否奉同元重倚下湛樂諸况何如伏惟
萬福第奉親教子杜門讀書粗不失腐儒本色身書
尺相同之納非敢忽忘而家在鄉曲罕入京都使行
數時每相緯繆且家第常有遠遊之願故說与元言
其早晚一來其計又差池未果以此闕然以至于今
祇自耿々今行副使金公粗有契誼故憑附一書金
公同第慣聞兄名望兄要白兄就拜次舍使車還倘
細聞元浸消息始信惠州不在天上矣每念頃歲西
遊只為壯觀之計而既不能渡易水越韓魏入宛洛
遍踏中國以快吾心目以償其夙昔之願足迹所及

者局促乎燕東一域而已而又不能遂勝探奇恣意窮搜此為遺恨但所以自慰者以得吾兄與白兄附下風以托異域神契而來時與白兄巧違不得握手叙別此尤為悵然如失至今作惡耳留別書想傳之矣今有書候白兄煩兄受答付回便也奉別時兄要第拙筆擬作別後想念之寄而病體無意況約束還後因復風書寄矣久念好意不可終孤故忘其拙陋書呈西先生贊第之拙風采小器量正與心畫一般兄見此如見弟面矣兄亦隨意作字投惠伴作替面之資如何瞻望西天無異世臨風不勝切悃惟乞

千萬保重以慰願望祇是略甚可愧而云表菲忱笑
領焉伏惟照察

與白舉人受采

年月日姜浩溥謹奉書獻于庚元白舉人座下三臺
巧遠之恨至今耿耿元既慙慙來候於路周第方處
過其前而其未相遇豈不異哉第之不知地之為三臺
固也而適值病昏又何為而然也是若有魔然異域
託契固是千載奇逢豈造物小兒妬猜而沮戲之邪
抑悲其生離便作死別令作握手歡啼邪每思之不
禁咄、仰惟清標雅儀森然在目而重逢之期今生

未可卜區、者慕仰一念殆同卷中人耳自小黑山
因王章兄聞兄芳名傾注之久幸遂既見之願而腔
僂一在話不能萬一所懷不得質問經籍討論文章
以各究所學之淺深此種種、蘊結當與此生終始
矣山海闊忽、一別今十一年矣汝惟素履貞吉菴
集均慶恭同元所業何工所讀何書東偏肉眼雖不
敢自謂粗有藻鑑而若其風采之鏘於外而才氣之
彌於中者自不能諱得於乍見之際以兄之美姿高
才出一口氣固足以鳴世而驚人占覓科取顯仕不
翅插翮易矣苟欲葆光蘊彩不自表見於世則已不

若必已位於朝光顯矣故同盛意何居見其得志而
行于世則奉使東來亦原其早晏事拱手以俟耳第
本驢才耳兒時不知其不才亦嘗有志於文章中歲
以後不但自覺其才之不可強亦以為小技而棄之
始乃反而求之於斯學靡幾粗以塞其腹中以生之
責日間所業非程朱書不讀而唯是性懶質朽年邁
才退尚未先為鄉人悼嘆奈何來時至中後所以數
字留別以韻考一冊寄懷其冊第手澤所存而弟之
帝章着在上頭元每披閱想必如見吾人矣使行歲
一往每欲寄聲而跼於窮鄉綿繡未果今去副介令

公有夙昔之好故憑附尺書想兄如得隔世音信矣
副使公因第既聞元名必欲一見煩元就拜次舍可
聞第邊信息使行還第亦可以細叩元動止笑且懇
偏賜答字以慰千里相思之懷也元表德云何示及
焉負元以為禮簡紙摺扇忘略伴書勿外諸非遠書
可既惟冀千萬珍重益寬遠大之業以副遠者之望
安得一笑相迎以叙此懷積也引領西天不勝瞻訴
拳拳之至伏惟照察

並附與丁巳冬至副使金叅判

循送桑蓬

錄書略

云、燕行日記苦無信便今始拜呈而但荒陋不足
以一塵崇覽耳曾聞我東人入燕者心醉眼眩其所
見人皆殊此固坐於眼孔之窄力量之小耳且馬
上不能隨即載錄必待夜裏歇泊後始乃追記其終
日所履歷其不能无差爽亦固也其得失正不逃於
沿路臨眺之下矣但山川東歷閑防形勢則自以爲
看得不甚幽莽罔下試察其所見之不謬否也但其
中所言無非觸忤於彼虜而貽禍於我東者當入其
地而以此騰諸紙墨想來猶令人不敢喘雜萬无宣
洩之處而其存十分周慎之道恐不恒携入彼地未

知以爲如何無已則伏乞闕之非披覽時則輒穿鎖
之紐勿離枕邊如何却有小事仰懇以一書同程瑛
白受采茲以封上伏乞軒車到彼後命告人丁寧傳
達勿使浮沉如何程白皆居山海關兩程則向屋於
中後所未至闕二日程使車所過大路耳且程乃明
道後裔而白則彼中大儒也星軺至闕日招見談話
如何彼皆身胡兩心華者見我人如見故國人其心
豈不可嘉邪以就拜次舍之意言于書中耳且自遼
至燕算命之精博無出白右者邀問前途石泰恐亦
死妨耳○桑蓬錄首編乃我東游山記故燕行爲第

二卷與程白回答具在經覽可以知其人之可愛矣
○渡江後漠然不知地勢故艱辛得瀋陽地圖摸入
瀋陽下而龍濟以西山海以東皆在其中渡江後以
此攷之則地形大槩可以領畧矣○孤竹國真天下
絕勝之地其時拉欲描寫以來而不得至今寤寐不
能忘行中例有畫師隨去者登清風臺吐抹薇齊命
工至前指授意匠眼力所及處皆令釋思排布使山
川勝隸廟宇制度一一移載於一幅紙上當為奇玩
如何○地用莫如車而我東不知兵車輜車之制故
平時有運輸之難亂時無降壘之具大是欠缺然有

難梓用惟步輓之制尤為便計又易於使用費省而
功鉅頃已略陳矣法堅必得一隻而來使東人倣效
而通行之則惠善而利博矣如何○日記中所欲知
而未得者如臘用何支日之類亟須詢問如何

又附程瑛書半段

在應審從家間長老聞程白抵公書函非一
再而舊蹟皆散失無從可致今於敗牘中得
數寸紙即程瑛書而逸其上半截餘重二百
餘字以其古跡為可貴也故聊載茲編之末
云尔

缺上段未知為幾行消息知天倫之樂聚於一堂
菽水亦可以鳴歡室必祿仕耶謹問兄侍省下康
泰宴似伏惟萬福弟幼承庭訓有意塗鷗無志遠
遊既以家計之故奔走遼左雖身在貶負然事與
願違亦計無可如何耳兄於風塵中輒物色之此
感激欣慰至今歎、兩知己相對不可復得生離
死別不誠如吾兄所云耶久聞仲兄雄才富貴曾
及第否倘紫氣東來獲作竟廷之談當不異與兄
握手促膝時也去冬底白兄適赴選京師未及與
副使面話已將與弟書付閱矣謹寄聯一副以作

異域同室之想外方冠戎帽各二事聊伸微忱
惟笑納臨楮不勝溯洄之至

